

汪精衛傳

藤田菱花著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發行

汪精衛傳

著 藤田菱花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發行

藤田先生屬題

雅頌之亞

廉

陽



序

我輩滿洲國人士，熟知汪主席者，誠不得不謂之有過謬之感，論之者不曰「主席僅爲一尙理論而乏實行力之智識者」，卽曰「其所主持之和平運動不過爲一時權宜之辦法也」。余每聞斯言，輒以「諸君實未足言深知汪主席者，更未嘗點檢其平生也」一言相回敬，實則其弱冠時代，卽潛入北京企圖暗殺肅親王，又自民國二十七年以來爲和平運動，而灑幾多之熱血，得勿與懦夫起立之感乎？更何所云其少實行力哉？

嘗見之有關心中國之興亡及漢民族所把握之世界觀的青年有志之士，與夫一部滿洲智識青年，其與國政輒作無關心之批判，一若我非滿洲國之國民，而示以毫不協力之常態，對之余願以汪主席自叙傳中之一言，以促其反省也。

汪主席言曰「和平之存在，絕非僅止於有愛好和平之志願而爲功，斯乃在於有否

維持和平之力而爲斷也，倘無維持和平之實力，而稱曰愛好和平者，實非真正愛好和平乃輕蔑和平者也」。又言曰「致力亦非易者也，首須盡一己之全力以從之，次則爲有待於他人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赴之，然吾人試一考近代國家民族林立之局面，爲其自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戰者有之，爲他國國家民族生存而戰者，除共同利害關係外，殆未之聞也。又曰：「吾人不當徒具誇大妄想的無意義之希望，蓋此希望實爲陷於幻滅之深淵，此正我等弱國所應守之姿態也，（中畧）昔湯武伐紂，誓與天日偕亡，及至邇今。此正爲我全國同胞所具有一致之呼聲也」。此實爲愛國家之殉教者汪主席之宏言，深足爲吾人再三玩味不止者也。

自昨年四月，余卽執筆本稿，至六月汪主席以訪日開矣，於A·K電波中聆主席之放送，乃愈益奮勉於本稿之完成，其後曾受召集於北滿國境之演習，蔽蔭粗机，仍未停筆，迨至召集解除時，已得完其全豹矣，遲延者再迄於今日方克問世也。

大本營谷萩報導部長，曾爲本書執筆序文，乃以他故未克付印，斯誠遺憾千萬者

也，此外承廉中國駐滿大使，於公務多忙之際賜以題字，得飾本書之卷頭，誠感無上之光榮，至若本書之出版，諸賴滿圖折田氏及野口多內先生父子之厚意，胥於此一表謝意。

康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哈汪主席「吾親愛之日本國民」放送後

於 新 京

作 者

序

三

目次

一、少年時代	一
二、孫文之第一革命	六
三、日本留學	八
四、孫文與黃興的握手	一二
五、革命的洗禮	一六
六、日本的志士們	二〇
七、秋風冷之革命英雄	二二
八、兄代訂婚	二四
九、以身作薪	二六
一〇、少年刺客	三〇
一一、被救於肅親王	三七

一二、獄中·····	三九
一三、夫婦深情·····	四六
一四、獄中憶同志·····	四九
一五、出獄後·····	五八
一六、袁之謀畧·····	六三
一七、第二革命·····	六五
一八、與陳璧君結婚·····	六八
一九、在法國的生活·····	七一
一〇、波瀾重疊·····	七四
一一、廣東政府成立·····	七七
一二、試鍊·····	八一
一三、容共政策的真相·····	八三
一四、掌握國民黨政權·····	八七

二五、孫文與段祺瑞·····	八九
二六、孫文之死·····	九六
二七、孫文死後·····	九七
二八、中山艦事件·····	一〇一
二九、北伐完成·····	一〇七
三〇、南京與武漢的對立·····	一〇九
三一、蔣的挑共政略·····	一一一
三二、可怕的共產黨之陰謀·····	一一四
三三、武漢合體與蔣之下野·····	一一六
三四、改組派的工作·····	一一八
三五、反蔣運動的氣燄·····	一二二
三六、北方政府及其瓦解·····	一二六
三七、廣東政府的樹立·····	一三〇

- 三八、滿洲事變與三頭政治……………一三四
- 三九、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四一
- 四〇、彈劾張學良……………一四五
- 四一、汪之不滿與外遊……………一四九
- 四二、華北停戰協定……………一五六
- 四三、日華國調的一進一退……………一六〇
- 四四、汪精衛的遭難……………一六二
- 四五、西安事件……………一六五
- 四六、日華事變的勃發……………一六七
- 四七、蔣介石的容共政策……………一七一
- 四八、和平運動秘話……………一七二
- 四九、向抗戰中流飛去的巨彈……………一七八
- 五〇、和平救國之熱意……………一八一

五一、脫出重慶·····	一八三
五二、和平聲明與其影響·····	一八六
五三、激動民衆之耳的無線電·····	一九〇
五四、新中央政權與還都·····	一九六
五五、日華條約之成立·····	二〇〇
五六、汪精衛之性格·····	二〇二
五七、結語·····	二〇五
附錄(一)新國民黨要人略歷·····	二〇八
附錄(二)和平文獻·····	二二一

(一) 少年時代

汪精衛字桂辛，名兆銘。光緒十年生於廣東。世間都說他是廣東人，因為他夜間親到浙江，所以 he 並不是純粹的廣東人，二十二歲時候，加入孫文的同盟會，三十五歲時，身於革命，現在為防共和平更生國民黨政權的主席。



他父親是浙江人。汪家祖先的墳墓，也在浙江省山陰縣。他父親在幼年的時候即移住於廣東，營商為生。娶妻盧氏，也是同鄉人，夫婦二人之間共生一男三女。盧氏死後，續娶吳氏（汪精衛之母），廣東人，又生三男三女。汪精衛在兄弟之間，排行第四，在兄弟姊妹十人之中，排行在最後，即排行第十。

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竟六十二歲了。他十三歲喪母，第二年父親也故去。在溫暖父母的膝下生長，僅有此短期間而已，他的政治生活，是不幸的連鎖，而個人方面，更不能說是幸福的，他賦性非常的聰明，還具有一雙杏核般的俊眼。父親看他像掌中珠一樣，非常的疼愛，在老父的慈愛之中，直長到十三歲。父親雖然是商人，但是却不是那知取利的普通商人，喜王陽明之學，愛陸放翁之詩，自己也能感興吟咏。

在汪精衛自己的幼時的回憶中、有下列的記載。「根據我的模糊的記憶、我父親是個勤學的人。七十一歲以後、眼睛昏花、不能看小字、耳力也有點沉了。我每在傍晚的時候、塾中功課完畢、回到家中、父親總是令我大聲念兩三頁王陽明的『傳習錄』、他傾耳靜聽。令我在白漆板上、用寸字寫陶淵明和陸放翁的詩二三首、用心暗記、直到我能背下那詩詞來。他總是倒背着手看着、想起他自己作的詩來的時候、總是令我寫在筆記本上。父親於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七日的夜裡、患了虎列拉、八日午後即死去、直至辭世的前晚、還沒停止此種工作。」

他父親招集朋友、每逢飲酒賦詩的時候、必定令他在旁、用筆給記下來。想那少年的汪精衛、雜坐在白髮老人之間、執筆記詩、該如何的愉快呢？

汪精衛在年幼的時候、他父親就給他講王陽明的『傳習錄』、把『知行合一』的學說、深々的刻在他那童心上、後來他致身國事、直至六十餘歲的今日、還具有火一般的熱情、其原因也在於此。

他受了這樣的家庭教育、造成了他在多難政治中的極淡泊的性格。至於他每得閒暇、即

遊於塵寰之外、歌詠自然、欣賞花鳥的詩情、大部分是受了陸陶二翁的感化。

他後來在北京獄中所作的詩、俟於後章介紹。他於十四歲時候、所作的詩、錄於其詩集『小休集』中、登廣東省樂昌縣城的西石巖時、憶及父母之情、咏出下列的詩。

笑將遠響答清吟 葉在歌中酒在襟

天淡雲霞自明媚 林空巖壑更深沉

茱萸悵觸思親感 碑段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時入夢 偶逢佳節得登臨

他母親是位不很富裕的商人之妻、非常的勤苦。曾隨乃夫、赴遠在僻地的陸豐縣營商。困苦的家政、悉由她一人主持、終日操勞不息。關於他回憶母親吳氏、曾有下列的記載。『說起母親的事情來、實在令人傷心。她的一生、只沈淪於憂勞二字之中。家計的艱難、家事的煩瑣、家庭內的責怨……當時的種々情形、現在想起、宛在目前。在我的著書中、有『家庭農課圖』與其跋文、那就是略為表現我母親的平常與我幼時的情形的。』

觀看這段記載、很可以想到他母親是賢母良妻的典型人物。

當他父親在世期間、他們的家庭經濟、是不很充裕的、由直至七十歲還得自己營商看來就可以知道。父親七十一歲的時候、家業衰敗、此後的家計、完全賴其長兄支持。父親沒後、毫無遺產存留下來。

他依賴異母兄而生活、心頗不忍、十六歲時候、就當了塾師。那時的月入、僅十元。他自幼學業即甚優秀、爲得獎金、會到各書院去、受各種的考試。

他十八歲那年、三兄病歿、十九歲時次兄亦逝世、遺有孀嫂二人、孤侄一人。那時姊妹二人、孀嫂二人、侄一人及長兄之妻子等、合計九人的生活、均賴他和長兄維持。

宋慶齡曾說過「孫文在少年時代、未曾吃過飽飯、直到十五歲、沒穿過鞋。」汪精衛少年時代的貧困狀態、實是不次於孫逸仙的。

他悲歎自己貧苦的少年時代的學問不足、曾有下列的話。

「我的學業、只受了「子曰」先生的教育、所以像外國語、算術、體操等、簡直是絲毫不知。十六歲以後自己又當了子曰先生、所以對於外國語等、不但不知道、以時間與經濟的關係、連要學習的夢都不能做。因此之故、一生缺乏普通的學識、身體都欠靈活、覺着

是很足以爲恥的。」

他這種話、大抵是說自己的學識不足、實際這是他的自謙之語。他的學識、實可以和中國的碩學並駕齊驅。他當時雖然因爲經濟和時間不允許、不得直接求學、可是最可幸的、是他有位藏書萬卷的博學的叔父。他那時一面當着學塾的先生、一面就把經史子集四部之類閱讀過了。

他於貪讀着多數的史書的期間、曾有下列的感想。

『往古之事、且不必說、只說現在吧。現在因爲清朝施行不良的政治、中國的國民、不都是在嘗着塗炭之苦嗎？沒有甚麼方法、可以挽救這四億的同胞嗎？』

他具有南方人的聰明。廣東人生性都是好鬪、他却非常的穩健溫和、這是他含有多量浙江人的血液的證據。然而因爲生長在廣東、所以成了位熱情家。容姿瀟灑、宛如淑女、然而在明朗之中、却藏有不爲物屈的決意與毅力。他在『革命的決心』中、有下列的話。

『激烈的手段、只有有和平之心者行之。剛毅的節操、唯有有寬裕之度量者具之。他的性格、完全表現於此數語之中。』

(一) 孫文之第一革命

當時中國、革命的氣燄、非常旺盛、其中孫文的與中會的同志、在香港有一小店、作爲兵站本部、在廣東掛上農學部的牌子、作爲策動的本部、更於市內租房三處、定爲支部。他們以光緒二十一年的重陽節（九月九日）爲期舉事、於占領省城的同時、在汕頭及江西募集的兵、也由西南和東北、同向廣東進擊。

可是當時同黨之中、有一個名叫朱祺的、他以爲僅以數百的黨夥、與此支配四百州的當局相撞、自己們的計劃、恐成空想、結果就自首了。因爲他的自首、一切都失敗了。豫先以洋灰桶運的六百棵手槍、也被發見了。陸皓東、東貴同等、七十餘名的同志、完全被捕、一切計劃、盡成泡影。

一部的同志、在惠州舉兵、也歸於失敗。此時有一位日本人的同志、山田良政氏、也將少年的生命、獻給了革命。這是孫文第一次舉起革命的旗。他一切失敗、僅以身免、可是絲毫也沒灰心。先渡美、向洪門會的同志、宣傳革命。轉渡英、爲人所欺、一時被監禁入清國公使館的鐵格子的密室中。脫出以後、留歐二年、完全度着讀書與思索的生活。這成

爲他日後發展的基礎。現在全中國內、還擁有信仰勢力的「三民主義」、就是他在這二年之間作成的。

孫文革命失敗後、遂由廣東經香港、與鄭士良同赴日本、更逃於檀香山、轉赴南洋、在華僑之間、宣傳革命思想。青年的汪精衛、也據由美國、南洋回歸故國的華僑、傳來的音信、在暗中共鳴於孫文的革命思想。

第一革命失敗的四年後、孫文在日本的頭山滿·犬養毅·宮崎寅藏等朝野志士的援助、及在日諸同志的援助之下、又擴大了他的勢力。於光緒二十五年、派陳少白·史堅如·鄭士良等、赴香港長江一帶、大爲活動。這時多數的同志、都集於興中會的旗幟之下了。這種運動、使十六歲少年的汪精衛胸中、也大燃起革命的氣燄。

此時汪精衛少年、胸中發起急燥。觀看下列的話、就可以知道他當時的心理了。

『不想法子是不成的。若不想辦法、中國就要隨同清朝歷代的稅政、及列強競相的侵略、歸於自滅了。』

這個『不想法子是不成的』既是中國的煩惱、同時也是天才兒汪精衛少年的煩惱。

他爲要廣求知識、曾有下列的痛切的話。

『要到廣大的社會上、盡力去吸收知識。決心要伸展才能。』

他還說過。

『始終在廣東株守、是不成的。』

他這種思想、決不是只爲的飛黃騰達、是看着中國的危機、急待挽救而在心中燃起革命的烈焰。

光緒二十九年、他二十歲的時候、一個天賜的福音、落在他的頭頂。是

「廣東政府、選取優秀學生、以官費送往日本留學。」

他聽得消息、即勇躍的去應試、以優秀的成績、考試及格、立刻即赴日本留學去了。

那時候的東京、是新中國青年們所憧憬的焦點、因爲日清戰爭的慘敗、給了中國人一個大的覺悟。

(三) 日本留學

青年汪精衛、抱着救國救民的大志、赴日本留學。當他離開那榕樹繁茂的廣東、乘着輪

船渡那茫茫的中國海時、遠望水天一色的空際、胸中豁然開展、暗想爲與滿清戰鬪、圖國運興隆、到爲黃色人種、舉起萬丈氣燄的國運隆盛之日本去、必得盡全力用功、以便學有所成、好援救中國。大有學業不成勢不還之概、其深藏於胸中之理想、很可見其一斑了。

那時東京約有二萬名的中國留學生。因之在法政大學、設有速成科、一年半畢業。汪精衛以官費生入學、卽入了這個速成科。他忽然接觸了新知識、就像乾海綿吸水一般、極力的求學。月支官費三十元、他節省用之、使足供生活及學費。學科中最能引起他的興味的、是憲法學和國家學。一研究這種學問、如同揭下兩眼的障礙物一般。

他目觀以此壯麗山河爲搖籃而成長的日本及日本國民、可爲東亞之盟主、震驚世界之事實及進步的文明制度、再回顧呻吟於封建制度之下的中國民衆、腐敗的清朝政治、爲自拔而流血與之抗爭的中國民衆之苦惱及革命志士之苦鬪時、他立時燃起憂憤之情、胸中更激動了革命之血。

不久以後、由速成科畢業、他沒立刻回國、因爲要繼續用功、乃在日本翻譯法令集等、寄與祖國的報社、以便供給國人觀覽。以所得的稿費（每月五六十元）作爲學費、進了該

法政大學的專門部。

那時正當日俄將要開戰、東亞風雲緊急的時候。

俄國繼續進大軍於滿洲、逐漸南下、無論日本如何的抗議、總是置若罔聞的繼續南下。

日本的朝野、也囂々的起了議論、而兩萬餘名的中國留學生、也大起了憤慨。喧嚷道。

『俄國的兇暴情狀、焉能坐視。清朝政府、對之無力抵抗、我們留學生得先舉旗幟、組織義勇隊、在滿洲之野、與俄國決一死戰。』

血氣未定的青年留學生們、憤慨之極、恨不得立刻就到滿洲抗戰、其中有要馬上歸國、往應國難的、乃把錢包掏出、持着赴會芳樓和官羽樓痛飲、結果多有把學費用盡、度困苦生活的。

當時汪精衛、却極守沉默、沒加入那種漩渦之中。他是一個寡言的青年、最煩惡無味的騷動、當留學生們喧擾之際、他胸中會暗想道、

『連槍的放法、都不知道、空說些痛恨的話、能當甚麼呢？我們的任務、是在於靜蓄氣力、以待可以決然蹶起的機會。』

一面這樣想着、一面潛心求學。這也足以表示他的言行一致的性格之一部。

其間留學生們的運動、逐漸的呈白熱現象、組織成了以藍天蔚·鈕永建·吳敬恒·吳祿貞等爲中心的「軍國民教育會。」湯爾和、鈕永建爲代表渡天津、遊說袁世凱之後、又轉向各省鼓吹革命運動。

留學生以省爲單位、發行各種機關雜誌、宣傳革命。

秦力山等人主唱、開了「中國亡國紀念會。」劉成禺和秋瑾女士、在學生大會內、曾有革命排滿的大演說。

張健·沈虬齋·戢元戎等、創刊「國民報」用文字作革命的宣傳。在湖南舉行烽火、遭遇失敗命於日本的黃興·宋教仁等、發行「二十世紀之中國」的雜誌、以煽動留學生。當時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如瘋狂一般、呼喊奔走。

可是汪精衛、却像靜水一般、不失平常的冷靜態度。遠離開那種漩渦、自己默然的專心讀書、對於外事、不聞不問。

生於封建時代中國的他、當然也部分的爲「君臣之義」的舊觀念所束縛着。然而在法政

大學於孜孜研究憲法學之中、那束縛中國、束縛中國人的「君臣之義」的觀念、已不知不覺的完全消失了、成了一位純粹的民權主義者。

當時汪精衛、關於此等政治思想、和同鄉們晝夜的談論、他的最親密的朋友、有朱執信、胡漢民等。

胡漢民本名胡衍鴻、原籍和他一樣、也是浙江省山陰縣、也生於番禺縣、比他大幾歲。朱執信、也是番禺縣人、比他大兩歲、他們都是在法政大學讀書、日夜砥礪、勤於學業、時復討論挽救祖國的事項。

究竟他爲甚麼只沈默讀書呢？他沒有熱情嗎？不、不是沒有熱情、是具有偉大爆發力的炸彈、還沒找着發火點哪。

將被友人嘲爲書蠹的汪精衛、由沉寂的書齋中拖出、使之成爲革命運動第一線之鬪士的、究竟是誰呢？

那就是被稱爲中國革命之父的孫文先生。

(四) 孫文與黃興的握手

生於中國的近世英雄孫文，以革命失敗，如被逐的野貓一般，於橫濱上陸了。上陸以後，就去拜訪宮崎滔天。二人在火毒的太陽光下，一邊擦汗，一邊談論革命的事情，並論及救國救民的辦法，滔天是孫文心中所最崇拜最尊敬的同志中的一人。

孫文問道、

『中國留學生中、有足以與之談論的青年嗎？』

滔天答道、

『自然是有、黃興就是。』

孫文說、

『我也早就聞其名了。要和他會見一下、請您領我去吧。』

滔天領着孫文、走到黃興住的若宮町寓所的前邊時、烈日正午、蟬在庭院的枝頭、在唱着歌、屋中志士的學生和流浪者們、極力喧囂、聲達戶外。宮崎滔天一呼、黃興應聲而出、張繼和日本浪人末永狼嘯、也同時現於門前。這時滔天和孫文、正在那裏站着呢。孫黃二人彼此知名、但是見面、却係初次。由於滔天的介紹、二人互道、

「啊！孫文先生！」

「啊！黃興先生！」

行了親密的握手禮。當時二人的眼光、互相注視、各呈一種驚喜的面孔。

他們那天晚上、共到神樂坂的中國飯館鳳樂園、談至午夜方散。孫黃的同盟、由此就成立了。

時孫文四十歲。

黃興四十三歲。

都在活動力強盛的壯年時代。

孫黃的同盟成立的意義、還不僅是廣東的革命勢力與湖南的革命勢力握手、並且有偉大的組織者與偉大的前鋒總司令官結合的意味。

見機而作的黃興、馬上就計畫了歡迎孫文的大歡迎會。計畫完畢、立刻就實行、乃是黃興的特色。會場定為飯田河岸的富士見樓、分別的向在日的中國留學生、發出通知書、大書、

『孫文先生來啦！』

這種通知、便在東京與橫濱的青年們、湧起來渾身的熱血。

八月十三日、在規定的時刻以前、留學生們繼續着到場。不論是官費生、私費生、接見通知者、沒接見通知者、革命黨、非革命黨、都羨慕孫文先生的聲名、相率而來。

孫文當時是處在亡命的境遇中、原想多數人怕要以公使館的關係、來會者也不過能有百名左右、可是誰知道竟成了超過千人的盛會。以人數太容納不下、不得已乃將會場門閉上、對於後來者、一律謝絕。致門外人波鼎沸、喧囂不已、其中有越門而入的、致辦事人員難於禁止。

敦厚的青年紳士、深謀的革命家宋教仁、首先起立、致歡迎之詞。孫文的答詞、爲一場熱烈的演說、喝采之聲、震動四壁、其中甚至有興奮已極、起而狂舞的。革命黨員、是不必說的啦、就是與革命黨沒有何等關係的人們、也都深爲感激。

這個富士見樓的孫文歡迎會、竟成了興中會的洗禮會、留學生的首腦者、都成爲革命的教徒了。

此次孫文的訪日、孫黃的握手訂盟、先成爲孫文歡迎會、鼓起革命的氣勢、更將中國的諸革命團體、統一於孫文的旗下、以至結了率先爲革命胚胎的中國同盟會的結成的果。就僅這歡迎會、也很足以作點綴革命歷史的光輝一頁。當時在日本的執革命黨的牛耳者、有宋教仁·章炳麟·陳其美·張繼·胡漢民·汪精衛等火一般的熱情的人們。

(五) 革命的洗禮

年輕的汪精衛、列在席末、得以仰見此平素聞名的同鄉的先輩、始於此時。

那個時候、是決定他一生的最有意義的一個關鍵。

「啊！是這樣的人物啊！」

汪精衛如此的叨念着、就和同鄉的朋友朱執信、去叩孫文先生之門。汪精衛衷心悅服孫文、是不言而喻的、而孫文對此誠實有才氣並且能文的二十三歲的同鄉後輩、也是非常的器重。

不久以後、汪精衛竟像孫文先生的秘書一般、不離其身邊了。

於是、黃·章·宋等、以由於孫文的來遊、留學生間、氣勢橫溢、乃利用此機會、組織

中國同盟會的祕密結社、糾合同志、以謀組織統一、然而恐怕祕密洩露於外部、對於會場的選擇、頗感困難、後來謀之於日本志士、乃租了黑龍會首領・硬石內田良平的房子、當時內田氏、住在赤坂新町。那所房子、雖然略爲粗陋、可是非常的廣大、因爲是十八省的代表者之革命黨的幹部會合的趣旨、想出席人數、至多也不過四五十名、誰知道竟達至百餘名、硬石宅儼如被中國革命黨占領了一般。

悲歌慷慨的中國革命之士、於酷暑盛夏之中、結成了中國同盟會、誓死從事革命、當時的誓詞、爲下示的標語。

1. 驅除韃虜
2. 恢復中華
3. 創立民國
4. 平均地權

此時孫文、始相信革命的大事業、將至於成功了。因之與宋教仁・黃興等、立定黨綱六條、公布如下。

1. 須打倒滿清政府。
2. 要建設共和國。
3. 要維持世界之真正和平。
4. 主張土地國有。
5. 主張中日兩國國民提攜。
6. 要求世界各國贊助中國革命事業。

此時的同志、所唱的標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現在的中國々民黨的主體、中國同盟會、誕生於日本的土地之上、乃是不可忘掉的事情。我們現在還得憶及第五條所示的「中日兩國國民提攜。」深知忽視日本、東亞無十年和平、因之不能建設的事情、乃是先覺者之所以超人之處。

中國同盟會的組織、是孫文的獨裁制、其下置執行部（庶務、內務、外交、經理、會計等）評議部、司法部、以東京爲本部。

總 理 孫 文

執行部 庶務長 黃興張繼劉撥一

內務長 章炳麟

經理長 谷思慎

外交長

會計長 何天炯 廖仲愷

書記長 田相 胡漢民 汪精衛

評議部 評議長 汪精衛

評議員 熊克斌 吳鼎昌 陳家鼎 秋 瑾 孫毓筠

程克 馮自由 黃復生

司法部 部長 鄧家彥

檢事長 宋教仁

即汪精衛爲評議部的評議長、後兼執行部的書記長。執行部自然是最重要的會的實體、可是名義上却是三部組織、由於汪精衛當了其一部的評議部長、很可以知道他當時是如何

的被人器重了。

(六) 日本的志士們

孫文等的革命運動、從前具有空想的、文學青年的性質、未能着實去做。可是由於此次演說、日本的志士們、不得不變更了對於孫文的認識。不得志於歐美的孫文、現在於日本却發見了知己及支持者。

日本人由來是崇尚俠義、憐憫孫文一派的志向、同情於天地間無容身之地的落魄漢中的前輩、有頭山滿、犬養毅・寺尾亨博士・宮崎滔天・平岡浩太郎・坂本金彌等。

當時日本的政府、是西園寺內閣、默認此中國同盟會的運動、且在暗中援助、都是不可忘掉的事實。

此外財政界的巨頭們、也以他們的斡旋、均與以方便、或捐助金錢、襄助他們。在這些巨頭中間、仗義而投以大宗款項的、有筑前的炭鑛主中野德次郎、成金黨的先鋒鈴木兵右衛門同久五郎兄弟等、這些人們、由側面看中國革命的時候、都是不可以忘掉的。

中華民國建設的大運動、是如此的在日本國土內、生出芽來、依着日本的志士、而育成的。

其次以章炳麟名義、在牛込區小川町、租一所房、將以前刊行的同志的機關紙「民報」的發行所、搬到新租的房去、並在神田的錦輝館大張開幕宴、宮崎滔天、也參加了此會。

此會最令人注意的、是有一位名叫弱男的中國女學生、登壇講演、他所以名爲「弱男」的是表示雖然孱弱、也足以與男子爲伍的意思。後來他果然在男子之後、吐出熱烈的氣憤。當時在中國女子的心中、早已開了革命之花、由此可以窺知中國革命的根柢、是如何的深固了。

可是女學生吳弱男的熱烈的演說、還不是此開幕式的絕頂。她剛一下臺、忽然有一個蓬首垢面、衣履污垢的青年、跑到臺上、會衆一看、大爲驚愕、凝視他要作如何的舉動。他開始演說了、同時在他的兩頰、已然流下湧泉般的熱淚。當時會衆、都於驚愕之餘、凝視他的面孔、會場裏頓呈寂靜的現象、不多工夫、他由那污漬不堪的衣袋中、掏出一張十圓的紙幣、往桌上一放大聲說道、

「糾合同志、發行機關報等、都是得需要金錢的。我不過是一個窮困不能自給的寒生。自然也是不受官費補助的人。怎麼能够與諸君爲伍呢！但這一片赤心、不能自己、纔如掙取

生血一般，拿出這個東西，作爲義捐，全場的諸君，請這麼做吧。」

此時全場雖暫爲寂靜，然而轉瞬之間，湧出喝采之聲，屋頂幾乎爲之震動。同時都往講臺上擲錢，倏爾之間，講臺之上，紙幣銀圓，堆積像小山一般。其中有沒帶錢的人，都在紙片之上，寫上捐助金額及姓名，擲到臺上。

(七) 秋風冷之革命英雄

汪兆銘由此時起始，就號爲精衛了。

精衛原是古代傳說中一個鳥名。說是這個小鳥，一粒一粒銜取小石，投在大海之中，終把大海，填爲陸地。所以他以那個鳥名，做爲號了。由此很可以看出他的凌雲的意氣。

孫黃在東京的諸工作，漸次轉爲激烈了。當時保皇黨的梁啓超，在橫濱自己主辦發行『新叢報』頗不利於革命，革命黨員爲抑制其論調乃在『民報』上以新穎雄健的筆鋒，繼續登載論文。此等論文，差不多全出於汪精衛之手。茲將其當時論文之一部，以白話體介紹如下。

『清朝政府、見革命狀態、進行不止、乃震懼而取抵拒的方策、終致同時互用強悍政策與

陰柔政策。因爲深知如專用壓力、不足以抑制民氣、徒能激起民怒。

所謂之強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的、就是所謂的立憲。從前採取清朝陰柔政策者、必傾於立憲、採取強悍政策者、必傾於非立憲、及至現在、取強悍或陰柔政策者、都傾向於立憲、沒有區別了。這是因爲甚麼呢？是因爲高唱立憲、不僅是陰柔政策的實施、實在也是強悍政策的妙用。

藉着立憲的美名、以悅人之耳目、柔人之心靈、許以一二不足米之事、以籠絡浮華奔競之徒、這就是陰柔派所取的目的、又依着憲法、以定君主的大權、藉着憲法的條文、擁護專制的淫威、實際是怎麼都沒防礙的。若依立憲而行專制、足以使人不敢惱怒、所以強悍派也樂觀憲政的成立、只唯々稱是而不加以反對了。」

他還會作下列的絕叫。

「咳！播種此禍的、究竟是誰呢？我們是不得不痛恨放言惑衆的康有爲和梁啓超的啊。」

汪精衛在民報上所載的此等論調、目的是在向中國及外國宣傳同盟會的目的、終以宣傳之力、深得本國人的理解。

光緒三十二年，滿清政權，鑑於同盟會之威力漸大，深爲驚懼，乃向日本政府，要求將孫文等放逐。汪精衛遂與孫文、胡漢民等，並被逐出日本，亡命於法領安南的首都河內。

然而該地也不是他們久住之地。翌年（光緒三十三年）爲舉事於欽廉，而遭失敗，清朝政府，遂向法國當局，要求將孫文等，逐之國外。因之在那裏也不能久居，對於革命的英雄，秋天的風，如此的冷逼起來，他們遂移於新嘉坡。

到新嘉坡後，孫文卽以該地爲中心，遊歷南洋各處，奔走於華僑之間，繼續的鼓吹革命，爲獲得中國同盟會的會員，幾無寧日。華僑的大部分，是在南洋，現在八百萬的華僑中，六百五十萬爲南洋華僑。他們已竟在南洋築成了堅固的地盤。

（八） 兄 代 訂 婚

當汪精衛留學日本的時候，他大哥在兩廣總督岑春煊幕下服務，曾替乃弟精衛，訂同僚劉子蕃之妹爲妻。以當時的慣習，居在家長地位的長兄，替弟訂婚，乃是當然的義務，是不足爲奇的。他大哥又恐怕引起弟々思鄉之念，關於這件訂婚的事情，並沒通知於他。

過了二年，他大哥聽說愛弟加入了同盟會，非常的驚恐。嗣後汪精衛之文名，於「民報」紙

上、越發的增高、可是文名越高、加入同盟會之事、也越發爲人所知、不久以後、就傳入廣東、連總督岑春煊也知道了。某日總督岑春煊、於酩酊醉後、強令他大哥、把汪精衛交到總督府來說道、

「以官費留學、竟忘掉朝廷宏恩、而加入要顛覆朝廷的革命黨、是爲不忠、尤其是由我的管下、出了這樣不逞的分子、真是莫大的恥辱、你以爲怎樣、就是你當哥々的、也不能脫離責任。趕快把汪精衛交到總督府吧。否則對於你就要有惡影響啦。快把汪精衛交過來吧。」

當時他大哥、實在是沒法把遠在波濤萬里之東京的弟々、呼喚回國。後來他大哥、把這件事情通知汪精衛了。精衛雖然捧讀了長兄的書信、可是也沒肯脫離同盟會、去做懦怯的男子、乃署名「家庭罪人」給長兄寄去一封長信。信中的大意是、

「弟事已被發覺、唯與家庭斷絕關係、兄等始可避免牽連。家中子弟尙多、權當弟已死去使得以爲國流血、而遂本望、則死亦不朽。請善視我姊及侄、否則雖死亦難瞑目。此事亦或非罪人所宜言者、前雖已與劉女訂婚、然余既爲罪人、與家庭斷絕關係、則與劉氏斷絕婚姻關係、理也抑勢也、望於即日解除婚約。」

他大哥接到此信、於流涕之餘、即決心將叛逆的弟、永久逐出家門、並報知於衙署。又和劉家商議、返還訂婚時的禮品、燒燬了婚書。

劉家的姑娘、對於以此種理由、破除婚約、大為不滿、但是也莫可如何、只是許久也沒另嫁他人。聽說於民國元年、汪精衛回廣東時、她還沒有出嫁。他對於劉氏姑娘、曾發出感歎說「古人說「我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真是至理名言啊。」

以後聽說那位姑娘、已竟出嫁、精衛纔如釋重負、感到輕鬆許多。

(九) 以身作薪

自光緒三十三年以來、汪精衛奉孫文之命、繼續奔走於南洋華僑之間、鼓吹革命、為獲得中國同盟會的會員、廢寢忘食、於講演和筆陣之中、都濺有渾身的熱血。當時他的言論於「中興日報」(新嘉坡發行)中、相繼着發表、使南洋一帶的華僑、大為感動、都歸屬於中國革命的旗下。將孫文之威望、確立於南洋之華僑心中、對於獲得革命運動的資金上、大有貢獻。當時他在南洋一帶、所組織的中國同盟會的分會、竟達百餘處之多。

被日本所逐及留學期滿的革命的留學生、相繼的歸還故國、又加上結成了祕密結社同盟

會，他們遂於中國各地，盛行革命宣傳，同時也逐漸的着手於實際運動。於是山光緒三十年，至宣統二年在潮州·黃岡·惠州·欽廉·防城·鎮南關·上思·河口·廣州等地，造成革命的根據地，曾幾度的展開革命戰爭。黃興·胡漢民等，都參加了這些戰鬪，汪精衛在後方，援助作戰。革命軍曾幾度以廣東方面為舞台，反復的實演革命的戰劇，可是每次都是慘遭失敗。這時汪精衛的心中，遂深有所決定、

同盟會如此的在各地實行革命，屢遭失敗、徒殺有為的青年同志，而領袖方面，却沒一個犧牲者，依據「新民叢報」的梁啓超一派、一見此種情形遂開始非難說、

「革命黨的首領、只驅人赴死、自己却安居於高樓華屋。」

外國人方面、也起了

「畢竟、他們是遠距離革命家」

的非難。

黨外的非難、還可以忍耐。最困難的、是黨內也起了動搖。

浙江派（光復會）的章炳麟和鄭成章、留於東京本部、接受了「民報」、可是這就是黨內

動搖派的先鋒。汪氏自身，關於此項，以後曾記有

「散布流言、離間同志」

可是他們攻擊孫文·胡漢民·汪精衛等廣東派的專制、開始評判其種々の革命行動。原來光復會的一派、只有倒滿興漢之點一致、不是主義上一致的、所以他們革命事業之遲遲不進及他們逐漸的表示分裂的傾向、可以說是不得不然的。後來辛亥革命成功、章炳麟馬上就轉而於袁世凱派、據此可以想像到他們當時在事實上已與同盟會脫離了。

汪精衛立刻反撥此種非難、捨出身命來、以遏止此等非難。形如婦人女子之汪精衛氏、渾身都流滿了革命的熱血。他以二十六歲之青年、雖然相繼失敗、胸中似有秘策、於堅心決意之下、翻然由南洋歸國、於宣統二年二月、潛入北京。與他同時潛入北京的同志、是黃復生·喻紀雲·曾醒·方君瑛·黎仲實等熱血的青年。其中還有一位女性的同志。就是和汪精衛形影相隨、一致行動的陳璧君。陳女士的家裏、是彼南的富豪、全家都援助汪精衛的運動、而璧君女士、更是捨出身命盡力於革命的鬥士。汪精衛、雖然是二十六歲的青年、當孫文外遊之際、與胡漢民共為革命黨之一領袖。陳女士明眸皓齒、宛如萬綠叢中一

點紅、於殺伐的革命運動中、添以光彩。

於南洋椰子樹之蔭、燦然開放的戀愛之花、其美如何、望讀者自己推想。

世人只盛傳蔣介石和宋美齡的事情、不知道汪精衛與陳璧君、也可以與之並美的。尤以陳璧君在黨內之活動、殊足令人注目、直至現在他們夫婦之和睦、還是很值得欽羨的。

製造炸彈的職務、由喻紀雲與黃復生擔任。他倆長於化學、在香港研究實驗電氣發火、化學發火、鐘表發火等種々方法。

其可笑者、為實驗炸彈、把豬綁在石牆中的樹下、命名為「端方」、用電氣發火炸牠。端方是清朝政治家中有力者、是妨害革命的重要分子、所以把他作為暗殺目標的一人。

把炸彈一投、發出來可怕的聲音、同時石牆與樹、均被炸壞。以為這個假端方、一定是尸骨無存了、誰知跑上前去一看、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那口大豬、還安然無事的躺在那兒哼々哪。他倆發出來

「喂呀、喂呀」

的驚異聲音、你看々我、我看々你。

一切準備完畢，於宣統元年一月，汪精衛和喻紀雲，先向北京進發。此時汪精衛給盟友胡漢民、寄一血書、託以後事、同時還留有

「弟以身爲薪、願兄爲釜」

的悲壯一語。

（一〇）少年刺客

汪精衛和喻紀雲二人，一到北京，就在琉璃廠火神廟的西夾道與東北園，作成了工作的根據地。東北園的是住宅、西夾道的是開照像館。汪精衛從前很喜好照像，於遊戲之中，練成照像的技術，所以纔要開照像館，以遮人眼目。

這時黃復生、陳璧君等同志，全部集於北京。在第二年即宣統二年的元旦，就掛上了『守眞照像館』

的牌匾，開始營業。

最初暗殺的目標，還沒決定。起始乃先以慶親王爲準頭。然而慶親王，是當時權勢最重的一位大臣、警戒極嚴，上朝之時，盡是走繁華的大街、下手暗殺，很是不易。

那時有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由歐洲視察歸來，於是乃改變目標，於前門車站，爆炸這二人。

那天汪精衛和黃復生，鐵壺裏裝着炸藥，在停車場等候。不多工夫，火車到了站臺。那時候清朝的顯宦，都戴紅戴子帽子，下車人們的紅戴子和歡迎人們的紅戴子，交相輝映，宛如紅戴子海一般。

因此之故，那個是載洵貝子，那個是載濤貝勒，一時竟鬧得模糊不清。

如一度執筆，縱談國事，可使四百餘州震撼的汪精衛氏，此次竟失敗於紅戴子海中了。於心忙意亂之中，將炸彈投錯，又慌々張々的逃遁回來。

最後選擇的暗殺的目標，是時派的攝政王，醇親王載灃。

醇親王府，在所謂十刹海的絲瓜形的大池之西北岸。他們計畫在那裏的小橋下，要埋個鐵製的西瓜。每夜繼續着向下掘坑，將坑掘好，黃復生和喻紀雲，擔着鐵西瓜，到那裏去埋。喻紀雲登高瞭哨，黃復生着手埋藏。因為坑已掘好，進行非常順利，黃復生一點事沒費，就把鐵西瓜埋上，正在蓋土時，忽然瞥見一條黑影，似乎是在凝視自己的工作，不由

暗喊一聲。

「呀！失敗啦！」

喻紀雲於驚恐之餘、忙着跑回清虛觀、令汪精衛不要出頭、黃復生隱藏在大樹影後、以窺其後的情形。

1. 成爲問題的釘

橋上的黑影、不知黃復生隱在樹影下、走下橋去、不知悄悄的做些甚麼、竟自走去。不多工夫、帶來二個警察。到橋下看々、又行走去。後來又領幾名憲兵隊來。唧唧咕咕的說一陣話、也沒挖掘、就一同回去。

這件事情、事後聽說那橋上的男子、因爲妻子與人通姦、三晚沒歸、想要捉拿姦夫淫婦、所以纔於深夜之中、徘徊在橋上。

忽然看見一人、鬼々祟々の在橋下工作、把土掘在一旁、放在坑裏一個沉重的東西、以後又用土蓋上。

他一時爲好奇心與私慾心所引誘、乃忘掉了姦夫淫婦、要到橋下去掘出看看。可是恐有

不便、乃跑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報告。於是警察和憲兵隊繼續前來、當時並未挖掘、乃相率而去。

第二天早晨、官吏協同日本技師、到場挖掘、掘出一個鐵西瓜來、大家都很驚訝道、

「喂！這是甚麼！」

打開一看、見裏邊滿貯着火藥、纔判明是炸彈。

大家對於這個奇怪的炸彈、真是見所未見、不勝驚訝、戰々競々の帶回警察署、經西洋的技師考查的結果、判明了火藥是外國製的、西瓜上釘的釘、完全是中國製的。於是乃決定了「若是能查出這釘子的來源、就能得到端倪」的計畫。民政部的偵探局、最重視此點、乃決意由市內的銅鐵舖、着手行以嚴密的調查。

以炸彈被人發覺、危險越發的迫近身邊。可是這幾位革命的英雄、已決定志向、任他如何的危險、也不能中止所定的計畫。

閱二十四日的北京報紙、見載有種々の臆說

『甘水橋之炸彈事件、是慶親王用以暗殺肅親王者。』

『根據有力之偵察，可判定此係溥倫貝子之陰謀，目下正在向該方面偵察中。』

但是這種記載，乃是爲防止犯人脫網的新聞政策。數日之後，報紙上又有

『犯人已被逮捕，槍殺於蘆溝橋。』

的記載。不知道箇中詭計的汪精衛等，甚爲放心，乃着手樹立第二次的暗殺計畫。汪精衛與黃復生留於北京，以窺動靜，喻紀雲往東京購買炸彈。陳璧君與黎仲實，下南京、廣東籌備軍費。

在他們實行第二計畫之中，民政部的偵探局，以鐵西瓜爲關鍵，極力的探索。後來判定成爲問題的釘子，是騾馬市大街的「鴻太永」的銅鐵鋪製造的。鴻太永的掌櫃說，『這鐵西瓜狀的東西，是琉璃廠火神廟西夾道的守真照像館，託本號製造的。』

2. 以血寫革命書

守真照像館，修繕房屋之際，偵探喬裝泥水匠，偷出像片和書信，共書信之一，有「不想急於下手」

的言語。因之證實他們不軌的舉動，乃從事逮捕。陰曆三月七日，巡警來到照像館，求見

經理、說是

「來取照像館的許可。」

把黃復生叫到外邊。黃復生一點也沒懷疑，就跟巡警走去，到了僻處，竟被推上騾車拉走，拘留於城內警察署第一區。

其他的一隊，以守真照像館的夫役爲嚮導，去襲東北園的住宅，汪精衛纔一發覺，就由後門逃出，而巡警也從後面追來。

富有急智的汪精衛，跑到外邊，就蹲在僻處，裝做大便的野人，容々易々的將追趕者欺騙過去了。

然而結果終被搜出，押解到警察署去。

與鴻太永掌櫃、對質的結果，定做鐵西瓜的確定是此二人，遂繼行詢問姓名，照像館掌櫃從容的答道，照像館的經理，自稱叫黃復生，青年叫汪精衛。

區長聽見黃復生和汪精衛的名，立刻愕然作色。

革命黨的領袖、機關紙「民報」的著名論客汪精衛的名，想早已達於區長之耳了吧。

區長於驚惶之餘，立刻就申報於民政部尚書（內務大臣）肅親王，展開一幕有名的「王爺親訊。」

被綁之際，由汪精衛的衣袋中，搜出「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三篇。

警官問他爲甚麼身上帶着這種東西，他答道、

「我雖然要用墨筆寫，因爲難以寫盡，所以想要用血寫。把這種東西，帶在身上，若是不幸死去，也能殘留些血痕於其上啊。」

這種回答，洵爲有名的言論。

汪黃二人，起始是各被押在一個單間裏。某日黃復生，在獄中正讀通鑑，肅親王來看見說

「喂，讀通鑑嗎？真很用功啊！你。」

「不是，只藉以消遣罷了。」

「是々，與你同姓的古人，曾在獄中，與夏侯勝，共同學易，說出「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話，我想那是你的先祖黃漢升吧。呵々。」

黃漢升是三國時代，西蜀的名將黃忠，與在獄中學易的，不是一個人。肅親王故意錯舉

人名、以試驗黃復生的學問如何、正直的黃復生、立刻就訂正道、

「那不對、那是黃霸、字叫次公。」

肅親王哈哈的笑道、

「啊、啊、是嗎？你真讀了很多的書啊！」

後來汪和黃、住在一個屋了。肅親王還是照常到獄中訪問、與汪精衛議論種々的事情、大概他是自親訊以來、被這兩名青年、打動心弦了吧。

「在民報的增刊、讀「天討」號、看過翼王夜嘯圖和射狐圖。知道你們革命黨的份子、程度是非常高的。可是你們在民報所鼓吹的三民主義、有點過於量小啊。天下是一家的、沒有區分五族的必要、再擴充範圍、取大同主義、你以為如何呢。」

年青的汪精衛、爽直的答道、

「我們的主義、像在民報上所寫的一樣。您所說的大同主義、我們沒有那種慾念。」

他二人的獄中生活、似乎如此的沒受甚麼困苦。

(一一) 被救於肅親王

三月十日、親訊之日、汪精衛提出的供狀、堂々五千言、先由內外大勢說起、論及三民主義、謂只以君主立憲、不足以挽救中國、所以纔大膽斷定決行革命。

肅親王被此供狀所感動、暗想道、

『這個二十七歲的青年、是個大有作爲的人物、隨便斷送他的性命、是很可惜的。』

賢明的肅親王、自此對於革命運動之主旨、深爲理解。知道革命黨員、是不怕死的。處死一個、後者還是接踵而起、所以嚴重的處罰黨員、只足以激發他們的直接行動。當此之際、對於革命黨員、於其取以嚴刑、莫若取寬大主義、一方緩和黨員之忿怒、一面向內外宣傳、寬恕關於立憲制的犯人之清朝的方針、以增其對於清朝信賴之念爲佳。肅親王的意見、大抵是如此。

汪黃二人、賴此肅親王的高明論斷、終至罪減一等、禁錮終身。

六年『民報』第二十六號的『革命之決心』中、說『革命家之責任、不外乎以身爲薪、或以身爲釜。』

他當時的決心、由宣統元年三月十九日、與胡漢民的信中之『由丁未（光緒三十三年）以

來、此念卽蓄於胸中、以至今日。千迴萬轉、決心不移。』也可以瞭然。想他於光緒三十三年在南洋時、早已打下決心了。

(一一) 獄 中

汪精衛已成爲燕京牢獄的楚囚、每當雨朝風夕、由獄窗外望、見有一棵鬱蒼的榆樹、於默々之中、使他倍增感激。這個牢獄、是明代楊椒山以彈劾嚴嵩、而被囚的獄、是充滿義氣之地。數百年來、沒有人敢毀壞、傳說有神靈宿於其中。汪精衛朝夕於此、對景生情、乃常作詩、以賦獄中的憂悶。

詠楊椒山先生所植榆樹

樹猶如此況生平

勸我蒼茫思古情

千里不敢聞路哭

一鳴豈爲全人驚

疎陰落落無蟠節

枯木蕭蕭有恨聲

寥寂階前坐相對

南枝留得夕陽明

他於法廷、述說天命的大義、滔滔數千言、使滿清臣子、膽戰心寒、而在獄中、毫不怕死、
英魂像已竟升天一般、從容賦詩、真不愧大英雄的本色。

被逮口占

卵石存癡絕

滄波萬里愁

孤飛終不倦

羞逐海鷗浮

姹紫嫣紅色

姪知煊染難

他時好花開

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

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

殘軀付劫灰

青燐光不滅

夜々照燕台

由此詩中，可以看出來他那烈々愛國救民的赤誠及雖死猶欲看清朝末路的氣概。

獄中夜色沉々、窓前秋風、吹動老榆葉、刷々作響、壁間蟲聲四起、令人生出無限的情感、氏身在獄中、充滿了無限的秋思。思及孫文以下革命同志們、思及日本留學時代的愛人陳璧君、思及家鄉的親友們。一時千情萬緒、湧上心頭、欲眠不得、乃賦出下列的詩。

西風庭院夜深沉

徹耳秋聲感不禁

伏檻聲聞千里志

經霜喬木百年心

三更秋蟲聲在壁

澁露激風自啾啾

翠屏相和如吹竽

斷魂欲啼淒復咽

在氏的家鄉嶺南、梅花開的時候、還不見下雪、可是現下在燕京的獄裏、却看見雪中的梅了。他對着雪中的梅、想起家鄉、對着梅花、思及俠士。所以雖然身在獄中、還是照常心神皎皎、充滿着純潔的情緒。

見梅花折枝

家在嶺之南

見梅不見雪

時將數玉姿

虛擬飛瓊色

只今雪窖中

卻斷梅消息

忽逢一枝斜

乃知雨雪來

端爲梅花設

細塵一掃盡

皎々出寒潔

清輝妙相映

秀色如何撥

香隨心共澹

影與神俱寂

藹々含春和

稜々見秋烈

俠士蘊沖抱

美人負奇節

孤根竟何處

念此殘枝折

忽憶珠江頭

花時踏寒月

在獄中回顧人生的行路、憶及人生的意義、無論誰都要思及生死的。汪精衛雖然掙出來

生命、盡力於革命、也似乎應當想及人生吧。可是他竟豁然超越生死、胸中毫無苦悶、仰望映照獄窓的皎々明月、不禁心往神馳。

雜 詩

忘却形骸累

靈臺自曠然

猖懷得狂趣

新理出陳編

霜鬢侵何易

冰心抱自堅

舉頭月華妍

有 感

憂來如病亦綿々

一讀黃書一注然

瓜蒞都無可摘果

豆萁何苦更相煎

笳中霜雪淒無色

畫裏江城黯自憐

真向燕臺回首望

荆榛零落帶寒煙

雜 詩

煤山雲樹總淒然

荆棘銷鎔幾變遷

行去已無乾淨土

憂來徒喚奈何天

庚戌那年、也是在獄中過的、當除夕那天、他心中不禁有感、乃賦「除夕」的詩四首、以送多難庚戌的舊歲、而迎辛亥的新年。

今夕復何夕

關扉萬籟沉

孤懷戀殘臘

幽思發微吟

積雪均夷險

孤松自古今

青春明日至

不改歲寒心

悠悠一年事

歷々上心頭

成敗亦何恨

人天無限憂

河山胸磊塊

師友夢綢繆

(一三) 夫婦 深情

汪精衛的壯圖、尙沒成就、卽被繫在獄中了。他的愛人陳冰如（璧君）女士、知道這種消息、悲愁萬分、恨不得馬上把自己的近況、報告於獄中的愛人。於是乃費了許多的苦心、託獄卒把信傳到獄裏、汪精衛接得愛人親筆寫的書信、感慨萬分、乃把當時情狀、記之如下。

「我在獄中、爲嚴冬的寒氣所逼、正在欲眠不得的時候、忽然獄卒進來、推我一把、遞給我一張紙片。那紙片揉搓的皺紋很多、文字都看不清楚、藉着燈光細看、纔辨出是冰如（陳璧君）的手書。

獄卒接近我的耳邊、低聲催促道、

「這紙書信、費了許多的周折、纔達到這裏、您趕快寫回信吧。」

我想要給她寫個回信、又恐怕走露消息、一時不知道怎樣措辭好。忽然想起來自己平素愛誦「願梁汾與吳季子詞」、冰如是很知道的、因之就要抄寫下來、以作回信、可是提起筆來、因爲第一句的「馬角鳥頭」不如意、乃匆匆的改爲此詞「金縷之曲」。

別後平安否 相逢便淒涼

萬事不堪回首 國破家亡無窮恨

禁得此生消受 又添了離愁萬斗

眼底心頭如昨日

訴心期夜々常携手

一腔血爲君剖

淚痕料漬雲箋透

依寒衾循環細續

殘燈如豆留

此餘生成底事

空令故人髣愁

愧戴却頭顱如舊

跋跡關河知不易

願孤魂隸護車

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還有下列的詩

落葉空庭夜籍微

故人夢裏兩依依

風蕭易水今猶昨

魂度楓林是也非

入地相逢雖不愧

壁山無路欲何歸

記從共灑新亭淚

忍使啼痕又滿衣

觀看此詩，可知淒絕之氣，溢於言表了。此詩由獄卒又費了許多的手續，纔達到陳璧君的手裏。她拿着回去，與胡漢民等，一同誦讀。伯先誦畢此詩，激昂之氣，驟然湧出，大有不可遏止的情勢。（「小休集」參照）

因爲冰如的手書中有「忍死須臾」的話，恐怕他留在北京，以至招禍，所以詩中也含有讓他早日離京的意思。

冰如的手書，保存着不能，棄捨了又不忍，乃抱書流淚，後來竟自嚥入腹內。冰如離開北京以後，把精衛的詩，示給同志們看，大家爭先恐後的傳着抄寫。

終身禁錮的汪精衛，得以重視天日的，是受惠於辛亥革命。在下邊改變章目，將此第一革命的事情，介紹給讀者。

（一四）獄中憶同志

汪精衛的壯舉，震驚四方，革命黨氣勢，也一天一天的興盛起來。在他的壯舉之後，溫

生才又暗殺了孚琦將軍。溫氏也是同志之一、由南洋歸來、就致力於革命、打算暗殺廣東的水軍提督李準、誰知道錯以駐防將軍孚琦爲李準、竟把孚琦殺死。汪精衛得到這個消息、遂詠詩一首

聞溫生才刺孚琦事

血鑛英礪滿天涯

不數當年博浪沙

石虎果然能說羽

城狐知否悔磨牙

鬚銜劍底情何暇

犀照磯頭語豈誇

長記越臺春欲魯

女蓋紅遍木棉花

暗殺孚琦將軍二旬後、同盟會以全黨的精英、於三月二十九日、毅然舉兵、乃造成有名的廣東之役。此舉失掉七十二名精英、成爲辛亥革命的導火線。那七十二名精英、就是有

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汪精衛在獄中、得此消息、當即咏出下列的詩來。

欲將詩思亂閒愁 却惹茫茫感不收

九死形骸漸放浪 十年師友負綢繆

寒燈難續三更夢 歸雁空隨欲斷眸

最是月明隣笛起 伶仃吟影淡于秋

珠江難覓一隻魚 永夜愁人慘不舒

南浦離懷雖易遣 楓林噩夢漫全虛

鵲魂若化知何處 馬革能酬愧不如

淒絕昨宵燈影裏 故人顏色漸模糊

在此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在獄中聽得獄卒報告胡漢民戰死的消息、悲憤盟友之死、乃咏

出下列的詩句來。

馬革平生志 君今幸已酬

欲憐二人血 不作一時流

忽々餘生恨 茫々後死憂

難禁十年事 潮上寸心頭

落々初相見 無言意已移

弦章常互佩 膠漆不曾離

杜鵑朝拂處 韓檠夜對時

歲寒樂相共 情意勝連枝

「日々中原事 傷心不忍聞

賦懷徒落々 過眼總紛々

蝙蝠悲名士 蜉蝣歎含翠

故園記同眺 愁絕萬里雲」

黑夜依靠鐵鑑、於悲憤之餘、既號且泣的熱血青年汪精衛的雄姿、完全表現在這些詩辭裏、讀詩的人、沒有不深痛其心的。

可是這原是誤報。胡漢民已竟逃出、沒有罹難、後來汪精衛聽到正確的消息、乃把所吟的三首詩棄去、事見他的『小休集』中。

汪精衛所作的詩、此外還有許多。以下將其中的佳作、介紹幾首。

獄中雜感

西風庭院夜深沉 徹耳秋聲感不禁

伏櫪驂關千里志

經霜喬木百年心

南冠未改支離態

畫角中含激楚音

多謝青燐慰岑寂

殘宵猶自伴孤吟

煤山雲樹總淒然

荆棘銅駝幾變遷

行去已無乾淨土

憂來徒喚奈何天

瞻烏不盡林宗恨

賦鵬知傷買傅年

一死心期殊未了

此頭須向國門懸

中夜不寢偶成

飄然遇風遊名山

吐噓嵐翠陵孱顏

又隨明月墮東海

吹噓綠水生波瀾

海山蒼々自千古

我於其間歌且舞

醒來依枕尙茫然

不識此身在何處

三更秋蟲聲在壁

澁露款風自啾唧

羣鼯相和如吹竽

斷魂欲啼咽復淒

舊遊如夢亦迢々

半爇寒烟影自搖

西風颯馬燕台暗

細雨危檣擗海遙

在這些詩辭中，把他那溫厚篤實的人格，全部都表現出來了。還有題爲『夢中作』的詩也很有價值，茲錄於下。

揭來荒島上

極目海天明

心與孤帆遠

身如一棹輕

浪花分日影

石筍咽湍聲

漠々平煙外

嶺然白鷺橫

從這首詩看來，可以想到他身爲國事，坐在獄中，所作之夢，却飛出天外的情形。他那詠出『身如一棹輕』的心境，宛如清朗的太空一般。

晚

眺

斜陽如胭脂

材木盡渲染

秋色自天然

桃李失其豔

白雲亦配合

娟々作霞片

晴空淨如拭

著此三兩點

春光如古人

醇醪醉深淺

感此太和心 臨風相繾綣

春 晚

向晚微風和 斜月明天邊

流雲受餘豔 漾作晴霞妍

長空舒霽碧 光景滿清鮮

感此春氣好 閒階自流連

衆鳥相往還 飛鳴時翻々

如何我與君 離思徒纏綿

相去不呎尺 邈如隔雲烟

娟々明月影 故々向人圓

在獄中的寒床之上、胸中所不斷映現的人物、究竟是誰呢？不問可知是現在潛於北京市街中的愛人陳璧君。在他題的『獄卒持山水便面索題』與『獄齋偶見新綠 口占』詩中、將他那纏綿的心情、完全表現出來。

獄卒持山水便面索題

西風無地著蘭根 未讀黃書已斷魂

暮雨瀟々夢何處 江東雲樹擁孤村

獄簷偶見新綠 口占

初日枝頭露尙寒 春光如酒亦醺々

青山綠水知何似 愁絕風前鄭所南

他在獄中、想及志士們、恨不得馬上出獄、和他們共同奮鬥、忽然望獄外一看、見簷前的春柳、已帶新綠、心中倏然感得爽朗、即詠出上列的詩來。

在獄中的詩、除上列之外、還有『感懷』。其前半含有烈々の愛國真情、真是珠玉一般的好作品、茲列於下。

感 懷

士爲天下生 亦爲天下死

方其未死時 怛々然不已

宵來魂躍々 一驚三萬里

山川如我憶 相見各含涕

願言發倩音 一爲洗塵耳

醒來思如何

斜日清如水

汪精衛現在爲南京政權的主權者、拯救中國四億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實在可算爲現身佛主、而生在北方、不深知他的人們、時有口出暴言、以毀謗他的爲人的。若是看見這首詩、想一定能知道他那高潔無比的精神之一部啊！

述

懷

形骸有死生

性情有哀樂

此生何所爲

此情何所託

嗟余幼孤露

學殖苦礪礪

方其未死時

榮根甘澹泊

士爲天下生

身欲棲巖壑

憂患來薄人

其勢急如撲

一朝出門去

萬里鷲寒落

感時積磊塊

須欲忘疎略

鎚銼未淬厲

持以試盤錯

蒼茫越關山

暮色照行窠

——以上辛亥之作——

(一五) 出 獄 後

汪精衛在獄中、將悶々の壯志、寄於詩情的時候、長江一帶的形勢、日々繼續着騷然變動。尤其是在武漢地方、以新軍爲中心而舉義旗的計畫、日夜的繼續進行。

在武漢的新軍、雖然只有步兵六大隊、及騎兵・砲兵・工兵各一中隊、可是在當時軍人之間、組織成所謂「振武社」的革命結社、各隊中之加入者、爲數甚多。

同盟會方面、對於此革命結社、以譚鳳人爲代表、屢次催促武漢同志的奮起。宣統三年八月十八日、在俄租界內的一個中國人家、有炸彈破裂。搜查的結果、發見革命旗及炸彈的同時、並發見了革命將兵的名簿。遂於第二天十九日正午、在武昌的民家、逮捕了三十五名的革命將兵、武漢一帶、現出恐怖的形態、同時在新軍內部、也大起動搖、恐怕按照名簿、逮捕黨員。因之工兵中隊、起了暴動。緊接着齊濟的第二十九大隊、開始馳騁、南湖的砲兵・騎兵、也發動武力、逼攻城內。砲兵由蛇山攻擊總督府、致總督瑞徵、逃避於

漢口租界、第八師團長張彪、也乘着軍艦、追擊瑞氏之後。

在第二天二十日正午、在表示十八省的十八星旗之下、武昌全城、陷入新軍之手。革命眼看着有成功的希望了。當日他們在武昌的總督公署、大開會議、可是具有能指揮全員資格者、連一個人也沒有。第二十一混成旅的團長黎元洪、逃避於黃土坡的某家之內、被他們知道了、乃馬上去追趕、強求會見隱藏於床下的黎氏、黎氏還是想要避免推戴、當時見他的人們、脅迫着說、

『時候是危急啦、從我們而生、或不從我們而死、請閣下自擇。』
結果黎元洪隨他們到楚望臺的本部、被舉爲都督。

同時黨員、將八軍編成八協、昨日的下士、今日就升爲大隊長、小隊長升爲團長、可是在實際上、真能率領軍隊、以定今後之難局的人才、頗不易得。其結果將沒得逃避的上級武官、如數的尋出、使之擔任指揮的責任。

清朝政府、將瑞徵免職、使陸軍大臣蔭昌、與近畿新軍的二個師的兵、共同南下、同時又急將薩鎮冰的艦隊、派往武昌。

此時革命以非常驚人之勢、已蔓延至於全國。首先與武漢革命呼應的、是湖南、繼之氣勢又走徧江西·江蘇·浙江·廣東·廣西·雲南、除孤立的南京外、長江各省以南、各舉反旗、連近於天子脚下的山西·陝西、也獨立了。

當時清朝、狼狽已極、乃求救於隱退河南的袁世凱。袁世凱、自西太后薨後、被攝政王所排斥、乃稱『足疾』退隱於故鄉的河南項城。

此事對於三年不鳴不飛的袁世凱、誠爲絕好的機會到來。但是他並不馬上赴任。以『足疾』爲理由、遲々共行。後來爲周章狼狽清朝政府再三的哀求、纔說出下列的要求。

- (一) 將國會開設期縮短一年
 - (二) 設立責任內閣
 - (三) 對於加入革命軍者行以寬大的處理
 - (四) 解除結社禁止令
 - (五) 望爲征討革命軍發出三萬三千五百名兵並四百萬兩庫銀
- 在此交涉的途中、奉天的第二十師團長張紹曾、長春的第三師團長盧永祥等、東三省的

軍八、與北京的資政院聯絡、提出國政改革的十三條、表示出如不採用此種奏議、就要肉迫闕下之意。

因此遂於十月三十日、對於戊戌政變以來的一切政治犯、下了大赦令。汪精衛出獄的理由、大體是在於上述的事情。

昨日尙爲罪囚的汪精衛、今天出獄、馬上就得到迫脅清朝的一個使命。對方是袁世凱的心腹楊度——

汪與楊度協同、以『袁世凱共鳴於共和爲條件組織了國事共濟會。』

此時楊度、如何的受長官袁世凱的指令、是不明的。汪精衛這方面、是首腦的孫文、正在外洋中、而且與武昌政府的聯絡、也不充分。

於袁世凱出馬的同時、代替蔭昌的馮國璋、被任爲第一軍總統、十月二十五日、將漢口陷落。馮軍更由十六日、開始攻擊漢陽、二十日將漢陽占領。

然而袁世凱、與馮拍電、發出

『中止攻擊、著手於與革命軍和議交涉。』

的命令。不知道袁氏意之所在的馮氏，急欲將武昌攻落，不料被袁氏馬上召還，任命段祺瑞爲湖南總督，各軍都歸其統制。

在袁世凱的胸中，以無罪而被載灃（醇親王）罷免，在故鄉雖伏三年的記憶，絲毫沒有模糊。他知道此次總然盡了全力，將革命平定，使天下太平，終久也必須奉還此兵馬大權的、最壞的時候，或者還像韓信、彭越一般，陷於狡兔死走狗烹的危途。總而言之，袁世凱此次出馬，根本就沒有忠勤於清室的意思。他是見機而作，與革命軍和睦，乘着全國湧起革命風潮的機會，如能坐得大總統的交椅，則天下之權唾手可得。

袁氏知張勳被革命軍圍於南京，命在旦夕，却坐視而不發救兵。

革命軍方面，也沒有以武力能擊敗袁氏的自信。他們以爲有實力的袁氏，若是贊成共和政治，成爲一派，不難打倒滿清。以此種目的之關係，乃欲暫時以袁氏爲大總統，於國會上，革命黨可以獲得勢力，將政權收入掌中。這原是汪精衛的策略。

因此之故，南方方面，爲謀革命黨的勢力聯合統一，乃在上海召集各省代表，於十一月三十日，在漢租界的會議場中，決定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三十一條，並推戴袁世

凱爲大總統。

可是南京攻略後、於十二月十四日、又會合於南京、議決選舉臨時大總統的事項、延至孫文歸國後、再行辦理。

(一六) 袁之謀略

時勢如上所述、清帝莫可如何、遂自行退位。同時袁世凱、通告南京政府、並發表下列政見。

「共和是最良之國體、乃世界所公認者。現在由帝政變爲共和之制度者、乃依諸公累年所費之心血而致者、云々」

與此相呼應的孫文、於同月十四日、提出辭表、當時孫文、對參議院、勸告應該定首都於南京後、遂推薦袁爲新總統、而聲明如下

「我曾與袁氏約定他若共鳴共和、大總統卽以其任之。」

參議院基於此聲明、翌日推袁爲臨時大總統、二十日又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

直至於此、都已圓滑的進行、可是逐漸的到了實際政治的問題、袁世凱這個人物、正如

孫文與汪精衛的所想、不是單純的人物。孫文一派的革命黨、以老獪袁世凱的關係、遂開始被人玩弄了。

參議院、於選舉袁氏爲大總統的同時、決定了首都爲南京、汪精衛與蔡元培、爲迎接袁總統的使者、被派赴北京。

汪精衛一行、在北京頗受歡迎。袁氏對於以南京爲首都的事項、也似乎沒有異議、答應了立刻就同汪等、共赴南京。

當時汪蔡二氏、都很暢快、可是他們到北京兩天的夜裏（由三月一日至二日的夜裏）突然起了原因不明的兵變。

兵火焚燒了東安門外及前門一帶、極爲淒慘、匪賊乘機、恣意掠奪、三月三日、天津也起了變亂。列國駐屯軍、都由天津、向北京派遣。

北方的局面、至於有袁世凱鎮守之必要了。因之爲出迎使的汪蔡二氏、將袁氏不能離京的事情、報告了孫文等、孫文辭職之最大的條件、竟被袁之謀略給打消了。袁氏遂於三月十日、照着自己的希望、在北京就任了大總統。

三月二十日、在北京成立了民國最初的唐紹儀內閣、由同盟會方面、有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王寵惠等參加、然而這個內閣、不久又陷於瓦解的運命。

(一七) 第二革命

袁世凱和孫文的合作、是有矛盾的。他們的妥協、不過只是實現打倒清朝的手段。雖然以袁氏爲大總統、可是如能制定憲法、確立國會的權力、就能得以牽制袁氏的勢力、並能使民權主義實現、更能進而使民主主義、有實現的可能、實在是理想主義者一般的樂觀的態度。因之臨時約法、也極力限制大總統的權限、國務總理、有處理國務的全權。

然而袁世凱、忽視那樣約法的規定、不取不容干涉國事的孫氏意見、任命了自己的腹心馮國璋爲直隸督軍。唐紹儀雖然是由袁氏的系統、加入同盟會的人、可是以袁氏的專制、責任內閣、不能接續維持、遂於六月解職。

民國成立、還沒及半年、袁和國民黨之間、已開始見出決裂的徵候。由同盟會入閣的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王寵惠四位總長、此時也連袂的辭職。

那時候的汪精衛、胸中雖然憧憬着中國的復興、但是却不肯屈膝於袁世凱之前。袁世凱

佩服他的才能、愛惜他的熱情、曾屢次的卑辭與以總長之職、他都堅辭拒絕。在處女般的容貌之中、有此氣節、真不愧其所以爲汪精衛啊。

唐內閣倒閉後、國民黨與袁氏之間、情勢愈形惡化、然而孫文以慎重的態度、避免與袁氏決裂。袁世凱對於孫文·黃興、也行以鄭重的待遇、任命孫文爲全國鐵路總辦。當時孫文在宴會的席上、曾有下列的交歡語。

『使袁君十年爲總統、訓練百萬精兵、我也要使鐵道延長二萬哩。』然而表面無論如何的融洽、而袁大總統與國民黨之間、却是情勢愈形惡化、有非達到決裂之途不止之勢。

國會於民國二年四月開催了、然而在其前月、國民黨的總指揮、極力主張政黨內閣、排擊袁世凱專政的朱教仁、在上海爲刺客所襲。又加以根據在犯人家中所發現的祕密電報、知道了是總統袁世凱與總理趙秉鈞的陰謀、所以國民黨的激昂、已達極點、公然宣布了『總理犯罪、總統謀犯』

二語。袁總統與國民黨的對立、日趨劇烈、袁氏也覺悟了除與國民黨一戰、別無良策、乃與五國借款團之間、成立了二千五百萬磅的借款。此種借款、必須依國會的議決、纔能發

生效力，可是他竟蔑視國會、獨斷的使之成立，以此借款購入武器、收買議員、行軍隊的配置、以威嚇與懷柔的兩種手段、向國民黨挑戰。袁氏徐々の開始伸其毒爪。

表現國民之武力的三都督中、江西李烈鈞被免職、安徽的柏文蔚、受命轉任四川、廣東的胡漢民、受命轉任西藏。

袁世凱如此的以積極的撲滅國民黨策、促進南方派的反抗。李烈鈞氏、由上海入江西、七月十二日、在漢口宣言獨立、爆發了第二革命。黃興也於南京組織討袁軍、推岑春煊爲大元帥。安徽之柏文蔚、廣東之陳炯明、福建之許崇智等、相繼獨立、上海的陳其美、也計畫要攻擊機器局。

可是他們完全失敗了。二十五日、湖口陷落、二十七日、黃興也不得不離開南京。八月八日、何海鳴雖曾謀南京的再舉、可是在十五日、政府軍占領了南昌、九月三日入南京、把第二革命的勢力、一掃而空。

沒出二個月的期間、討袁軍完全潰滅、全國嚴禁國民黨的活動、黨員逃散四方。

關於此事、汪精衛曾有如下的言論。

「辛亥之後、總理在南京就任了臨時大總統、當時少數同志、對於總理、曾有說『現在民權主義、已竟全實現了。民生主義、外招列強的嫉視、內惹社會的疑念、這個問題、還是以緩行為妙啊。』總理聽見這話、怫然的說道、『我以爲若不講民生主義、就沒有革命的必要。』可是此等少數同志、終久也沒聽總理的話。民國元年公然在北京拉攏無數的浮動政客、強迫將中國同盟會改爲革命黨。這是怎麼一種調度呢？」

（汪著『我們須如何實行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在同盟會裏、已竟實行八年了、可是忽然在元年又變爲二民主義』（汪著『總理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訓話』）

孫文等的革命派、憤恨袁氏的專橫、孫文令黃興・李烈鈞・柏文蔚等、七月依長江的中流湖口要塞的天險、興起討袁軍、奪取南京、僅占據十天、就被破而逃於上海、孫文又由福州逃於臺灣、再遊日本。八月河海鳴雖會再由南京復起、却被馮國璋軍恢復、至此所謂的第二革命、完全歸於失敗。

（一八） 與陳璧君結婚

此二年之間、是汪精衛的浮沉最多的歲月、他片刻無暇、乘着澎湃的革命的波濤、努力於袁孫提攜的運動、結果成功、滅了清朝、使中華民國成立、這是他最得意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又和多年愛慕的陳璧君、舉行了結婚式、真令他歡喜無既。

他們的結婚、是在民國元年。即於創成中華民國之同時、完成了他的結婚生活。他在自傳中、曾有下列的記述。

『在民國元年、我們結婚、回到廣東、再見拙荆。』

革命已踏入第一步、身無危險的汪精衛、伴着新婚妻、去訪問故鄉。溫順又聰明的陳女士、與親友行見面禮了。昔日的舊友都誇獎汪精衛得位賢內助。這時家門也恢復如故。汪氏遂在革命之都南京、與陳女士攜手並肩、泛舟於長江中、當時曾詠出下列的詩詞。

念 奴 嬌

飄々一葉 看山容如林

波浪如堆 誰道長江千里直

盡入襟頭舒卷 暮靄初收月華新

浴風定々波微蕩

黯然攜手 雲帆與意俱遠

記吞煙樹淒迷 年年飄泊淚瀟關河

無限旅愁絲千萬結 纔向東風微展

野蔬同甘山泉分汲 葉秋平生願

呢喃何語 掠鮫 曾笑雙燕

於第二革命失敗的同時、新婚之夢沒醒的汪氏夫妻、又不得不別離了。昨日在孫文手下、帷幄參謀、聲名赫々の青年的革命英雄、今天也無容身之地了、孫文逃亡日本、汪氏逃亡法國、各在異鄉過孤苦的生活。他在印度洋的船中、曾吟出下列的詩詞。

低首空濛裏 心隨流水噴

此生原不樂 未死敢云煩

淒斷關河影 蕭條羈旅魂

孤蓬秋雨戰 詩思倩誰溫

燈影殘宵靜 濤聲扶雨來

風塵隨處是 懷抱幾時開

肱已慚三折 腸徒劇九迴

由於此詩、很足以看出他放浪於遙々異鄉之空的胸襟。

(一九) 在法國的生活

汪精衛在少年時代、雖然念過「子曰……」、青年時代留學過日本、可是因為離開學業、努力於革命思想、所以真正研究學問的時間就有限了。

他這次善用亡命於法國的光陰、努力吸收泰西的學問。對於社會學和文學、更是特別的盡力研究。

當時李石曾和蔡元培、也在法國。汪和他們共同創立了里昂中法大學。

後來他在廣東當教育會長、與在上海的蔡元培等、組織「進德會」努力於社會的改良、也是起因於亡命法國的時代的。

異境的山川風物、也足以聊慰旅愁、春天的花、秋天的紅葉、都能增添他的詩情。對於留在上海的陳氏夫人的愛慕之情、也常潛入他的旅愁之心。

樹葉深黃楓葉紅 老松奇翠欲擎空

朝來別有空濛意 只在蒼烟萬頃中

初陽如月返輕寒
呖尺林原成遠看
記得江南煙雨裏
小姑鬢影落秋湖

晚眺

綠々遠樹底
渺々長河直
新月受餘霞
流光如琥珀

又

蕭瑟郊原蘆荻紅
予懷渺々淡煙中
斜陽如地無消息
惟見餘霞一抹紅

民國四年歐戰勃發、當時他爲躲避戰亂、乃在法國東部的小都市裏、過讀書的生活。正當深秋、法國的風物、實在也有蕭條之處。他讀書疲倦、有時散步郊外、想及大戰及故國、某日忽然作出下列的詩來

修竹三竿小閣前
平臺一角屋西偏
園荒知爲親鋤棄
地僻應無烽火傳
宿霧初陽涼似月
迴風斜雨蕩如烟
秋來未便悲搖落
郊外黃花一悵然

「下帷長日未窺園
風物不殊空太息

偶趁秋晴出郭關
江山如此更何言

欲上危樓還卻步

殘陽在地林鴉專
怕將病眼望中原」

秋深時法國郊外的紅葉、屢使此亡命客曳杖往觀。他很愛歌詠紅葉。

不成絢爛只蕭疎

携酒相看醉歌扶

得似武陵三月暮

桃花紅到野人廬

無定河邊日已昏

西風刀翳更消魂

丹楓不是尋常色

半似啼痕半血痕

再賦紅葉

淡秋顏色勝穠春

卻爲飄零暗愴神

風船霜儻雨無謂

不辭汎菊慰靈筠

三賦紅葉

剗地西風萬木殘

滋蘭樹蕙悔無端

楓林不是湘妃竹

誰染啼痕點々斑

四賦紅葉

疎林亦有斜陽意 都爲將殘分外妍
 留得嬌々好顏色 不辭岑寂晚風前

在紅葉頻落之朝、無論誰都要感到旅愁的、況且當革命失敗、別離新婦、故國的情勢日非、怎能不頻添旅愁呢。所以汪精衛當秋雨降下之際、也常有懷鄉之感。

坐 閒

荒原遠樹欲浮天 黃葉聲中意渺然
 爲問閒愁何處去 西風吹雨已如煙

(二〇) 波 瀾 重 疊

當汪精衛在法國的外遊中、中國的政情、大有改變。

民國四年八月、帝政準備機關的「籌安會」、依楊度之手成立、九月舉開了欲推戴袁世凱爲皇帝的全國請願聯合會。其次爲最後決定國體問題而設立的國民代表大會、於十二月初、以舉國一致的形式、表示了贊成帝制。

如此作一切的準備、袁世凱於十二月十二日、允許登極、以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同

時奉黎元洪爲武義親王等，開始大典的準備，中央地方的文武官員，又自稱臣。

然而於帝制進行的同時，另一方面，反對運動，也以猛烈之勢，日趨於劇烈化。那還不
僅是國民黨，就是從前反對國民黨者，也多有不以袁氏之帝政運動爲然的。甚至袁氏的最
親近者，也開始與袁疎遠。

如此的表面假裝平靜，底部却含着暗流，不久即要潰決，汪精衛望着故國風雲之急，乃
急由法國歸來。

此時所作的詩，有下列的幾首。

一去匆匆太可憐 只餘巾影淡于煙

風帆終是無清物 人自回頭身自前

沈沈清夜欲生寒 依遍迴欄意未安

遙想檣花燈影裏 正携少妹話團圓

難得拋蕊一响眠 夢回燈蕊向人妍

此時情況誰知得 依舊濤聲放泊船

從前供職於參政院的前雲南都督蔡鍔，與其師梁啓超謀，脫離袁的嚴重監視，由天津經

日本、於十二月十九日、入了雲南。二十三日、以與都督唐繼堯等聯名、要求取消帝制及處分禍首、求於二十五日、午前十時前、予以答覆。答覆自然是沒有的。因之他們於二十五日、宣言獨立、向四川·湖南兩方面進兵。

那時江蘇將軍馮國璋、糾合獨立的各省、開南京會議、討論對應時局的方策。袁氏的股肱陳宦·湯銘彝等、也順應大勢、發表了獨立的宣言。

當時孫文在日本、也宣言討伐、中國的內部也多有援助的、袁世凱遂於各省反對之中、取消帝制、同年六月六日、一世的怪傑袁世凱、於羞憤交錯之中、與世長辭了、年五十八歲。他由稱洪憲帝至逝世之日、僅八十餘日。然而中國從此入於各地軍閥割據的形勢、天下紛亂如麻了。

在此以前、由組織籌安會之時、孫文就繼續的建立了討袁的計畫、分別的派遣李烈鈞赴雲南、居正赴山東、宋執信·陳炯明赴廣東、黃興·程潛赴湖南、于右任赴陝西、着名的進行準備。

由法國歸來的汪精衛、一旦在上海登陸、携領陳璧君往香港去。到了香港、陳璧君上陸、

就由九龍、坐廣九鐵道的火車、歸國、汪氏却乘着該船、更往南行、參加了討袁運動。

在此歸國的旅程中、所詠之詩如下

自都司赴馬賽歸國留別諸弟妹

十年相約共燈光

一夜西風雁斷行

片語臨歧君記取

願將剛膽壓柔腸

在船中賦詩、寄與冰如女士、實在是黯然銷魂的離別。

悵望孤煙曷驛樓

零丁我亦汎扁舟

天涯不用遙相問

一樣輪聲一樣愁

(二) 廣東政府成立

在汪精衛客遊法國之期間內、中國方面、袁世凱雖然辭世、可是軍閥的專制、還是絲毫沒變。袁氏的時代、依其威望、中國曾一時統一、袁氏死後、中國又入於地方軍閥的割據時代、因其地盤擴張的爭鬪、四百餘州、又開始陷於內亂不息的苦惱、北京的政局、有段

祺瑞·張勳·馮國璋·曹錕·張作霖等、各種人物登場。那也不過與地方軍閥的連衡合縱、行其中央政權奪取運動。北京的政局、變轉像走馬燈一般、內亂不絕、中國的國土、漸歸於荒廢。

由袁世凱死後、至國民黨的北伐成功、十二年之間、是中國的混亂糾紛、四民塗炭的時代。

袁世凱死去的翌日、黎元洪從着新約法的規定、就任大總統、宣布了恢復舊約法與舊國會。然而黎氏也不過是個牌位、實力却握於國務總理段祺瑞之手。對於國民黨的停亂的彈壓、不過是以段代表袁罷了。國會也被以武力給解除了。

民國六年六月、依武力干涉、國會被非法解散、國民黨員、陸續南下、八月二十五日、南下議員、在廣東開非常國會、決議了軍政府大綱。八月二十一日、孫文由日本歸來、就任了大元帥。

廣東非常國會與軍政府、是攻擊段祺瑞的非法行為之罪的。以約法與國會的擁護為綱領、對抗北京政府。

從此長期的南北抗爭的時代，就開始了。汪精衛二度外遊歸來。此次由法國渡英國、過北海、經芬蘭·聖比得堡、由西伯利亞歸國、熱心於新廣東的建設。發起所謂『進德會』的道德會、而為社會改良家、大肆活動。當了廣東教育會長、盡全力於賭博的禁止、教育費的增加（較前增加三倍）立醫師的政府考試制度、又嚴重的行公衆衛生之取締等。有了餘暇、就組織委員會、關於法律政治、行以討論和研究。

他的當時的意見、以為在此離合集散的劇烈漩渦中、與其無益的浪費精力、莫若完成廣東的諸施設、建立新中國的標本。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歐戰告終、開巴黎和會、被命為廣東政府代表。可是他辭不受命、於是年春、非公式的渡法、這是他第三度的外遊。

直至民國十年、他在中國政界、沒有甚麼重大的表現、那是因為他性情淡薄、不願求權求勢、並不以樹立黨中黨、相互鬭爭為當。閑雲野鶴、在實際政治的圈外、悠悠自適、馳心於祖國的革命的前途、以期日月的飛躍。

在此歸國的期間中、他曾去訪問在日本江之島療養的胡漢民。在病床之下、十日之間、

親身扶持，以安慰胡氏。由於在北京的獄中，風聞胡氏之死而賦的詩，及此次的訪問看來，很足以證明他對於友情之厚了。

展堂養痾於江之島余往省之留十日歸舟中寄以此詩

平原秋氣正漫々

步上河梁欲退難

彈指光陰瀾可戀

積胸磊塊未能歡

巢成苦被飛鴉妒

露重遙知落雁寒

久立櫓聲帆影裏

不辭吹浪溼衣單

汪精衛如此的扶助孫文、努力於廣東政治的改良、黨權的發展、參劃了以上的新施設。他打算以廣東爲新中國的理想榜樣、非常的努力。在他的胸中、像舊軍閥的私制私慾、絲毫沒有、只有救國濟民的四字的理想、有力的在流動着。

晨起捲簾蘭已開

香入疎簾意尙猜

初陽欲褪幽花艷

更遣微風澹蕩來

他時常到七十二同志永眠的黃花園、於憑弔七十二烈士之同時、並弔最近逝世的表兄朱執信。

十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園七十二烈士墓下作

飛鳥茫茫歲月組 涕空饒欲雜悲呼

九原面目真如見 百劫山河總不殊

樹木十年萌蘖少 斷蓬萬里往來疎

讀碑墮淚人間事 新鬼爲隣影未孤

他還不僅厚於友誼。對於骨肉之親的敬愛，更是加人一等。在此歸國期中，曾往憑弔久別之胞姊兆琦之墓。兆琦字錡明，爲溫淑多才的女性，是最愛喜幼弟的一個人，其姊歿已十餘年，他在重陽節日，前往謁墓，作詩如下。

倉卒別吾姊 從茲生死殊

風塵久憔悴 魂夢屢驚呼

荷鍤憂仍火 聞砧淚易枯

斜陽趨歸去 回首斷墳孤

(III) 試 鍊

依孫文·汪精衛等的新廣東建設，頓挫的時候，忽然到來。陳炯明回到廣東，立刻就提

出辭呈，孫文向他加以開導，使他不辭職務，於五月二日，任命陳爲『兩廣總辦』，可是他辭不赴命。後來陳遂通於吳佩孚，同年六月十六日拂曉，襲擊大總統府。孫文在該襲擊的前數小時，乘『永豐』號的軍艦逃走。此時孫文、費盡數年間心血的著述及藏書，悉以陳故，而被燒燬。

陳炯明對於國民黨，爲『逆賊』爲『陳逆』或『陳賊』，爲『文化的叛逆者』已被烙上火印了。

孫文在『永豐』號（後改名爲『中山』艦）中，起居五十餘日，督促部下，努力奪還廣東，目的未達，於八月九日午後三時，受英國領事的招請，乘英國戰艦，午後四時，由廣東逃向香港，在香港又換乘露細亞皇后號，八月十三日安抵上海。直到翌年二月（民國十二年）歸還廣東，孫文是放浪於上海的，可是此時他還是苦慮焦思。孫文的廣東革命政府，雖然趨於沒落，孫文陷於失意放浪，可是在此時間內，却造成了異日國民黨的發展的計畫和基礎。

當時汪精衛，也逃於上海。

被部下的陳炯明所逐、放浪於上海之際的孫文、是非常憔悴的了。可是他雖在失意放浪之中、還沒忘了天下的事。他已依着反直派的合縱連衡、繼續的策畫打倒北京政府。

當時的北京、奉天軍退出關外、直隸派壟斷權力、奉黎元洪爲牌位的總統。孫文始終所憎惡的、是直隸派的專橫。此時爲孫文的密使、潛入於總統黎元洪身旁的、是郭泰祺。胡漢民出使於北洋軍閥首領的段祺瑞。張繼出使於湖北的齊燮元。

汪精衛由三度外遊、歸還廣東、就在此際。

時在奉直戰開始以前、北京方面、奉天派與直隸派、不斷的行激烈鬭爭。此時孫文、暗中聯絡張作霖·段祺瑞、對抗優勢的直隸派之第一次奉直戰結果、直軍得勝、張作霖歸於奉天、宣言東三省獨立。北京政局、歸於曹錕·吳佩孚之手。

(三三) 容共政策的真相

當時的大變化、由中國々民黨的內部興起。即孫文的聯俄容共的政策。

關於孫文的容共政策之經過、及當時中國共產黨之發祥、是必須知道的、茲略述如下。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加拉罕的署名的對華宣言、由蘇聯發出。此宣言書中、

是宣言俄國廢除對於中國帝政時代之一切條約、並放棄侵略的一切利權之旨。

因此而傾心於蘇聯的、不獨只是無經驗的青年、就是積辛苦於青年革命之孫文、也是其中之最有力者。

蘇維埃政府之基礎、鞏固以後、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即派遣代表馬林赴廣東、表示親善。孫文在廣東之北伐軍陣中、與馬林會見。以後民國十一年、發表孫文、約費宣言、與蔣夫爲五條協定、孫文極端趨於容共政策。

前此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以後、社會主義思想、輸入中國、以北京大學之李大釗爲中心的學術研究、亦行抬頭。

至民國八年、他們與俄國共產黨氣脈相通、在民國九年、上海興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在上海又組織了共產黨。

當時的首腦者、第三國際遠東支部幹事歐金斯基、翻譯楊明齋與陳獨秀·孫東英·周佛海·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等、秘密發行機關誌「共產黨」、努力於糾合各地同志之結果、遂於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沙、濟南等處、分別創立其組織。

復於民國二〇年七月、在上海開各地共產黨大會當。時的武漢代表、是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首領毛澤東氏。

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儼如旭日、蒸蒸日上、同時對於孫文之國民黨政策、開始加以嚴正的批判。

汪精衛關於聯俄的政策、曾有下列的敘述。

『至民國十一年冬（一九二二年）俄國代表約費、在上海與總理連名、發表了宣言、此即聯俄政策的起點。民國十一年六月陳逆、叛於廣州、總理以孤軍抵抗五十餘日後、遂亡命於上海。當時曹錕、吳佩孚二大軍閥、在北方肆行禍國殃民之行爲、南方尤有陳逆之叛亂、總理一人、亡命於上海、然其環境、又甚爲險惡。在該宣言之中、俄國援助國民黨抵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認爲共產黨、於中國方面、不能實行、所以俄國沒宣傳共產主義、只說援助國民革命。此宣言是共產黨的重要史料、也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史料。』

蘇聯於中國方面、已不宣傳共產主義、只聲明援助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所以爾來共產黨、也以此理由、加入國民黨。』

還有「容共政策、乃爲適應環境而採取之政策云云。」之說。

民國九年、廣東政府總裁岑春煊·陸榮廷、與廣東督軍黃榮廷、同降於徐永昌、而取消獨立。

孫文在上海、令許崇智·陳炯明等、逐驅岑的勢力、岑走於上海、陸逃於廣西。孫文於廣東軍民之歡迎聲中、歸於廣東。

民國十年四月七日、廣東國會、選舉孫文爲大總統、於五月五日就任。令葉業追擊逃於廣西的陸榮廷、十月自率大軍、由廣西出發、而行北伐。

段祺瑞聽得此事、爲先發制人、乃下討伐令與國民黨逮捕令。孫文此時發表了『第一次北伐宣言』

然而此次北伐、以部下的陳炯明（廣東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暗蓄陰謀、不輸送軍需品、不得已乃於民國十一年四月、率兵歸廣東、令李烈鈞·許崇智、進攻江西、一方面罷免陳炯明的本兼二職。

此後陳以被追、退於惠州、孫文於民國十二年復歸廣東。隨從約費在熱海的廖仲凱、也

於五月歸廣東。他傳達約費的「於國民黨的改組同時，必須以依革命主義而教育的軍隊，代替從來的傭兵，並因此國民黨，必須學習關於赤衛軍之俄國的經驗。」勸告，同時將所學的關於俄國之經營，報告於孫文。

於是孫文的容共聯俄政策，纔次第的進行。

後來國民黨北伐成功，中國統一完成，依此時所採用的容共聯俄政策之國民黨的強化，亦大有力量。

然於另一方面，至於招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對抗分裂，與蘇維埃政權的二重政權的對立，更向反共運動的對立等許多禍根的萌芽，已均於此時發生了。

(二四) 掌握國民黨政權

孫文一方面取容共聯俄政策，允許共產黨的勢力侵入國內，一方面還依着與既成軍閥的合縱連衡，而行政權的運動。

此時北京方面，依直奉戰爭而握天下大權的直隸派的吳佩孚，終將大總統黎元洪逐出，收買黨員，舉派內的曹錕為大總統。為當時有名的「賄戰。」

此時國會的權威墜地、輿論沸騰。

孫文藉此機會、又勃然興起、但是他知道自己沒有充分的武力、殊難成功、熟察當時的情形、欲打倒直隸派、必得聯絡張作霖與段祺瑞、方能有望、負此聯絡任務的、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受孫文的命令、潛入北京、去游說張作霖與段祺瑞、勸他們歸入孫文派、結果完成了使命。

不久以後、在北京舞台、大演打倒直隸派的一幕、那實是依汪精衛的三寸之舌而結成的。

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未明、馮玉祥在北京行猛烈的政略、大總統曹錕、先被監禁、吳佩孚也以馮玉祥・張作霖的兩軍、腹背受敵、遂由天津從海路亡命漢口。

所餘的殘軍、以奉天軍劇烈的追擊、幾乎全部瓦解、直隸派的武力統一、也化爲一場黃梁之夢。

馮玉祥猛烈攻略以後、產出以黃郛爲首腦、馮玉祥・張作霖及國民黨的三派聯立的攝行內閣。不久以後、段祺瑞又爲臨時執政、收拾時局。

孫文應段祺瑞的招請，又得進入北京。他於十一月十三日，由廣東出發，十七日至上海，又經由日本，二十三日至長崎，二十八日到神戶，行有名的「大亞細亞主義」的講演，希望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日本的協力。以後由神戶出發，十二月四日到天津，與汪精衛等會合，十二月三十一日到北京。

(二五) 孫文與段祺瑞

孫文爲解決時局，主張必須召集國民議會，十一月十一日，發時局解決宣言，將軍閥的政權奪回，返還國民，廢除不平等條約，謀恢復中國的獨立。

孫文到天津，即到張園吃午飯。以後又去訪問張作霖，談話及在途中，約費三小時的工夫，孫文以不慣於受冷，又加上船中的勞頓，遂患了感冒，肝臟甚痛。病勢逐漸的增劇，爲絕對安靜，謝絕一切的歡迎會，一方面請德國的醫師瑞米得診療。靜養十餘日，始稍見愈。段祺瑞使葉恭綽、許世英二人爲代表，迎孫文入京。當時在京津地方，有北京的外交團，要求以尊重條約爲臨時執政承認的交換條件的風聲。

孫文知道了段祺瑞果然如傳聞所有，向各國公使館送達過公文，當時憤怒已極。乃說道、

「我們在外部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還要尊重不平等條約嗎！你們爲陞官爲發財，纔那麼去做吧，那不是不歡迎我們嗎！」

孫文以此激怒，肝臟又腫，覺得硬固。以在天津已無治療的方法，遂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進了北京。

汪精衛此時，一面勸止孫文的激怒，一面關於條約問題，與葉恭綽·許世英二人，行種種的折衝，結果要向臨時執政段祺瑞，試談救濟案。段祺瑞在書面上聲明

「政府贊成國民之條約改正的要求。」

外交次長也回答以

「執政府對於孫文的不平等條約廢棄運動，完全同意。」

但是在口頭回答中，絲毫沒有這樣的意味。

在北京病勢轉劇的孫文，關於國民黨須參加善後會議與否，及開國民會議如何解決其他問題等，早已得到成案。但以醫藥罔效，命已垂危，在二月二十四日午後三時，一個看護婦來報告說，病已瀕於危險狀態，若請其遺言，得趕快請問。當時國民黨的同志，爲作萬

一之準備、都極力主張須記下總理孫文的遺言、並請其署名、以爲國民黨永遠遵守的信條。當時託汪精衛作此準備。汪聽得看護婦的報告、卽與孫科·宋子文·孔祥熙、共到病榻之前。

孫文仰望他三人的面孔、問道、

「你們有甚麼話說嗎？」

他們答道、

「我們終日的祈禱總理早占勿藥、可是醫師說趁着總理安靜之際、可以去請說一些話。那種話就是二、三年、不、十年二十年以後、還能有其價值存在。我們今天特來聽總理的話。」孫文一聽說道、

「沒有必要吧。病好了再向你們說吧。就是萬一不好、也沒有甚麼對諸士可說的話……」

蓋總理的意思、還以爲能够生存在下去、爲革命盡力。當時汪精衛進一步說、

「總理的病、一定會好的。然而好了以後、最低限度、也得需要一年以上的修養。所以請總理賜下幾句話、我們好有所遵循、以完成總理的事業。」

孫文說道、

『據我看來、你們是很危險的啊！我若死了、想敵方一定來軟化你們。你們若是抵抗、敵方也許加以殺害。你們若躲避危險、一定就要被敵軟化。那麼我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當時孫文、鑑於第一革命之後、國民黨員、多被袁世凱收買、自行軟化、忘掉革命主義、恐怕今後還難免這種危險、所以說出此話、以嚴戒黨員。

汪精衛深知這種事情。聽得總理的戒諭、知道總理是悲懼此事再發生的、當時說道。

『我們隨同總理奮鬥二十餘年、從前是恐怕有危險的、然而今後は沒有可怕的了。已往沒被敵人收買、今後更不能被敵人買收的。只願總理告訴我們些話、俾便有所遵守。我們可以得到一定的方向、往前奮鬥……』

汪精衛又繼續說道、

『您平日常向我們說過的話、就是很好的。』

孫文點頭贊成。汪氏又說、

『我把總理常說的話寫出來、請總理過目。』

孫文又點頭贊成了。

汪精衛把已預備妥當的一枚用紙，取出來念給孫文聽。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遵照余所著之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大會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孫文給有名的黨同志留的遺囑及給家族留的遺囑，直傳至現在，那都汪精衛代為起草的。

孫文聽完，點首贊成，說道、

『很好，我很贊成。』

不多工夫，家族裏有一人說道、

『先生關於黨務，已竟賜了些話，請關於家族，也賜些話吧。』

孫文一聽說、

「好。說甚麼呢？」

汪精衛又拿出第二張紙讀道、

「余爲盡瘁國事、未治家產、所遺之書類・衣類・住宅等一切、均與我妻宋慶齡、以爲紀念。余之子女、今已長成、得以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至囑。」

孫文聽完、又點首贊成。說道、

「好、我贊成。」

汪精衛又請求道、

「總理贊成了這二張文書、請今天署名、以此爲總理的話……」

孫文又贊成了。說

「好、我署名。」

汪精衛開門出去取墨。宋夫人坐在戶外的應接室內、見門開放、就走進室內。孫文見夫人進來、爲不使他有絕望的心情、向汪說道、

「今天先不簽字、等過幾天再改一改吧。」

汪氏等四人、遵照孫文的話、就沒再求署名、爲使其安靜、而退出病室。

汪氏代理起草的此遺囑、直至中國的自由與平等的達成、不、永久爲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事蹟、與孫文之名、同被傳於後世了。

二月二十四日以後、以孫文的身心都很勇健、生命又延長十餘日。他的勇氣、絲毫沒減、態度也安然自若。精神更是清明。一切的雜念、消滅淨盡。只有東江的軍事、不去於心、時常打聽各同志。同志報告說、

「我們廣東軍、占領了潮州汕頭。許總司令（崇智）蔣校長（介石）進了汕頭。湖南軍占領博羅河源、楊總司令、由石龍進軍博羅、已駐屯於博羅。胡（漢民）留守廣東、維持治安、向各軍供給武器食糧、故非常得力……」

孫文聽得此種報告、非常的放心、然後說道、

「給打個電報、告訴他們不要苦害百姓。」

他直到臨死、也沒忘掉了愛護民衆。他雖然以田野爲戰場、但是爲的百姓的解放、爲

的愛護百姓。因之爲減輕戰禍、這樣告戒胡漢民。他雖然主張戰爭、但是與軍閥的混戰、其目的是迥然不同的。

三月十一日的正午、孫文將同志及家族喚到面前。

(二六) 孫文之死

三月十一日正午纔過、孫文將同志及家族喚到面前說道、

『我要別同志而去啦。』

把汪精衛喚來說道、

『把前幾天預備的二張書類拿來、今天要署名啦。』

汪精衛把二張書類拿出、夫人將孫文扶起、乃親筆署名。署名完畢、又把家族喚至近前、一々の託咐後事。然後又向同志說、

『我此次放棄廣東、而來北京的、是在於謀和平統一。我所主張的統一方法、是在於開國民會議、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設新的國家。現在病在垂危、生死倒不成問題、而沒能完全實行數十年間爲國民而定的主義、深爲遺憾。我現在唯望諸君、繼續努力、爲開國

會及達到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目的、而行奮鬥。如是則我死也瞑目。」

此後呼吸也逐漸困難、精神也愈形疲倦、連續着說四五句話都不能了。在氣息奄奄之中、於三月十一日之夜、還連續的反覆說、

『和平』『奮鬥』『救中國』三句話。

十二日早三時、又清醒了、可是此時已口不能言啦。到八時三十分、孫文乃辭別了自己所創的中華民國、歸於仙鄉了。時年六十。

(二七) 孫文死後

醫師報告了孫文病難再起、汪精衛求遺言的時候、孫文會說、

『據我看來、你們是危險的、我若死去、敵方必定來軟化你們云々』

在前節已竟敘述過了。

果然不錯、爲開催善後會議、要請孫文北上的段祺瑞、一見孫文長逝、也就企圖壓迫或軟化國民黨了。卽三月十二日孫文長逝、還沒過兩天、段祺瑞就命閉鎖國民黨的北京機關報紙『民國日報』、並逮捕其經理人下獄。不特此也、又不許開國民會促進會。因爲段本來

是反對孫文之此種主張的。

段祺瑞對於國民黨加以強力壓迫，派安福派的人員，赴各地收買國民促進會的會員，及國民黨員。馮自由·馬君武·鄒家彥等，就是此時被買收的人。

孫文死後，黨內已有內訌之兆。當時汪精衛·孫科等，隨從孫文在北方，孫文長逝後，他們在京津之地，度了數月，其間廣東的權力，歸於留守的新右派的蔣介石·胡漢民·許崇智等之手。黨內左派及共產黨，見此形勢，即使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促汪歸廣。汪歸廣後，於包羅廷指導之下，七月一日，組織國民政府，被任爲政府主席，然於同年八月二十日，偶然有廖仲愷的暗殺事件突發，以與此有關係的嫌疑，乃驅逐胡漢民·許崇智，而作共產派的代表，與新右派的蔣介石，成了對立的形勢。因此在廣東的汪精衛的名望，頓時提高。以此事件爲契機，反共產派，難以在廣東停留，遂赴北京，在安置孫文遺骸的西山寺決議了驅逐共產黨。出席者有鄒魯·居正·譚振·林森·張繼·謝持·戴天仇等。後來被稱爲西山派。

民國十五年，於右派指導之下，在廣東召集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結果歸於國民黨左派大勝、中央委員、被左派獨占、政府首腦部、林祖涵爲農民部長、譚平山爲組織部長、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均爲有力的共產黨幹部所擔任、西山派及其他
的分離派、分別的被宣告了處分。

西山派也於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以孫文的正統派自任。

黨內的左派並共產派、與國民黨右派的對立、愈形激烈化、國府、黨部以及其他一切的團體、完全日夜循環的演此兩派的衝突劇、而此國民黨內的左右對立、遂至延於黃埔軍官學校之內了。卽校內青年軍人聯合會（左派）與孫文主義學會（右派）成了對立之勢。

汪精衛當時以在北京、沒有參與此種紛爭、然而由廣東方面、頻來關於黨的內訌情報。陳璧君及同志們、都以爲汪不速歸、將難於收拾、故頻催汪歸、因此之故、汪精衛遂歸廣東、投入此內訌的旋渦中。

歸來一看、見廣東的政情、完全歸於顧問包羅廷的領導之下。包羅廷的意思、是欲以廖仲愷爲政府委員長、使造成政府、然而胡漢民等右派的反對、非常強烈。所以以胡漢民爲中心的、可謂深爲得計、按胡漢民、係才現於外的神經質、確實具有革命家的態度、繼承

孫文之衣鉢的、必得先舉胡漢民。汪精衛是粗大的膽汁質、非常柔和、處々都表現着那火一般的熱烈感情及毅力、文才口辯、均能使大衆悅服、在青年黨員之間、是最有人望的。廖仲愷的圓滑、像商店的掌櫃一般、是中國同盟會成立以來的老同志、爲樸素的實際家、不很現於表面、隱然成爲黨內的財政家。

汪氏雖然不像廖氏那樣的近於共產黨、然爲國民黨左派之指導者、對於共產黨具有相當的理解。

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黨行急角度的政策轉換、在包羅廷的指導下、在廣東造成最初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被推舉爲政府委員長、同時又被推爲中央委員會政治會議々長。孫文若是生存、自然是應居此首座的、而汪精衛居此首座、多少也有幾分尸位的傾向。

然而在本年八月二十日、突然發生了廖仲愷的暗殺事件。以有關係的嫌疑、新右派的頭目胡漢民被捕、而且以代表的名義、被莫斯科所追。被稱爲「孫文之下、最有勢力的政治家中」一被暗殺、一被追捕、所存在無事的、只有汪精衛一人。無怪乎汪之名望與實力、一時大振。加上廖仲愷死後、共產派與左派、都由衷心推舉汪精衛、所以汪的聲望、至與包

廷羅、同時風靡廣東。

此際汪之得意、恐怕是絕頂了吧。然而竟有意料不及的競爭者出現。新出的競爭者、即自民國十二年以來、依據黃埔軍官學校默默練黨軍的蔣介石。蔣氏擁有自己養成的新銳之國民軍、自奏驅逐廣東地方的舊軍閥的大功以來、其勢力忽然抬頭、爲國民政府內唯一的有實力者、開始與汪精衛對立。

該校代表廖仲愷被暗殺後、汪精衛作了軍官學校的代表、然與右派的蔣介石、不能融合、因之新的內訌、又開始了。

(二八) 中山艦事件

實力派的蔣介石、斷乎行武斷政略、決心一掃共產派及極左派。至發生有名的「中山艦事件。」

三月十八日夜、蔣介石接受了二個報告。一個是

『中山艦突現於黃埔江、敵向軍官學校』

的報告、一個是

『同時共產黨、對於國民黨、計畫有推翻的策略』

的報告。蔣介石聽得這兩件報告，二十日突然將學校包圍，同時對全市的共產黨、施以武斷的政略、追放了包羅廷等十八名的俄國顧問。同時海軍局長的中山艦長李之龍、也被拘留。這確實是蔣介石所以爲蔣介石的斷然的辦法。不特此也、關於此事件、政府委員長汪精衛、也有些流言蜚語、謂其與有關係。陳公博所題的「第三次全體會議的價值」中有下列的一段話。

『關於三月十四日的中山艦事件的經緯、據蔣介石自己所說、汪精衛三月十八日、請蔣介石與俄國代表參觀中山艦、其計畫是蔣介石若出來參觀、就乘機捉獲、以中山艦、將他遠謫於俄國去。由於這個目的、汪精衛給蔣介石掛了三次電話。此計畫是汪精衛、汪夫人陳璧君及俄國顧問、乘機而立定的。』

這乃是一種無根據的流言、汪精衛關於此事、是絲毫不知的。陳公博自身也曾說、

『汪精衛不是舞弄這樣陰謀的人。是蔣介石神經過敏、起了錯覺、而行最武斷的辦法。』

不但陳氏這樣說、就是事實上、也是在不久以後、就明瞭了那是反對派、將蔣氏的僞命

令書，交與中山艦長李子龍，散布了種々の謠言。在四月三日，蔣氏自己聲明了對於中山艦事件的誤解。

然而不問事的真相如何，自此事件發生，可見右派的積極的進出，乃是非常露骨的。汪精衛也不能安居了。汪精衛的爲人，若是爲主義，爲黨國，是具有奮不顧身而行戰鬥的強固的意力，但是在黨的內訌的私鬪之際，他是沒有勇氣的。於劇烈之時，只是退身遠引。汪精衛具有那樣的聲望，始終沒有所謂「汪黨」的強固的黨派的，即由於此。

蔣介石脅於流言蜚語，對於政治委員會與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汪精衛，事前沒有甚麼報告，即出此武斷的政略，乃是不當的處置。可是汪精衛並不與之強爭。竟於蔣介石的右派攻勢積極化的同時，飄然遠去，於五月初旬，秘密的走向香港，繼續又外遊法國。

汪精衛關於民國十五年三月，亡命於法，有下列的敘述。

「民國十四年冬，廣東統一，十五年春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再確定容共政策，廣東統一告一段落，然而總感覺似乎要有甚麼事件發生。西山會議派，與蔣介石聯絡，決定了打倒汪精衛的策略。當時因我二人共同奮鬥，所以他們圖謀使我二人分裂。於是決定了各個

擊破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事件、此策略成功、我以蔣同志將來定會了解的、故自動的放棄職權、離開廣州。離國以後、與國內同志、鮮通消息。那是因為蔣同志理解一切的時候快到來啦。又爲避免一切的離間與挑撥、故守緘默、一言不發。如果諸君若說我不應當辭職、不應當離國、離國能使黨的裂痕、愈形深化、則我是甘受諸君的叱責的。我離廣州到法國、安心讀書、但一見革命勝利的報、就非常放心、一見某同志戰死、就悲痛難堪。九·十月之際、患病甚重、曾行絕對的安靜、十二月以後、逐漸痊可、頻接中央（武漢派）及蔣介石同志的電報、催余歸國。本年（民國十六年）二月、蔣同志來了一紙電報、電文爲

「你若不歸國、我就要離國啦。」

當時心中、深爲不安、不能繼續讀書、心時常離開書籍。以後又來一紙電報、報告的是「黨是要分裂啦。」因此之故、我不得不歸國了。」

根據以上汪氏的自述、當時的情形、很可得窺全豹。汪氏的自身、以周圍的空氣不利、他以爲如於事件發生後、仍居廣東、有被促進與蔣離間的危險、於黨國之發展、大爲不利、故遂默々然亡命於法、不與本國同志通信、而只讀書於異邦。他這種行爲、很足以表現出

對於黨國的忠誠、及天性的淡泊啊。

「孫文的三隻鳥」廖仲愷被暗殺、胡漢民亡命、汪精衛外遊。黨的中心、完全失掉、只有蔣介石的聲望和勢力、壓倒全國民政府。

握全權力於掌中的蔣介石、開催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遂討議決定了黨務整理案。

(一) 共產黨員於國民黨各高級部、委員不許居三分之一以上。(二) 共產黨員不得爲國民黨中央各部各長。(三) 他黨員如入國民黨者、要報告其原黨籍。(四) 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五) 國民黨員推舉代表、組織與共產黨聯席會議、作成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名簿、提出於國民代表。——該整理案、條款如此、對於共產黨、已加以強力抑制。其結果組織部長譚平山被罷免、蘇聯的顧問二名、也被驅逐。

蔣介石當時、並沒想要把聯俄容共政策放棄。不久以後、與胡漢民一同將顧問包羅廷、由浦鹽喚回、依然加以優厚待遇。

那時的國民黨、已不是以前的國民黨了。民國十二年基於包羅廷的獻策、徹底的改造組織

的國民黨、逐漸的成爲鞏固的革命團體了。民國十五年一月、於廣東等八省、成立黨部、綏遠等特別區、亦有黨部三處、廣東·漢口·北京三特別市、有特別市黨部、國民革命軍四軍隊內、也有特別黨部、共計有黨部十八處。以後愈形發展、黨部所在擴及於國內二十四省·八市·八軍隊。

於是獨裁者蔣介石的國民黨、遂獲得五十四萬的黨員、聲勢日盛。他乃以強化的國民黨的勢力、虎視眈眈、要登北伐之途。

汪精衛以國民政府委員長的資格、終不免登外遊之途的理由之一、是以汪爲首領的文治派與蔣所率領的武力派二者之間、對於北伐的時期、意見不能一致。

以汪精衛外遊於法、蔣介石易於統理國民政府之議、至得以興北伐之師。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當日卽於廣東市民歡呼聲中、興起北伐的大軍、向北進行。

先有第四軍獨立團葉挺部隊、擊破孫傳芳的唐福山的部隊、七月十三日、唐生智占領了長沙。此時蔣氏對於將士、曾下以「我將們要各修其身」的訓辭。

北伐軍、全軍一心、勢如猛火、所向無敵、於八月先占領湖南、旋入湖北。蔣介石爲在前線督戰、身入湖北、與北方軍閥的巨頭吳佩孚行歷史的大會戰。

由八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之間、行晝夜的大擊戰後、北軍遂被擊退、一世英雄的吳佩孚受了不能再起的重大打擊。

革命軍的壓迫、越發告急、吳佩孚頻向友軍孫傳芳求援、而孫傳芳却袖手旁觀、不發救兵。他以爲北伐軍與吳佩孚軍相爭、必有一傷、自己可以坐收其利。因之北洋系的軍隊、以北伐軍的關係、遂陷於自相殘害的運命。

(二九) 北 伐 完 成

於汪精衛去國以前、應汪之招而歸上海的蔣介石、於民國十七年一月九日、以依「各派的希望」的名義、復革命軍總司令之職。由二月二日、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決定了黨部及政府的新組織、又大舉北伐之軍。

此時正面的敵人、爲奉天的軍閥張作霖。吳佩孚將軍、以一敗塗地、士氣沮喪、不能獨力抵擋革命軍的銳鋒、由於早日結束北洋軍隊的見地、組織了「安國軍」、而孫傳芳·張宗

昌·張作相·吳俊陞等、推戴張作霖爲海陸軍大元帥。張作霖於北京懷仁堂就任、發表軍政府組織、並發表了代表行使中華民國統治權之旨。

二月九月、蔣介石於徐州開軍事會議、區分全軍爲四集團軍、決議了積極進攻之辦法。

第一軍總司令蔣介石、第二軍總司令馮玉祥、第三軍總司令閻錫山、第四軍總司令李宗仁——國民革命軍、由四路向北京攻來。戰勢是一進一退、蔣介石所統領的第一軍、雖然在途中與日本軍之間、起了濟南事變、停頓一時、然而大勢却頗利於國民革命軍隊。

閻錫山的山西軍、於五月末占領了張家口、在南部陷了石家莊及保定。馮玉祥軍也於五月三日略取順德、十三日陷了德州。敵軍退於滄州、此地亦被繞過濟南北進的南軍、於六月二日占領了。

張作霖在天津、恐怕歸路被敵軍遮斷、乃棄了北京、反向奉天、他坐的火車、於四日午後五時半、將入奉天驛時、有炸彈爆裂、將專用車炸碎、張氏身負重傷、數日後遂死。

國民革命軍、從四路前後入於北京、在七月六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四軍總司令、向西山碧雲寺孫文的靈柩、報告了北伐完成。

北方既定、革命軍乃轉向東南五省、九月八日、孫傳芳布告了宣戰、然時期已竟晚了。九月二十日、南昌陷落、雖然一時奪回、然迫於浙江省的獨立之報、不得不再由南昌退出。緊接着九江、湖南的諸要地、均歸於革命軍之手、十一月八日、蔣介石進入南昌。

(三〇) 南京與武漢的對立

蔣介石的軍事行動、大告成功。而另一方面、於黨內又發生了可怕的內訌。在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的軍內、多有共產黨及左派的將校。因之以此爲背景、集於武漢的政客、共產黨系頗多、有要侵奪蔣介石的獨裁的勢力的。於此相對的、在南昌蔣介石的麾下、聚集了許多黨內的右派。

於是武漢與南昌、成爲黨內左右對峙的形勢。左派稱蔣介石爲「新軍閥」、對於南昌派、究責蔣介石的獨裁、不呼以軍閥、大喊「打倒老朽昏庸分子張靜江」興起反對的氣勢、蔣介石深爲憤慨、大加論駁、而徐謙於「民國日報」在堂々的自己署名之下、以「何謂獨裁」爲題、痛駁蔣之態度。蔣介石對於武漢派要加以武斷的政略、給第四軍長陳銘樞、下個秘密命令、以唐生智麾下及陳自身的部下的倒戈、全然失敗、陳銘樞提出辭呈、走於姑嶺。

民國十六年三月一日、預定在武漢開第三次全體會議的汪精衛、於中山艦事件發生的同時、稱病而亡命於法國、然而他在左派間的聲名、越發的高揚起來。

汪精衛的國民黨的聖人之名、即由此時而起的。共產黨以爲利用汪氏的名望、與蔣介石對立、爲最上的方策、遂起『迎汪運動』。此運動不久即遍於全國。

左派與共產黨的『迎汪運動』、愈形劇烈、蔣介石與汪精衛二人的名、在中國人的腦中、都以為是創建中國的一對砥柱。

第三次全體會議、是招集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三十餘名的武漢派的會議。

主席團內、舉有汪精衛·譚延闓·孫科·顧孟餘·徐謙·宋子文·譚平山等七名。蔣介石被除於該團之外、其政權的低落、是最堪注目的。

蔣的革命軍總司令的地位、雖然沒被剝奪、但爲牽掣其軍權、於總政治部外、新組織了軍事委員會、舉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唐生智·程潛·鄧演達·徐謙等七人、爲主席團。

國民政府委員會二十八名之中、右派沒有達其半數。以主席制度廢止爲理由、將蔣介石

由從來的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主席、降爲平委員、縮減其關於政務的權限。

在國民政府的各部長中、共產黨與左派、異常的進出、共產黨的譚平山、爲農政部長、蘇兆徵爲勞工部長。

此時蔣介石以破竹之勢、占領了江南。對於外國居留民的暴行、南京事件、上海事件、對於揚子江航行外國船不法射擊等的不祥事件、相繼發生、蔣介石遂成爲國際糾紛的中樞。

武漢派與蔣介石派對立之間、汪精衛後來關於此項、曾有下列的言論。

「此裂痕的發生、不是由於同志之間的意氣之爭。也不是由於私利慾之念、完全是由於同志間的工作上的注意之點的分歧……一方（蔣介石派）注意清黨（共產黨系勢力的驅逐）他方注意於黨權的向上。由於注意點、招來言論的衝突。同志之間、雖說沒以干戈相見、然而觀此裂痕、其可痛心之點、有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民國十五年九月八日南京第二次歡迎會席上）」

（三） 蔣的挑共政略

在此武漢與南京的對立中、汪精衛由法國飄然歸來、四月十日到武漢、當時曾有盛大的

歡迎會。全國青年、如迎凱旋將軍一般。汪馬上即與武漢要人會見、詢問近況。

蔣介石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決行對於共產派的強烈政略、繼而又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的消息、達到汪精衛的耳中。他每日以電報對此加以反對、並努力阻止其實行。然而此方言之諄々、對方聽之渺々、至四月十五日、始知蔣側確實照傳聞的消息實行、武漢政府、在十七日、決定將蔣介石免職、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宣言實行三民主義、對於反三民主義者、認作是叛徒、必加以處分、並發表勵行清黨的手段。

武漢與南京的對立、至此愈行決裂、漸展至以血洗血的鬭爭。

五月二十一日、國民黨在長沙實行以武力排擊共產派的策略。

當時以農工糾察隊、纏赤色腕章、五月十九日襲第三十五軍留守部隊、奪取武器、逮捕第三十六軍的傷兵、傷第三十三團的巡察將校等過激的行動、第三十三團長許克祥、率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兩團之兵、於二十一日夜、襲擊彼等糾察隊及共產分子集窟的總工會、省農民協會、商民協會、農工糾察隊、工運講習所及工運訓練班、其他的左翼學校等、破壞各機關、捕首魁賀國華·黃龍·蔡新民等、省黨部的共產分子鄭壽荃·戴述人·夏驥等逃

亡、演成大市街戰。

當時包羅廷等蘇聯代表及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於長沙事件、須加以嚴重的處置。

汪精衛依然持續容共主義、欲使南京武漢妥協、對蔣的政略、甚為反對、為阻止其實行、每日以電報警戒蔣介石、然已一度崩壞之土堤、是不易於堵塞的。由上海着手的蔣氏的白色迫脅、其勢力之範圍、已及於廣東·江蘇·福建·浙江等地。

事已至此、莫可如何、武漢政府、於四月十七日、決定了將蔣介石免職。蔣介石於十八日、也於南京使國民政府成立、選任古應芬·伍朝樞·蔣介石·楊樹莊·蔣作賓·鄧澤如·宋子文·汪精衛為政治會議的委員。此中有汪氏的名、是有謀略的意味、萬不可以忽視的。由此武漢與南京的決裂、愈形表面化、共產黨的暴露戰術、對於武漢政府、越發的威脅起來了。

汪精衛最初所想的使容共政策繼續及武漢與南京政府妥協的計畫、事實上已不能實行了。此際或是放棄容共政策、或是以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開始行以血洗血的鬭爭、二者是必。

得取其一的。

(三二) 可怕的共產黨之陰謀

六月一日、蘇聯代表路易、來訪汪精衛、曾有可驚的會談。

「莫斯科來的決議案、已到了我和包羅廷的手裏、您已竟看見了嗎？」

路易說出這樣的可笑的話、所以汪氏答以沒見、他說那麼把我這份給您看看吧、就把決議案遞與汪氏。一頁是俄文、一頁是路易譯成的漢文。

汪氏看見這個決議案、覺着實在是關於黨國的重大的事情、乃以毫不在意的面孔說、把這頁給我不可以嗎？路易略為躊躇說道、

「今天晚上再給您送來吧。因為有必得加以訂正的地方。」

該文書的大意如下。

秘密訓令的要旨

- 一、設法收回中國版圖。
- 二、破壞各國在華權益。

三、驅逐國民黨中之領袖。（舉出蔣介石·汪精衛·譚延闓等）

四、與農工聯合一掃反動派。

五、隨同革命之成功依第三國際之命令行黨之改組。

汪氏將此決議案原文、立刻就交與主席譚延闓、以供諸同志的參考。

路易於六月十五日、又提示於汪氏一紙密電、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 在中國速行土地公有（共產制）但其方法、是不待國民黨中央部及國民政府的命令、秘密使農民自動的掠奪地主之土地。

(二) 在湖南湖北、編成共產黨兵二萬、農工的兵五萬、以此七萬兵代替革命軍、使當軍事。

(三) 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有自由思想者、完全驅去、以各種農工會的首領們代之。

命令以上三項的電報、是由第三國際本部、發到漢口的、包羅廷及其他顧問、絲毫也沒洩露於國民黨側、企圖秘密的實行。而路易將此示於汪精衛的、是因爲國民黨右派與左派

對立抗爭的緣故。左派當右派的攻勢、除與共產黨連結外、別無生路、所以此種秘密的訓練、不能不洩於左派、並且於實地進行上、也早置於國民黨之要議的、是以爲他日可以得到良好的結果、所以纔暗中給汪精衛看。

可是包羅廷、却是不一樣。左派現在雖然與共產黨連接、但是不是共產黨、依然是國民黨。若是看見此議案、一定是和共產黨決裂的。他因爲存着這種理想、所以始終是嚴守秘密。包羅廷以存有此種觀測、所以對於路易的輕率行爲、大加斥責、並驅出武漢。

(三三) 武漢合體與蔣之下野

汪精衛始終是三民主義的使徒、而不是共產黨的信徒。急忙到鄭州、與馮玉祥協議、六月十三日、又回武漢。乃集合中央黨部內的非共產黨的同志、協議與共產黨的分離的方法、一方面又集合非共產的武裝同志、向他們發表了路易所交付的決議案、使他們監視軍隊內的共產黨的策動。

六月二十八日、將武漢民衆運動的淵藪的總工會糾察隊、由武漢衛戍司令部、以第三十六軍(唐生智部下)的軍隊、解除武裝、當時解散。包羅廷聽得這個消息、卽不能再留武

漢、乃脫逃離開中國。

由於此事看來、可知共產黨是拗於進行勞動者革命、而反抗國民黨了。

此間雖然有許多的經過、可是武漢與南京、却同時驅除共產黨了。驅逐的結果、遂成爲兩派合體。

八月八日、南京的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蔣介石·胡漢民·李烈鈞·鈕永建·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連名的電報、達到武漢的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孫科·程潛·朱培德·張發奎等的眼下。電報的大意如下。

「……：共產黨如全部由國民黨脫退、黨中之人、應當合力講究善後的政策、兩派決不應該再行爭執。應當開中央全體會議、促進大會的進行。希望早日徹底的加以整理、在南京會合之事、乃是武漢同志、早已決議的、故希望武漢同志、速爲集合……：」

當時武漢側、以蔣介石的下野爲條件、贊成了此合體的辦法、當時南京派的內部、反蔣的空氣、也很濃厚、機警的蔣介石、正當孫傳芳的南下猛攻之中、先使合體、後欲收全勢力於手中、於八月十二日、突然赴上海、會見自派的有力者、合議應當採取的態度。結果

議決以蔣氏以此時下野爲上策，遂於十三日，發表了長文的下野宣言，十四日即退隱於故鄉奉化，九月末飄然而赴日本，經雲仙・神戶，十月十三日到了東京。

此後不多日子，武漢派、南京派、西山會議派三派會議的結果，成立了中央特別委員會，汪精衛被舉爲該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外交委員會委員，中央黨部組織部長等。唐生智一派，反對廢止武漢政治分會，努力於再設武漢政治分會，調停奔走，終歸失敗，唐生智的討伐令，終被發出，乃赴廣東，就任廣東政治分會主席。

此際黨國的糾紛，愈形劇烈，汪促蔣介石歸國，蔣由日本歸來，即於上海和汪會見，乃彼此提携，開催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的準備會議。適於同年十二月，偶有廣東共產黨暴動，汪精衛難辭其咎，遂發出退出政界的聲明，又外遊法國。

(三四) 改組派的工作

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有聖人之稱，可知其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重要了。汪氏在國民黨內的歷史，較蔣介石爲久，自從追隨孫文以來，已經過二十餘年，可稱爲國民黨的元老中第一人。但是在黨內形成汪精衛系，却是屬於由國共兩黨對立的激化以來，比較的近年的事實，

較比蔣介石系、晚的很多。原來汪精衛不是造成黨派的人，他最厭惡造成黨中黨、互爭勢力。可是自前之外遊的時候，國內興起『迎汪運動』以來，他在黨內的聲望，有非尋常可比的，不過那時只是人望，並沒有形成『汪派。』他的唯一的黨與，只有所謂的改組派。

實際說來，這個『改組派』也不是他造成的。是於武漢、南京合體的當時，自然發生的副產物。當時國民黨的左派人們，既不能流入共產黨，又不能爽然加入右派。因之遂趨於汪精衛的行動，走於廣東。於廣東的失敗的同時，脫離了中央黨部，多集於上海，這些人們，於汪氏的外遊中，造成『改組派』，還不僅其思想與政治上的立場，與汪相依，即其運命，也是與汪相共，所以雖然在汪的外遊中，他們自然是以汪為首領，而為迎汪之舉。『改組派』的結成，是在民國十七年，其主要的人物，為陳公博·王法勤·顧孟餘等。

民國十七年的各改組派，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於此會議下，宣告其分裂，將沒有國民黨名籍的共產黨投機分子——施存統等——由改組派行以驅逐。將改組派成爲純粹國民黨左派的集團。當時汪精衛，正在法國暫住，對於改組派，也不過僅爲名義上的領袖。自然實際的指導權，是在陳公博·王樂平等的掌中。改組派雖說是汪精衛系的一

部分、但不是完全代表汪精衛系的、在所謂的汪精衛系之中、還有不屬於改組派的。顧孟餘等、就是其例。

在此改組派的構成分子中、有陳公博·顧孟餘·曾仲鳴·陳樹人·褚民誼·彭學沛·潘雲超·郭泰祺·甘乃先·王法勤·陳嘉祐·白雲梯·恩克巴圖·何香凝女士·陳璧君女士·柏文蔚·郭春濤·朱霽青·周佛海·高宗武等。

民國十八年初、此改組派發表了『關於最近黨務的宣言』的炸彈的宣言。此宣言雖然與汪精衛沒有關係、但是很足以使蔣氏一派喪膽。該宣言中、有下列的痛烈言語。

『……北伐勝利以後、黨中的腐敗分子及投機分子、以爲地盤已得、可以握住權力……將由北洋軍閥手中奪取來的政權、分配於黨徒之間。對於人民的權利、毫無所補、生命財產及自由、也毫無保障、與北洋軍閥、毫無所異。……這不過僅是變換統治者個人、不是變革政治的革命、實在是失掉了革命的意義。』

還有痛擊第三次全國代表會議、爲蔣的私黨化之論。

『……北洋軍閥、成爲萬惡之淵藪的、不僅是人的不好、實在是由其違反民主主義的軍

閩官僚的專制々度、招來如此的結果。此專制々度、不論用何種名義、行以模倣、以蹈北洋軍閥的覆轍、是不成的……」

此「關於最近黨務的宣言」就是向蔣介石投下的言論的炸彈。然而與此相呼應而起的、並不是「沒有求自由與民權之覺悟的民衆」、却是痛烈攻擊宣言的「封建勢力」的代表者地方軍閥。

民國十八年三月的編遣基本會議及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地方軍閥的兵權與財權、見出逐漸的被中央所吸收的情況、由三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在廣西及西北軍閥之間、起了動搖。此依南京政權的威壓及閩錫山的協力、雖呈一時的安定、然而南京政權、乘勢依八月一日—六日的編遣實施會議、完成了關於軍隊整理之最後的準備、緊接着依湖北的第四軍長張發奎、點起來全國反蔣運動的火線。

張發奎平素即爲汪精衛派、於九月十八日、對南京政權、發表了「獨立宣言」、同時並聲明「歡迎汪精衛」縱斷湖南々下、入廣西、長驅衝入廣東。

當時改組派、也發出痛切的反蔣宣言、聲援張發奎。其宣言如下。

「舊軍閥的曹錕·吳佩孚、已竟潰滅、本黨的叛徒蔣介石、竟襲了曹·吳的地位。……蔣介石慣於專制、而謀私利、先啓本黨的紛爭、繼援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勢力、以鞏固自己集羣小而把持政權、摧殘民衆、反悖自己者、悉行排斥云々」

其次於十月十日、廣西的李明瑞·楊騰輝等與馮玉祥系的孫良誠·宋哲元·劉郁芬·閻致中·石敬亭·閻錫山系的商震等連名、發出通電、問罪於蔣介石、表示出「擁護革命的領袖汪精衛」之旨。

(三五) 反蔣運動的氣焰

以此爲先兆、又入了全國的動亂期。蔣介石立刻發出張發奎的免職查辦命令、令曹萬順軍前往討伐、同時又令蔣介石系的漢口市長劉文島氏、利用飛機、嚴重監視張軍的行動、可是張軍竟於湖南軍閥首領何健的諒解下、悠悠然縱斷湖南南下、入廣西省、與新舊廣西軍聯合、長驅而入廣州市。

呼應張發奎的獨立宣言、十月十日、廣西派的李明瑞·楊騰輝等、與馮玉祥系的軍閥孫良誠·宋哲元·劉郁芬·閻致中·石敬亭·閻錫山系的商震等連名、發出來下列的通電。

1. 以宋子文之手、發行的公債、至今已達四億元、其用途概沒發表、軍政費之用途也不明。

2. 何成濬·宋子文·陳果夫·劉紀文等、蔣介石左右的奸賊、以革命爲招牌、汲々於營私肥己、以離間挑撥爲事、使中央與地方的感情惡化。

3. 中央於外交方面、雖然努力於條約的改訂、但是其實不平等條約、並沒改訂、失掉人民的信用。

舉此數項、以問蔣介石之罪、歡迎該革命的領袖汪精衛、支持政權與黨權。

馮系軍、發出討蔣宣言、稱討伐軍爲國民軍、開始軍事行動。當時的總指揮、是造成此次日華事變之契機的宋哲元。孫良誠·宋哲元·石敬亭·張維璽·劉汝明·孫連中·龐炳勳·田金凱等、爲由第一至第八路的縱隊總司令。總指揮部、十月十三日、由西安移往潼關、宋哲元亦赴潼關、劉汝明·孫連仲、率龐炳勳·田金凱各部、由陝西南部、向湖北北部進攻、孫良誠也率石敬亭·張維璽·鄭大章·馬鴻賓各部、由隴海線攻擊鄭州、韓復榘·張汝達·石友三軍、有由津浦線進出的計劃。

與此相應的廣西派的俞作柏、三月下動員令於廣西軍、在梧州、潯州、貴縣、南寧等的西江沿岸、徵發小汽船及民船、向廣東進擊。以中路軍李明瑞·蒙志則、左路軍楊騰輝、右路軍石煥炎等四個師編成、以待張發奎軍到廣東省境、而起軍事行動、而沿粵漢線赴廣東、迎汪精衛、樹立護黨政府。

十二月一日、唐生智發反蔣通電、同月二日、石友三軍、在浦口起了兵變、一時南京政權的運命、瀕於危機。

於是東由安徽省、經河南省的鄭州至西北軍的根據地陝西。

中國中部反蔣軍事勢力、在改組派首領汪精衛的指揮下、以護黨救國軍之名、而維持其聯絡事宜。

與此相對的南京軍、十一月末、在臨汝鎮、開封、洛陽、好容易阻住西北軍的進攻、然而財力與兵力、已蒙顯著的損害、對於南京政權的大小軍閥的統制力、已非昔日的情勢了。

汪精衛自己手內、連一小隊的兵力也沒有、並且也沒有何等的黨與、只依冠於全國的聲望、得以爲糾合此等實力者的中心人物、真不愧爲繼孫文衣鉢的人物啊。

然而此全國的反蔣運動，由於廣東、廣西的敗戰，很慘的崩散了。吐氣一時的張發奎軍，也被戰敗，舊廣西派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也遁入香港，在廣東樹立護黨政府的計畫，完全歸於泡影。

此際汪精衛，由民國十八年冬歸來香港，暗中指揮此種運動，以張發奎軍敗退，一時又避難於新嘉坡。

以馮玉祥系及張發奎軍的敗退，時局又呈一時平靜的現狀。閻錫山也表面糊塗，使人信其傾於擁護中央，協力於唐生智·石友三·徐源泉·劉振華等的處置。

蔣介石主持的中央集權政策，刺戟各地的軍閥，一再發起反蔣運動。以後閻錫山見蔣一派的勢力，不很擴大，於民國十九年一月，對蔣上以下野勸告書。

『……錫山胃病，來援助閣下，奉總理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遺訓，然羣心不安，武力不定，黨部破碎，黨國不全，兵變不息，如為國家計，莫若早為退讓，與閣下一同下野，黨務使由黨員解決。錫山以不能救西北軍之饑餓，爽約失信，使兵火不熄，為可恥。閣下以黨國元首之資格，為謀此救濟，不能不善為措置，致國家遭遇赤化。武力統一，不但不易

成功、於民主統治之下、兵力亦不宜用。因之錫山決意下野、望閣下亦爲國家、引咎退讓。此乃今日唯一救國之道。」

蔣氏一派、盡力緩和閻之態度、解說誤解、可是沒奏大功、而乘此閒隙、有汪氏一派的反蔣的連繫運動。三月下旬、陳公博爲代表入天津、與山西派要人交涉、於北方軍閥改組派等之連繫之下、組織臨時政府的計畫、着々前進、閻錫山·馮玉祥、將華北各地方黨部完全廢止、於北平組織中央黨部、作華北地方黨部的改組下的準備、更於五月二十七日、馮閻派、改組派、西山派等合同之下、開催黨務會議、越發的釀就樹立北方政府的機運。他方在湖南、隴海線、山東方面、反蔣軍對南京軍的戰鬥、也逐日的展開了。

(三六) 北方政府及其瓦解

汪精衛在此以前、已由法渡來香港、熱居已久、以北方情勢之發展、不能永作壁上觀、乃同顧孟餘·曾仲鳴·黃蕙平等、經由日本北上、七月二十三日、到了天津、立受陳公博及西山派要人之歡迎、而入北京。他當時曾發表了大意如下的宣言。

「目下蔓延於中國全土之反蔣運動、是民主勢力與封建勢力的鬭爭。我等是打破以蔣介石

爲主腦的封建勢力、而樹立民主政治的。南京政府之最大的罪惡、是使黨與民衆隔離、以黨爲特殊階級、君臨全國之民、藉「以黨治國」的口實、剝奪民衆一切之權利、破壞民主的勢力。中國現在之急務、是在於從此打破蔣介石的封建政治、建設民主政治。」

當時更於對外關係、發表之宣言的大意如下。

『對外關係、在由故總理之方針、求中國之自由獨立及國法的協同、對於日本、如民國十二年故總理北上之際、在神戶所發表的一般、中日兩國、是應該親善協力、我和同志們、都非常的信服。』

對於建設新中國、無論如何、也是以與日本協力及提攜爲必要的他的思想、雖然由分共以來、就循環在他的胸中、可是此態度之明確的、就是在那個時候。

汪精衛會見閻和馮的代表、交換關於新政府的意見。復於八月七日、正式開催擴大會議、組織了中央黨部。選任

汪精衛·謝持·趙戴文·王法勤·許崇智·茅祖權·柏文蔚七人爲中央委員、同日發表了大要如下的宣言。

1. 依孫文的遺志、抑制軍閥的私鬪、促進民衆勢力、於此最短期間內、招集國民會議。
 2. 蔣介石掌握政權以來、已二年餘、口呼訓政、而壟斷權力、民衆之生命財產、均受壓迫。擴大會議、於最短期間內、制定一個根本大綱、先保障民權、將來於國民會議上、使將此承認。

3. 爲喚起民衆、使之行使政權、且爲防止共產黨的擾亂、準備建國大綱、使之準備實行地方自治。

4. 自蔣介石實行個人獨裁以來、有一部人士、具有須使軍政黨三權爲一體、集權力中央之說、而擴大會議、劃分黨與政府的權限、以避免權力的集中。

5. 建國大綱中、有縣議會、國民代表大會、國民大會的規定。對於此等民意機關、黨的方面、將來爲使之始終發揮其全能、不得置喙、亦不得變更。

6. 蔣介石曲解故總理的遺志、一切官職、非黨員不得就任、而擴大會議成立後、捨去此種偏見、由人才主義、而行政治。

7. 依建國大綱、分限地方與中央的權力、打破中央集權之弊。(要旨)

如此的擴大會議進行、成爲國民政府組織的準備、雖以與奉天派的籠絡交涉、曾一時停滯、而以奉天派沒有參加、九月二日、政府委員、決定爲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張學良（不參加）·唐紹儀·李宗仁·謝持等七名。九月九日、於北京懷仁堂、舉行了政府委員就任式。

在此擴大會議、成爲問題之中心的人物、是張學良。怎麼說呢？因爲握着當時時局之樞紐的、就是張學良。中原方面、南京軍與北京軍、展開惡鬪的戰線之時、張學良正在北戴河避暑、北戴河的海水浴池、竟成爲時局的中心了。因爲當時的南北代表、都極力引誘張學良、加入自己的圈內。不久以後、北方政府成立、張學良回到奉天、召集東北幹部會議、討論時局對策。由此以後、戰局逐漸不利於北方、有不得不求奉天軍援助之趨勢。張學良一見北方軍不利、俄然轉變態度、擁護中央、於九月十八日、發表了

『國是之解決、靜候中央之措置』

的通電。斷絕了北方政府的救命線。並且東北巨頭會議的結果、閻錫山倏然開始軟化。閻氏雖爲北方國民政府的主席、於九月十四日、突然發出下野的通電。

因此之故、擴大會議與北方國民政府、已受了不能再起的打擊、各部長尚沒決定、就終於流產了。

從前的孫·段·張的三角聯盟、以孫文遽然逝世、立即瓦解、而此次的汪·閻·馮的三角聯盟、也沒得觀天日、即崩頹了。於是利用封建勢力、欲實現民主政治之理想的方策、復歸於失敗了。

(三七) 廣東政府的樹立

自北方國民政府的瓦解以來、南京政府的蔣介石的權勢、日形強化。終於國民會議開催以前、即與他的政治上的協力者胡漢民、起了正面的衝突。

當時在南京政府內、權勢沒有出於蔣介石之右的。然而以有長久歷史的國民黨為背景、樹立國民政府、確有與黨中具有悠久歷史及聲望的政治家提携的必要。所以與汪精衛決裂的蔣介石、只好與胡漢民攜手。乃以胡漢民為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立法院長、使之處理黨務與政務。

然而全國武力統一的捷足者蔣介石、日形驕慢、關於討論訓政時期與約法的問題、與胡

漢民的意見相衝突了。他隨便的將胡漢民推入汽車中，當夜即監禁於唐山。遂招集國民會議，定自己的軍事獨裁，兼攝陸海軍總司令、行政院長、國民政府的三職。

元老胡漢民的監禁、對於南京政權內部、與以很大的衝動、同時對於蔣介石掌握軍權、蹂躪黨權與政權的態度、爆發不平之氣、並與蔣政見相異者、也總是有一種反蔣的心意。

最初仲反蔣之手的、是廣東的陳濟棠。他以實現了反蔣獨立的態度、各地的軍閥政客、都陸續的望風而集於廣東。

汪精衛當時離了北方、住在香港、同志於不遇之中、已竟四散了、可是他聽在廣東開國民黨非常會議、要組織國民政府、乃踴躍的參加了。

陳濟棠與胡漢民、同為廣東出身、又都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因之一面赴廣東參加此獨立運動、使非常會議成立。然而在擴大會議時代、軍政大權、雖然都在閻錫山·馮玉祥的掌中、却又反對黨權完全在汪精衛掌中、以致非常會議時代的汪精衛及其一派中的地位、也不過是伴食而已。

廣東國民政府、於民國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成立。除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派以外、

將反蔣派、完全網羅在內。卽廣東軍閥、廣西軍閥、汪精衛派、西山會議派、福建派及唐紹儀等的元老、完全參加了。此外南京政府的孫科、劉紀文等、也來參加、廣東國民政府、呈現了全反蔣勢力的聯合政權的形勢。其成立宣言中有、

「我們爲護黨救國、國民革命完成、不得不討伐南京政府、南京政府、有名無實、吾等決不能承認、因之急速組織新中央政府、建立國家的大計、以指揮全國反蔣軍……」

當時組織的陣容如下。

一、國民政府委員

唐紹儀、汪精衛、許崇智、孫科、古應芬（以上常務委員）鄧澤如、林義、蕭佛海、陳濟棠、李宗仁、唐生智、李烈鈞、蔣尊藍、陳友仁、熊克武、伍朝樞、李文範、經素頤、謝持、居正、劉紀文。

二、軍事委員會

李宗仁、唐生智、許崇智、陳濟棠（以上常務委員）白崇禧、張發奎、李昌仙、葉琪、陳策、胡宗鐸、劉興、張惠良、李福林、余漢謀、香翰屏、棠揚敬、李烈鈞、薛岳。

三、政務委員會

李文範、劉紀文、李煥章（以上常務委員）傅汝霖、郭泰琪、張定潘、馬視萬、石青陽、羅翼羣、區方浦、陳中孚。

四、外交部

部長 陳友仁 次長 傅秉常

五、財政部

部長 鄧召蔭 次長 吳尙鷹

六、財政委員

孫科、古應芬、鄧澤茹（以上常務委員）唐紹儀、鄒魯、林雲陔。

此際汪精衛爲廣東政府的指導的理論家，以片言表示了其主義政綱。卽

『依建設以圖統一、依均權以求共治』

亦卽完全否認蔣介石所主張的『武力統一』而是於依建設事業、達成統一目的之同時、還不如南京政府那樣偏於中央集權、要施行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併行的均權制度。

當時日本東京地方、發生了空前的大震災。汪精衛得到駐南京總領事須磨氏的報告、悲切的說道、

『中國以有日本、纔成爲獨立的體形。其價值非常的大、中國對於此項、不可不知。日本若以此天災、不能恢復、則中國該將怎麼樣呢！那不僅是日本的不幸、也是中國及東亞的不幸。』

據他的話、可知他從早就深了解日本對於中國、日本對於東亞的重大使命了。

以後他雖然永沒忘却此意、但是事實上却沒能具體化。然而他於南京、廣東失敗後、亡命於法國之際、心中會暗自思索『雖然北伐成功革命在形體上、已算完成、然而真正的新中國的建設、却陷於絕望、究竟是因爲甚麼呢？』他於冥想深索的結果、想起來先師的『大亞細亞主義』

(三八) 滿洲事變與三頭政治

不久以後、中村大尉事件、萬寶山事件、朝鮮事件等、相繼而起、東亞的風雲、愈形緊急起來、中國抗日的運動、也澎湃而起。

蔣介石的政權沒有誠意及認識的外交、事態越發的趨於惡化、遂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勃發了滿洲事變。汪精衛得到此事變的報告、一面不幸適中自己的預料、一面以解決此事變自任、此際決意或令蔣下野、或於不得已時、與敵方的蔣介石妥協、以渡國難。

他於滿洲事變勃發的同時、開催最高委員會、發表了下列的宣言。

『廣東國民政府、原無爭勝的意思、只在使獨裁的蔣介石下野實現、及民主集權政治實現。如果蔣介石能自動的下野、廣東政府、也就自動的發出取消的通電、依和平統一會議、另組織統一政府。現在受東隣的蹂躪、遭遇國難、國家之安危存亡、實繫於此、望全國同志、一致贊助討蔣、盡力促成蔣介石下野的實現。』

即表明以蔣介石自動的下野爲條件、組織統一政府、以當國難之意。同日對於蔣介石個人、也發出勸告下野的通電。

『現在則共對外、均在緊急之中、足下若不下野、沒有內外解決的方法。爲打倒個人獨裁專制政治、實行訓政、造成民主政治的根本、只好請足下下野。最希望的、願足下具您屢次所聲明的重黨國棄權威如敝屣的態度。不要以足下下野後、後事沒人負責爲藉口。民國

十七年日軍占領濟南事件、中東路事件、都是閣下負責辦理的、其結果也不過同是喪失國權。於此次東三省事變的解決、蹈前車的覆轍、乃是沒有疑間的。全國人民無有一人相信能辦好的。足下若是下野、廣東國民政府、即自動的取消、另組織統一政府、根據民主集權政治的精神、發揚新制、實行對內對外的適當政策。」

並且對於張學良、同日關於蔣介石下野、也勸告取同一的步調。

南京政權、爲中國的中央政權、爲的中國統一、曾極力的活動。可是以其內部裏、有許多的矛盾缺陷、於統一的途上、生出障礙、終至暴露出自身的弱點。因此純粹的軍閥、割據各地、每次窺視中央機會、而揭起反蔣的旗幟。廣東政權、以蔣氏不下野、不能妥協、故極力的促其下野。蔣介石屢次討伐的共產土軍、此次依大水之害、網羅窮民、勢力越發的增大。並且黨內對於蔣介石直系的勵志社、戴天仇的儒教派、何應欽的貴州派、與勵志社以外的黃浦出身者、同是如得到機會、就要走入反蔣派的途上去。具有此等許多的內部弱點、不能直接行中目的交涉、結局只可泣求列國、依國際聯盟及美國的壓迫、以圖局面的轉善。實際說來、欲圖事變的真正的解決、必須舉國一致、強化國民政府的、所以在九月

二十一日中央黨部緊急會議中、南京政府對於廣東政府之以蔣介石下野爲條件的妥協案、乃以推胡漢民爲政府主席、以蔣介石專任總司令爲條件、而妥協的意見一致。

其次蔣介石、將關於妥協問題關係最深的張繼、由北京召來、張與蔣會見後、與蔡元培、陳銘樞、在九月二十四日、共赴廣東。

張蔣等四人、九月二十八日到香港、同日午後七時、在九龍與廣東側的汪精衛・孫科・林雲核開南京廣東和平的秘密會議。於同日的會見、廣東側主張（一）蔣介石下野、（二）王正廷罷免二個條件、南京側對此二條件、主張蔣介石辭去一切官職、可是陸海空軍總司令之職、直至將滿洲事變解決、絕對不能辭掉。

此後兩方於三十日的會合、成立了豫備的妥協、其要點如下。

一、取消以先由廣東政府所發的蔣介石下野後、即取消廣東政府的通電、改爲於蔣介石下野的同時取消廣東政府、並組織統一會議、以當內外之事。

二、通電由汪精衛起草、不互相譏諷、以內憂外患之際、表明南京與廣東、對於國民、深々謝罪之意。

十月二日、兩方代表於廣東開的會議、大意如下。(一)蔣介石下野(二)廣東政府取消。(三)外交方針、發表了採用廣東政府從來的政策、並由雙方各選出準備委員三名、十一月十一日在上海開全國各省代表大會。可是蔣介石僅作下列的回答。

一、雙方代表、在香港所協議的和平條件、尙有須加修正之點。

二、胡漢民、李濟琛、方振武、居正四氏的自由問題、總得使之實現。

三、望由廣東側派遣代表、在上海開和平本會議。

四、余之下野問題、希望於右上海和平會議提出討論、以便解決。

可知關於蔣介石下野的問題、並沒有誠意的表示。廣東政府、於十二月二日的國務會議、基於蔣介石的提議、決定了由廣東側派遣代表三名至五名赴上海、開催和平本會議。

由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四日、舉開的上海共同會議的結果、是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成了兩政權的統一、在南京成立了新國民政府。

此新政權、是顛覆了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制、採舉國一致的體制的、推林森爲國民政府主席、舉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三人爲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

中央黨部常務委員、爲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于右任・葉楚蒼・顧孟餘・居正・孫科・陳果夫。五院則有行政院長孫科、立法院長張繼、司法院長伍朝樞、考試院長戴天仇、監察院長于右任就任。

內務部長

李文範

外務部長

陳友仁

財務部長

黃漢樑（代理）

實業部長

陳公博

陸軍部長

何應欽

海軍部長

陳紹寬

教育部長

朱家驊

鐵道部長

葉恭綽

參謀總長

朱培德

訓練總監

李濟琛

司法行政部長 羅文幹

軍事參議院院長 唐生智

蔣介石辭了總司令之職，與閻馮等都不是現役軍人了。依此會議而產生的責任內閣，爲中國的一大進步。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元旦，依新政府的成立，表面上似乎是現出光明，然而事實上汪·蔣·胡三巨頭的意志，並沒能完全的融合。此三巨頭的中央政治常務委員會，爲避免當局、政務却陷於停頓、黨國的要人們，迷於去就、充滿了不穩的空氣。

此際汪精衛、由上海赴杭州，先行拜訪蔣介石、披肝瀝胆、大行歡談。從此兩者對於政局的意見、開始一致、而開新行動的端緒。

汪和蔣根據其所定的方針，連名催促胡漢民出馬，而胡漢民沒應所請，因爲他對於蔣介石，尙不能毫無芥蒂。

請胡漢民出馬之事，雖歸失敗，但是時局還不能聽其自然。蔣介石與汪精衛，以由各方面的要望之切，乃前後入京，表明兩者的完全提攜。於是最初計畫的汪·蔣·胡的三頭政治、

雖然沒有成功，而汪·蔣的二頭政治的基礎，却強固的立定了。此時中央政治，可認爲是一個轉機。

然而這回禍事又由政府內部起來了。第一是外交部長陳友仁，執拗的要求「對日絕交」及「召集九國會議。」對日絕交的事情，此際可以說是不易辦到的。九國會議的召集，也是不能實現的。汪精衛有鑒及此，故主張慎重之論，而陳友仁已成騎虎難下之勢，遂至進退維谷，而行辭職。

行政院長孫科，代理財務部長黃漢良，也因爲與浙江的財閥不和及財政的破綻等，相繼辭職。

此際汪精衛，帶着政務的全責，就任行政院長，而當收拾局面之任。時爲一月二十八日。

(三九)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一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上海事變，突然發生，汪精衛值此非常時局，可以謂爲天爲此世而生的大人物，大事件隨着他的動向而生，每次大事件發生，都見他的動影。他於上海事變的要發生的時候，即打算行對日交涉，以圖打開局面。可是十九路軍的蔣光鼎和蔡廷楷

等將領一由於沾名的心理、一爲陷蔣·汪政權於窮地、所以蔣勸告十九路軍向江西移動、他們不從、主張對日強硬、遂至起了上海事變。

日本側也以迫不得已、乃採取斷乎的手段。南京政府、狼狽之極、實行洛陽奠都、任命蔣介石爲軍事委員長、擔任軍事全權。雖然與汪精衛的素志相違、但當時也莫可如何。爲避免國內的衝突、使蔣擔任一切軍事、自己集中全力於政務及黨務。

此際南京政府、完全成了蔣介石與汪精衛的二頭政治了。

自汪精衛負國民政府的全責任、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針、卽爲「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由此觀之、可知他對於國際的認識、是較蔣介石與胡漢民高出一等。

滿洲事變發生之時、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接受了政府部內的歐美派的意見、將事件提訴於國際聯盟。其結果如其以後的經過所示。胡漢民與汪精衛並肩、曾被稱爲孫文門下的雙璧、故早知提訴於聯盟是沒有效力的。他曾說、

「聯盟能有甚麼用處呢？可是我們決不能屈於日本的橫暴。」

可知胡漢民也不知道徹底的抗戰以外的方法。

對於此事、汪精衛的意見、則較別人又進一步。他以爲開始卽行反目、易致陷於不可收拾。日本和中國的鬭爭、不僅是中國的不幸、也是東亞的大不幸。所以必須與日本交涉、在可能範圍內、可以退讓。——以此意義、揭出「一面抗抵、一面交涉」的綱領。

抗日反日的聲浪、像怒濤一般、喧動於中國全土、大有不可遏止之勢。可是汪精衛爲祖國爲東亞、就是失掉了身命、也是要貫徹他的意志的。

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內容、由下列幾段話中卽可全部得知。

「……我們現在必須抱着如何的態度呢？我們必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種主張、不是在今日才決定的、我於北上當時、對於由南京爲請願而來的學生及民衆團體的回答、就是這個主張。中國的國難、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們於準備長期抗戰的同時、必須極力交涉。」

「現在、多數人們、都陷於下列的二種誤見。第一是以中國是個弱國、決不能和日本對抗、若與日本戰爭、必與昔日的義和團相同、結果中國大受損害、並發出弱音。第二是假裝強硬、例如說「殺盡倭奴」或於大會之時、肆言說以殺到東京爲目標、以博衆人拍手喝采等的大話、實在舉不勝舉。以上二種見解、都算錯誤、所以我們在野也不應當空說大話、在

朝也不應當吐出弱音。」

「現在的國民政府、不能喪失主權、訂辱國的條約、所以須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即在軍事上抵抗、在外交上交涉。如此可以不喪主權、不失領土。在最低限度以下時、我們不能讓步、若在最低限度以上、我們不能只說大話。這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當局的蔣介石、吐出「提訴聯盟、以夷制夷」的弱音、在野的胡漢民、只說「除抵抗以外、別無辦法」的大話、都是無補於實際的、而汪精衛却能高人一籌、主張此「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辦法、真不愧為政治家啊。

他還說過「現在全國人民、同心協力、抵抗日本之時、我們必須一致共同合作、方能有效……」

「我們決不是不和不戰。實際我們是可和可戰。若在最低限度以上、能够忍受、亦即可和。若在最低限度以下、不能忍受、毅然拒絕、即必與之戰。……」

他的主張、似乎軟弱、實際可不是軟弱、可以說是深知中國、深知日本的。由他的此種主張、可以看出他的知日派的苦衷的。他以為對於日本「以不能戰、而行抵抗、以不能和、

而行交涉。』處理國民政府之國難之態度、不是不和不戰、是抵抗與交涉併行。』

上海事變、即於此指導理念之下、而締結停戰協定的。

(四〇) 彈劾張學良

上海事變以後、汪蔣合作、繼續進行中日國交調整的運動。然而突然爆發了汪對於張學良的不滿、致政府起一大的動搖。該事是由於張學良在七月末、向中央要求防衛熱河需要的軍費而起的。

按說汪精衛與張學良、是有不能忘掉的宿怨的。二年前汪精衛與閻錫山·馮玉祥合作、在北京開擴大會議、要打倒蔣介石之大舞台之時、張學良忽然改變態度、進出京津、顛覆了汪之企圖。

高潔的國士汪精衛、不是依此私怨而行動的人、可是以後張學良、於滿洲事變、無抵抗的敗退的醜態、實有不容掩護的。張之當時的心理、以為縱然滿洲被人取去、只要有私兵和軍資、中國本部、幅員極廣、到處都可安身、所以力圖不損兵力、而逃於京津地方。他這種行動、實在是中國軍閥的辦法、可是當此國難之日、抱有此種態度、深令汪精衛、大

爲反對的。並且又不事戰爭、空厚着面皮、要求軍費、所以汪精衛越發的不能容忍了。

汪精衛的激怒、終至爆發、對張學良發出下列的痛切之極的通電、催促其下野。

「以兄放棄奉天、失掉錦州、將三千萬的人民、數十萬里的土地、委之敵人之手、致敵人氣勢、越發的振作、終至侵了上海。當時第十九路軍與第五路軍、爲我民族生存及國家地位、奮圖力戰、不暇顧此。吾兄因循度日、大長敵人侵略氣勢、遂至日本軍窺竊熱河、烽火告急。兄當知中國爲中國人的中國、執干戈以衛國家、乃是國人的義務。

兄於滿洲事變後、要求五百萬元軍費、政府只送去四百萬元、而昨日兄又要求熱河軍事費三百萬元。

兄不知中央的財政缺乏、是莫可如何的、可是口中高唱着抵抗、却不能實行、又要求送去人民脂膏的軍費、對於人民、也應該存有不忍的心情。

我希望兄引咎辭職、速向四億人民謝罪、使熱河平津、不至如東北的錦州失掉。」

其次汪精衛對於國民政府及中央委員會、發出下列的通電。

「兆銘自二月二十八日以來、忝任行政院長之職、粉身碎骨、努力以救國難、光陰荏苒、

處此已竟數月、然事與心違、除早日辭職外、別無善策。故欲將此職速讓於賢能之士。」更對於在漢口的蔣介石、發出下列的通電。

『兆銘已竟提出辭表、如蒙許可、請立即歸京、於中央黨部、爲黨國盡力。望兄急速歸京並主宰政治會議。』

汪精衛對各方面寒暄以後、於五日夜由南京郊外和平門驛、乘鐵道部長顧孟餘爲他準備的專車、私自離京。六日午前六時、到真茹下車。同行的人員、只有夫人陳璧君及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唐有壬等五名。

汪精衛到真茹的當日、立即到朱子文的私邸訪問、後即回到自己的私邸、與外界斷絕交涉。

汪的態度、非常強硬、退隱以後、全政府的人員、幾乎都來到上海挽留、然而都沒得見汪的一面。汪的腹心顧孟餘、關於其退隱的原因、在南京有如下的發表。

『汪院長的辭職、不是爲規避自己的責任、是爲自己的主張、沒能實現。一紙書信的挽留、及派遣代表的挽留、他決不能再回南京的。若欲使汪院長復職、必須除掉其行政上的

困難。」

中央黨部、決定却下汪精衛的辭表、使何應欽爲政府代表、到上海竭誠挽留。蔣介石給何應欽曾打去下列的電報。

「汪院長的辭職、不問其理由如何、請極力挽留。汪院長如決意不肯復職、我也打算下野了。」

挽留的雖然這樣的懇切、而汪精衛也未爲所動。

按汪精衛辭職的原因、雖有種種、而其要者、則爲對張學良問題、及關於對日問題意見衝突。例如當第一次廬山會議之際、汪對蔣「日本如再積極進攻山海關、可命張學良即刻應戰」的建議、蔣竟未表示贊成的意思。並於會議後爲會見聯盟調查團、汪於北上之際、爲對張學良、述說對蔣建議的趣旨、要會見張學良、張學良極力支吾、沒能達到會見的目的。據說張學良沒與汪會見的、是受了蔣介石的密令。

要而言之、援助張學良、使在京津活動、是蔣的主張、使張學良下野、是汪的主張。蔣以爲如將張學良安置在華北地方、可以安心處理剿匪和廣東問題、並且可以使他抑制最近

時有再燃之兆的華北將領的反蔣運動。其次是汪蔣對於對日政策意見不一致。

其次是財政問題、宋子文是蔣介石系、已是人所共知的、而汪以宋不能如自己之意行事、幾度欲使與自派的人更迭、而遭受了蔣介石與宋子文的反對。

宋子文財政方面、雖然周轉乏術、然而於蔣介石之要求、却極力的奔走、而以不能如自己所想、遂至陷於莫可如何的地步。

又其次是極端厭忌蔣介石的法西斯蒂團組織。——結果有關於自己的運命、胸中頗為明瞭。

(四一) 汪之不滿與外遊

汪精衛於八日午後、集中國新聞記者於上海的寓所、為表明自己的立場、曾有如下之發表。

(一) 各省的稅收、分爲國家稅與地方稅、國家稅須送至中央、地方稅爲該省之收入、乃不易之原則。然而北平綏靖主任張學良、裁留河北熱河察哈爾等的一切的國家稅、一文也不送入中央、並且稅收種類及稅額等、也隨便決定、甚至收稅官吏、也任意任免。民國十四年度的河北稅收、地方稅二百餘萬元、國家稅二百餘萬元、其他長蘆鹽稅年約

一千七百餘萬元、煙酒稅三百餘萬元、每月平均爲五百餘萬元之多。

滿洲事變以來、中央再三的命令張學良出兵抵抗、他屢不從命、且向中央請求大宗的軍費。而十九路軍、像那樣的極力奮鬪、却未曾有一度向中央要求軍費。

(二) 像張學良這樣不但不出兵抵抗、且要求軍費的行爲、令人難於承認、故於萬不得已、纔勸告他辭職、同時我自己也提出辭呈。(中略)如此中央無支配軍隊之權限、國稅的收受、呈不能辦的狀態、怎能够長期抵抗呢？當此國難之日、欲打破難關、須於軍事委員會、計畫抗禦、刷新內政、圖謀實際上的統一。』

張學良見此發表、也於八日向南京洛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政院、提出辭呈、向汪精衛發出反對通電。汪精衛對張學良的通電、又發出下列的痛切的通電、與各方面以莫大的感動。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頃接張主任覆兆銘魚電、有云、自衛必有準備、準備非財莫舉、職責所在、凡有籲請、均爲自衛所必需等語、循誦再四、萬感攢心、有鯁在喉、願得一吐爲快。各省稅收、大別爲國家稅與地方稅兩種、國家稅歸之中央、地方稅歸之本省、

實爲不易之原則、各省中如有以國家稅奉之中央、而本省稅收、不足本省行政之用者、中央當負責爲之解除困難、例如上月江蘇省政府顧主席祝同、因本省稅收、入不敷出、至於辭職、兆銘審其困難、視同身處、反覆商榷、雖未能完全解決、而甘苦未嘗不相共、休戚未嘗不相關、若夫張主任治下之河北、熱河、察哈爾等、一切國家稅收、悉被截留、不以一文解諸國庫、不但稅收多少、中央無從過問、卽稅收官吏、亦由其自行派委、未嘗一白中央、至於地方稅收、名目繁苛、更無從究詰、而其用途、則什九以之養兵、而兵額幾何、每兵每月所得幾何、中央亦無過問之權、一旦疆場有事、中央責以防禦、則請餉之電、來委雪片、自衛固必先自準備、準備固非財莫舉、但所謂財者、平日已被一口吞盡、涓滴無餘、中央無從得財、以應其請、請而不遂、則一切責任歸之中央、而舉土地以委諸敵人、亦非其罪矣、嗚呼此等現狀、獨河北、熱河、察哈爾爲然、而張主任治下爲尤甚、四海一家、實則異國、輿言及此、可勝痛心、竊以爲今日而欲抵抗強敵、唯一辦法、在打破各省軍人割據之局面、使中央能聚全國之財、運全國之兵、以爲全國爭存亡、能如是卽不敢言必勝、而長期抵抗、則可必其有把握、否則土崩瓦解、自亡不暇、遑言救亡乎、兆銘以一書生而

秉國政、赤手空拳、有何憑藉、能與各省之割據軍人相抗、唯良心不死、口舌尚存、用敢大聲急呼、赤裸裸的以全國內部黑暗紛亂之情狀、暴露於天下、或者謂取亂侮亡、徒啓覬覦、曾不思此等黑暗紛亂之情狀、隣國固已知之、所未知者、吾國人耳、諱疾忌醫、何補於事、今者張主任既稱已電請中央、罷免本職、遴員接替、切望中央即允其請、以爲打破軍人割據局面之發任、同時並望中央、亦允兆銘之請、罷其行政院長之職、以爲任事數月、毫無成績者戒、庶幾全國民衆、共仰中央發憤圖存惟決心、中央政治、地方政治、同時更始、兆銘得在黨部爲一抄胥、爲一灑掃之役、必朝夕服務、不敢自逸、瀝血陳詞、其垂鑒之、汪兆銘齊』

雙方如此通電、作談話之戰、當時南京上海間、依然是要人頻々往來、蔣介石的代表周鯁生、攜帶蔣給汪的書信、於十一日、來到上海、求見汪精衛、未得會面、乃交與夫人陳璧君手內。在此以前、於十日的早晨、攜帶汪精衛的親書、飛奔漢口之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唐有壬、得到覆書、於十一日午後歸滬、故於倏然之間、上海南京間的空氣、呈現蓬勃的情形、更於二十二日、由中央派遣面見蔣介石的元老吳稚暉、與蔣介石磋商終了、於

十四日夜半歸滬、發見了解決的曙光。吳稚暉與宋子文·何應欽·朱培德·朱家驊等、共同訪問汪精衛、傳達蔣介石的意見、並商榷關於今後之辦法、何應欽發表其結果如下。

「汪院長的辭意、不變已往之強硬、近來赴南京對中央黨部、關於辭職之事情、加以說明。我等雖不得轉變汪院長之辭意、但以其歸於南京、很足以謂爲是時局的安定者。」
汪氏的腹心曾仲鳴也曾發表如下。

「吳稚暉氏、攜帶蔣介石之命歸漢、會見了汪先生、汪之辭意、非常的堅固。雖不能復行政院長之職、而可以擔任別的職責、時局也告一段落。以自己的管見、中央對於張學良的辭任、自然是許可的、其後任者在來週中、也能決定吧。」

在漢口訪問蔣介石的唐有壬、關於蔣介石的意圖、也發表如下。

(一) 贊成北平張主任之辭職許可。

(二) 汪院長之辭職堅強挽留。

(三) 希望汪院長速來廬山關於一切與自己協議。

蔣介石的腹中、汪精衛的意中、愈發的都明白了、所以爲協議善後策、吳稚暉·何應欽·

朱培德等、於十四日夜、聯袂歸京。十五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開談話會、協議的結果、決定了下列的四個辦法、呈請於中央常務委員會。

(一) 張學良委員之河北綏靖公署主任之辭職許可事項(通過)

(二) 關於蔣委員長所提議之廢止河北綏靖公署從速設置軍事委員會之案(通過)

(三) 行政院長、行政院各部長之辭職以影響之處大由中央委員會慰留(別項)同時由

中央常會更行慰留事項(通過)

(四) 關於蔣委員長之提案委命

王樹翰、萬福麟、張作相、張羣、韓復榘、徐永昌、王樹常、宋哲元、鮑文越、商震、于學忠、龐炳勛、沈鴻烈、湯玉麟、榮臻、蔣伯誠、劉翼飛、蕭振瀛等十八名爲軍事委員會分會委員、任命萬福麟、榮臻、蔣伯誠爲常務委員事項(通過)但軍事委員長、兼任同分會委員長之案、由常會決定之。

行政院會議、於十六日開第五十六次會議、何應欽爲主席、將張學良之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免職之案、決議通過、卽日以國民政府命令、發表其旨趣、問題之汪精衛、於十七日夜

與宋子文共同歸京、主宰同日午後所開之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了下列的各案。

(一) 北平綏靖公署閉鎖改設軍事委員北平分會。同分會組織大綱由軍事委員會定之。

(二) 軍事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委員長定有如下之委員名及常務(委員名與十五日之中央執行委員談話會決議案第四項同) 同分會委員長兼任軍事委員長。

(三) 任命于學忠爲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樹常爲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爲察哈爾省政府主席。

如前記的決議、依汪精衛之主張、許可了張學良的辭任、汪氏一派、意氣稍平。

然而汪精衛之主張、事實上沒能容納。蔣介石任張學良爲河北軍事委員會代理委員長、以抑制華北將領的不滿。將汪精衛的面子、全部抹却。汪氏對於蔣氏感到不滿。

汪精衛遂於九月二日朝、稱病而赴上海、沒有歸京。中央常務委員會、以唐有壬爲代表、使之請求汪精衛歸京、終沒達到目的、宋子文也爲緩和汪張間的空氣、奔走上海、亦沒得要領、而汪精衛於十五日、對中央黨部及中央政治會議、電請休假、其電文如下。

『弟以病勢惡化、再請假兩星期。蔣氏昔日任政治會議主席、當離京之際、曾委託委員一

名代理、故弟之常務委員、亦援例委人代理、以繼行會議。」

發出此電後、照舊是居所不明、隱居起來了。爲討議重要問題來滬之外交次長徐謨和蔣介石的代表來滬的張羣等、都沒得會面。

不料想汪精衛又往歐洲旅行去了。

(四二) 華北停戰協定

汪精衛謂其外遊與歸國前後之時的事情說、

「回想幾個月以前、中央察余之病狀很重、給假數月、使得以赴歐洲療養。我對於中央的厚意、非常的感激。然而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時、各位同志、正在鞠躬盡瘁、爲國宣勞、我獨臥息病床、深爲抱歉。及聞得山海關之變、乃未待全愈、即倉皇就歸國之途、於途中聞知熱河陷落之報、越發的憂慮、繼續又得到通知、知蔣介石同志、統率軍隊北上、各路將士、也同心協力、支持戰線、於憂憤之中、稍覺放心。思及前敵將士之勞苦犧牲及中央同志之艱難共濟、於安心之中、又感到無限的慚愧。」(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央黨部紀念週講演「抵抗需要決心與力量」)

於汪精衛客遊歐洲的期中、中國的武力統一、已在着々的進行了。其半面的華北的日華關係、也日趨於險惡。

日本軍熱河肅清完了、盡力驅逐張學良軍之時、退却於國內的中國軍、與由南方北上的中央軍合在一起、在長城前面、構築障地、以爲根據、幾乎每日惹起紛爭。滿洲國的南境、殆無一日安寧。日本軍也不能默然忍受、乃再度進出關內、因之華北戰雲、漸々的告急。當殲滅中國軍之機已迫目前之時、中國軍側、偶然有所反省、深知無益抵抗之非、希望停戰的交涉。

正在那個時候、汪精衛由歐洲歸來。

汪精衛歸來的時候、是在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於他歸國的同時、代理行政院的宋子文、立即辭去代理之職、汪再任行政院長、適當直接之衝。外交部長羅文幹、辭任之後、汪又兼任外交部長、起用日本出身之唐有壬爲次長、漸進於日華之國交的調整。以屢次的折衝於樽俎之間、遂於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日華兩軍之間、成立了停戰的協定、而此協定成立的、有賴汪精衛等的努力之處頗多。

同年八月、汪精衛·蔣介石·黃郛三氏、在廬山檢討對日外交方針、其結果爲全面的轉換、由現狀觀之、恢復日華關係的意見、竟成一致。

由民國二十三年後半期至二十四年初頭、滿華間的通車、通郵、設關等問題、相繼解決日華關係、也漸入於光明之途。

民國二十四年由一月中旬、汪精衛已請求會見有吉公使及鈴木武官、合議國交調整事項。在南京的須磨總領事、急遽歸朝、與汪精衛·黃郛·唐有壬等、開始準備的會議。

一月二十三日、廣田外相、於帝國議會席上、高唱「不脅威不侵略」的大方針、並言日本與東亞諸國、須同負東亞的和平及秩序維持之重責。

在此以前、中國方面、於二月十三日、取消排日貨令、汪精衛於二月二十日、在中央政治會議席上、有下列的「關於中日外交方針的報告。」

「我們欲使中國爲一個現代的國家、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爲統一、二爲建設。欲實現統一和建設、須需要長期的和平。所以中國對於任何的友邦、都得於平等互助的原則之下、以保持增進友誼的和平關係。況且隣邦日本、於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種族上、均與

我國有密切的關係、不是更應當保持友誼嗎？

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總理孫先生、在神戶演說中、有『由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言之、無論從那一方面說、兩國國民、都必得協力進行、以謀兩國共同之發展的』的話。這次的演說、是總理一生的最後演說、我們同志是刻骨難忘的、總理之一生的中日外交的根本方針、也不出於此。然而最不幸的、中日兩國之間、不僅沒有親善的實際、而且於二十餘年以來、兩國之間、還不斷的發生意外的糾紛。可是我們知道中日的關係、過去已有悠久的歷史、所以現在發生的糾紛、也可以以雙方的誠意解決。由我國之革命說來、由與中會經同盟會以至辛亥革命成功、都得到許多日本朝野友人間的同情與援助。此種事實、大凡參加過去革命工作的人、完全都知道的。只由此一點看來、可知中日兩國的關係、無論如何、也是必須親善的。讀此次廣田外相的演說、可知與我們年來的主張與精神上、大體是吻合的。中日兩國間有如此的共鳴、若再加以相互的努力、由此能得到改善的機會、歸復常軌。對於總理當時中日提携的希望、也可以期其實現的。

要而言之、中日兩國的人士、若不拘一時的利害、不出一時的感情、共以誠意、主持正

意，以謀兩國永久的和平、則中日兩國的根本問題、自能以合理之解決的。這不僅是兩國的福利、及東亞的福利、對於世界的和平、也有最大的貢獻。」

(四三) 日華國調的一進一退

其後二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政治會議、基於以蔣介石汪精衛連名提出之約法第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的事實上、排日貨禁止案可決、二十八日、中央宣傳部長、於邵元仲之後、任命葉楚傖、一變從來的宣傳方針、三月十五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對全國各市教育長、下以「未經政府檢定者並決定廢止之教科書、今後絕對不可使用」的命令、連排日教科書、也企圖改訂。

廣田外相、表明於上海大阪設置日華經濟委員會之意志、在五月十七日、兩國同時發表日華公使館昇格爲大使館。由日華關係的好轉、又進展至於日華經濟提携工作。

汪精衛如此的傾注全力於中日親善的工作。然而華北方面、有不祥的事件頻發、對於此調整工作來一頓挫、於中日之間、又充滿了險惡的空氣。

1. 孫永勤匪之非武裝地帶擾亂

2. 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對此加以援助

3. 親滿親日的中國新聞社長胡恩溥白逾恒之暗殺

4. 國民黨支部、藍衣社之暗躍

5. 中央軍及憲兵團之跋扈

日方於五月二十九日、在重大決意之下、對河北政權、提出抗議、要求于學忠及部下軍隊的天津撤退、孫永勤的膺懲、國民黨支部、藍衣社、中央軍及憲兵團的撤退、暗殺者的處罰、察哈爾省的肅正、蔣介石的誠意披瀝。接受此報的南京政權、舉開會議、講求善後方策、應乎日方的要求、幸得無事、然而另一方面、以此之故、中日國交調整親善的空氣驟然又開始頓挫。

中日親善工作、雖然幾度的瀕於危機、可是還在繼續的進行。因為那是南京政權之既定的方針。然而觀看中日兩國所起的不祥事件及其每次的中國側的讓步、有一部分的人士、大起不平的聲浪。

八月八日、中央委員李石曾、放言即日結清對日屈從政策、以孔祥熙·宋子文·孫科等、

的歐美親俄派爲先鋒、打動中央黨部之強硬分子及青年將校等、結成一體的反汪勢力、汪派的立場、漸趨困難。

汪精衛見此情勢、乃於七月中旬、暗退至青島、於八月九日、提出正式辭任書、十二日汪派的行政院部長顧孟餘·陳公博等、也繼續的提出辭呈。

對於華北事變之國民政府的責任者汪精衛、躲避歐美派、反日派等的反對派之攻擊的銳鋒、於青島表明辭職、半月之間、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立於歧途之上、殊難決定方向、於廬山會議的結果、汪得蔣介石的全面的支持、遂行復職。於八月二十日入京與蔣介石會見、行重要的協議、在決定復職的同時、向全國發出通電、以八月二十六日爲期、爲辭意表明後的初入衙視事。

汪的辭職、是對獨裁者的蔣介石及國民黨部中央政府、求信任自己。關於汪的復職、蔣介石絕對支持汪氏的、是國民政府的意圖、表明繼續親日政策。

(四四) 汪精衛的遭難

中日關係的險惡、南京政權的親日方針、挺身於其間的汪精衛、雖然有非常的勢力、可

是國民及內部對他的反感、越發的增高、結局發生悲劇、使其陷於政治的蹉跌。

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五全大會的開會式當日、在國民黨中央部、舉行紀念攝影的時候、忽然有潛入的刺客、用手槍向汪精衛射擊。汪氏已身受三彈、還端坐不動、待受第四彈。第四彈飛來時、在汪身旁的何應欽、將汪的身體拖退、沒得擊中。汪氏身受槍彈洗禮之際、不動聲色之態度、實屬罕見之事、當時列席的新聞記者們、都異口同音的感歎。汪精衛早年決死、以炸彈襲擊攝政王載灃及被捕宣告死刑之從容自若的真面目、又現於此次的不幸中了。

他所以受了兇彈之洗禮的、簡直是對日外交的犧牲、現在想來、糾紛的中日關係、由大局上爲東亞之將來的打算、中國結局、只有與日本提攜融和之一途、還是汪氏的明敏、加人一等。正確理解孫總理之大亞細亞主義的汪氏、實在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是獻身而救中國的偉大革命家。

汪氏受傷以後、立即醫治、施行手術的結果、將子彈的一部取出、保住了性命。於南京入院治療、逐漸的恢復了健康、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上海又加治療、然而判明不能再起、

遂於三月一日、正式提出辭表、而就外遊療養之途。

在此以前、在汪外交部長之下、身爲次長當汪的對日外交之衝的唐有壬、也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被兇彈所殺、足以證明對於南京政權內之知日派的反感、是異常的劇烈了。

此事件發生之時、蔣介石以與別人說話、沒有到場。閻錫山和何應欽等、雖都在場、但是目標只是汪一人、閻錫山見事不佳、當即逃出。

汪精衛性情柔和、儼如婦人女子、說話的時候、搓着手發出溫和的聲音、共剛毅的精神、能存在那裏呢？可是他那足當國士之不怕死的精神、即存於柔和之中啊。若一談及天下國家之事、就臉泛紅潮、態度嚴肅。在壇上作獅子吼之時、却有飄颻熱血的豐姿。很是奇怪的。

他多嗜都知道有人要暗殺他、可是一點警備也沒有。當時的財政部長孔祥熙等、每一出入、都乘防彈的自動車、並連用三四臺自動車、使人不知他在那個車內、以作警備。

可是汪精衛總是只坐一臺自動車、隨便到各處去。在會議的時候、或其他的時候、也是

總也不願身邊危險的。在他身旁的人們，却嚇的忐忑不安，不知道甚麼時候子彈飛來。

(四五) 西安事件

中國的統一，正於蔣政權之下，顯然進展之時，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在西安把中國的獨裁王蔣介石監禁起來，使世界大為注目，即所謂的西安事變。

關於蔣介石的生死，曾有種々臆說，可是他却生命無恙，於二十六日無事歸還南京，中國統一，又開始前進。當時汪精衛正在歐洲，忽聞事變勃發之報，甚為痛心，又加上有中央的催促，乃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日內瓦登船，而就歸國之途。

汪精衛於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到了上海。正值將要開三中全會，所以此問題之如何解決，對於汪氏，對於國民黨及國民政權，乃是當面的重大問題。可是汪氏看此問題，是極易解決的。他對於排擊人民戰線，同時為國民政府之人民戰線政權的改造，斷乎反對，關於外交，也是堅持從來所抱的方針。

汪精衛雖然極力的運動，可是自西安事件以來，黨國的「人民戰線、共同禦侮」的大勢，大有不可遏止的情勢。以後汪氏將此事情，自述如下。

「我當初深信蔣介石先生、和我同心。卽自民國二十年十二月、接見蔣之國民政府主席辭職後所發之「戒國民書」以來、認爲蔣和我是同心的。所以誠心誠意與蔣合作、可是以後四年之間、感到竟有大謬不然之處。同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大患後更受三傷、以不健康、乃於二十五年一年中遠遊外國、及西安事件發生、急遽歸國、而情勢更爲一大變化。我僅深信當時剿共事業之中止、是不可能的。因爲共產黨只知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受第三國際的秘密指令、以階級鬭爭的口號、代替抗日的口號、而利用中國數年來之民族意識、挑發中日戰爭。」

翌年二月、開三全中會、所決定的新對日外交方針、甚爲強硬化。二十一日的公表之大會宣言、外交方針、也是發表的「不承認領土主權之侵害、對此也不協定」。尤其是在西安事變的當時、張學良主張的抗日即戰主義、大被排擊、知道「和平的希望、尙未完全斷絕」可是華北現狀的恢復、最低限度須對內蒙軍停止援助、以爲中日國交調整之初步的解決條件。

此際日本繼續廣田內閣、產生林內閣、於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的國

會、闡明了對華外交方針。其新對華外交方針之特色、有下列三項。

1. 不必固執廣田三原則（也不是全然放棄）

2. 放棄專心政治外交、促進民間的經濟提携

3. 中國排日風潮、在於中國民衆對於我國之華北活動的誤解、今後努力於使知我國決無侵略的意思、並一掃中國民衆對此之誤解、及排日風潮。

中國方面、於南京政權之下所開的三中全會中、決定的新對日外交方針、由於冀東政府問題、內蒙問題、西安事變的善後、國內輿論之強化等諸關係、顯然見出頗為強化了。

（四六） 日華事變的勃發

中國方面、如此的對於日本認識不足、遂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有於北京城外蘆溝橋中國軍隊對皇軍不法射擊、通州保安隊的叛亂、日本人的虐殺、進而南京政權的全面的挑戰動員、八月十三日上海的中國軍的不法發砲等的暴戾態度相繼而起、日本側遂以打倒抗日蔣政權爲目標、及建設東亞新秩序之高遠使命之下、展開此次的聖戰。

於蘆溝橋的槍聲之中、同時起了華北事變、當時適值於廬山招集全中國的要人會議、七

月十六日、爲協議華北對策、於蔣介石·汪精衛司會之下、開催了重大的會議。在十九日的會議席上、蔣介石演說了有名的「生死關頭」、毫無忌憚的吐露了對日根本方針。其演說的大意如下。

『中國的犧牲的最後的關頭、一刻一刻的迫近、我們對於侵害中國主權者、一步也不能退讓。所以一爲奪還滿洲、一爲擁護華北之主權國土、中日間不得不成破局。』

當時身爲行政院長、構成蔣·汪合作政權的汪精衛、也和蔣介石的意見相同。

爾來國民政府、連日開軍政兩方面的重要會議、以對日妥協或交戰爲中心、行慎重的討議、協議的結果、對日妥協論、完全失敗、決定了與日本交戰的方策。八月六日軍事委員會、於蔣介石司會之下、開第一回國防會議、中央側有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馮玉祥·王寵惠·程潛等、地方軍政首腦側、有閻錫山·白崇禧·余漢謀等出席。先由何應欽說明華北的中日兩軍的交戰狀態、汪精衛詳細的報告了國際情勢。關於國民政府應取的最後態度、討議的結果、決定了對日交戰、不可避免、於第二日（七日）愈形採用了戰時體制。

八月十三日、事變擴大至上海、於九月九日、在南京開中央政治委員會與中央常務委員

會的聯合會議、新組織「國防最高會議」事實上是決定了代替國民政府的最高機關。

自日華事變以來、汪令蔣介石居最高地位、自己擔任政治和黨務、一面援助蔣介石、一面以副總理的資格、立於抗日中國政局之中樞。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上海完全被皇軍包圍、主權愈與國民政治下隔離、上海區居住之中國民衆、成爲被放棄於自國圈外的情形。

同時軍事委員政治訓練處及上海市長俞鴻鈞等、也發表了『告上海同胞書』。

皇軍連戰連勝、席捲江南之地、首都南京、也於十二月十三日陷落、同月二十日、發表了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宣言、愈發的邁進於長期抗戰。

南京陷落的翌日、近衛首相、發出聲明、以訂正中國從來之誤謬。

1. 中國不必爲無用之抵抗
2. 游擊戰術是陷於共產黨的術中
3. 排日之非

近衛首相、雖然如此的發出諄々的告諭、可是蔣介石毫無反省之色、於漢口謀再建抗日陣

營。同年十二月十八日、蔣介石在漢口的大本營、招集汪精衛·孔祥熙·何應欽·孫科·張群·王寵惠·陳立夫·邵力子·李宗仁·白崇禧·其他的軍事長官·決定了下列的重要事項。

1. 中華軍之再編成
2. 全國民衆動員計畫
3. 農工業生產擴充案
4. 軍事工業建設案
5. 戰時所得稅徵收案
6. 國民經濟再建案
7. 道路鐵道電報電話改善案

更爲使國共兩黨提携緊密化、斷行政治組織、軍事組織之改造、與國共首腦部秘密會議。

關於右項當時所盛傳的、是設中央軍事會議、擴大從來之軍事委員會、於其下置軍事委員會與國防會議、前者專統轄軍事全部、後者則任軍事以外之一切的內政、外交、財政等

的處理、可當適應長期抗戰之國民政府的代行機關。汪精衛·張群等對此計畫、屢次的表示不滿意。他們以爲如實行如此的急激的改造、中國則共產黨化、與英國的關係、也要惡化了。

因此之故、汪張二氏、於同月二十七日、提出辭表。

此際深知共產黨的陰謀、反對人民戰線、固執擁護國民黨的汪精衛、無論如何、也不贊成蔣介石的計畫。遂至踏入蔣·汪裂隙的第一步。

(四七) 蔣介石的容共政策

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蔣介石、自己的掌中、握着軍權、抑制汪精衛的反對、斷行了政府的大改造。其中又任共產黨的朱德·馮玉祥·閻錫山爲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盡力煽揚民衆的抗日意識。在此以前、即民國二十六年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提攜、已竟實際的成立了。當年九月二十二日、共產黨發表了「與國民黨共當國難」的宣言、蔣介石對此宣言、也發出聲明。翌年一月一日、共產黨的朱德、爲軍事委員會的委員、五月三日、陳獨秀·周恩來·毛澤東·張國燾·葉劍英·郭沫若等二十三名共產黨員、又恢復了國民黨籍、與廣東

武漢時代沒有何等變化的容共政策、又被確立了、這也可以表示蔣介石政權強化的成功。汪精衛對此政策、自然是不很贊成的。

由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於漢口開催了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謀中央機構的調整、其結果蔣介石被選任國民黨總裁、汪精衛被選為副總裁、他們至於有了總理的權限。

然而事實上、他也不過是空有其名。共產黨一派、逐日的伸展、漸々形成不可撼動的大勢力。

(四八) 和平運動秘話

此際往來於汪精衛胸中的、是中國的國家與國民。徹底抗戰的聲浪、雖然遍了全國、可是被占領的地域、却逐漸擴大、重要海港與交通線、屢々喪失、財政也愈形貧乏。若永久如此的繼續下去、中國的前途、該怎樣呢？特別的浮現於汪精衛之胸中的、是沉淪於塗炭之苦的中國民衆的面影、是孫文的創造的中華民國的前途。

他深知道此種慘禍、完全是第三國際與共產黨的陰謀。他們役使蔣介石、擴大抗戰的原

野、依戰事長期化、將中國全土陷於禍亂亡國的狀態、同時消耗日本之國力、以遂其自己之陰謀。因此之故、汪精衛以爲早日講求和平、是最有利的。

在周佛海氏的「追憶與前途」中、有下列的一節。

「我們於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之信念之下、直接間接向蔣介石進言、並將我們的主張、向全國民宣傳。汪先生的主張、和我們完全一致、在南京陷落前、汪先生關於此事給蔣介石去的信、達至十數封之多、直接的面談、也有幾次。所以當時我們不期而以汪先生爲中心、醞釀和平運動。幸有同志友人數名、每日到我家裏訪問、甚至晚間也宿於舍下。這樣的空氣、漸次洩於外部、引起外部的注意。然而我們對之毫不注意、將此小組、叫做「低調俱樂部」。熊天翼暗自將我喚至一個沒人的屋內、忠實的告訴我說「你不要任意放言高論啊！廣西派的某要人、曾說你是非戰派的主要人物啊！」我感謝熊君的厚意、回答道「我們認爲與國家有利之事、我不能以惜身命而不言、暗置於胸中。」

當時我們主張一方面猛烈的抗戰、他方面也不斷絕外交交涉之途。此外外交交涉之途、不僅不可斷絕、並爲於適當時期準備交涉停戰、越發有強化的必要。我們還主張於軍事的示

以強硬抵抗之外、在他方面不可刺激日本、與以據爲擴大戰爭之口實。然而不幸我們所不希望的事態、相繼的發生。締結了中俄不可侵條約。蔣介石發表了容共的談話。前者能刺激日本、後者能與日本以口實、乃是毫無疑義的。中俄協定公表二三日後的某晚、我聽見蔣介石的容共聲明、在明晚發表。我以爲此兩個事件、相繼發表、有點沒有意味、乃與熊天翼商議、要進言於蔣介石、請他慢些發表容共聲明。熊氏當晚得着面見的機會、力說此旨、蔣介石雖然接受了他的勸諫、然而也不過只延期三日。我以爲抗日勢必聯俄、聯俄必得容共、其結果在國內不斷有畫策於秩序紊亂的共產黨、國外有欲收漁翁之利的蘇聯、戰爭越發的被擴大延長、中日雙方共傷、悉作爲他們的犧牲者、乃是深爲痛感之事。（中略）

此際日本軍、於金山衛上陸。前線崩潰。中央方面、遂決議了南京撤退。我於十一月十九日晚、以接了撤退命令、於二十日朝、在淒慘的風雨之中、去參拜中山陵、以作告別、繞市街一週後、含淚上船。所謂之「惶惶辭廟」之境遇、不期竟身受了。離開南京、而赴長沙、一路之上、民衆嗟怨之聲、不絕於耳。「負傷兵陸續而來、作些殘暴之事。在日本軍或來或否之中、我們在傷兵和土匪的蹂躪之下、也就不得安生了。」父老們的此話、現在還

殘留於耳中哪。在幾個月後、真正的日本軍、雖然入了長沙城、可是在那以前、長沙早已成爲焦土了。正在憂鬱萬分之際。忽然由漢口來了一封電報、大意是以和平有望、請速來漢口。然而我可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南京危在旦夕、怎能和平之望呢？日本當局、要襲俾士麥的舊例、使兵屯城下、開始講和嗎？當夜以長途電話訪問、結果纔知道是德國大使得羅得曼的調停、現有和平的希望。其間的事情、如讀汪精衛先生的「舉一個例」就知道、茲不贅述。我當時就坐着那滿座的火車、而赴漢口。然而數日之後、調停失敗、終於南京陷落、各前線崩壞。當時的情況、現在不忍得追憶。

得羅得曼第二回的調停、又開始了。我等低調俱樂部同志、自然是感到特別的興奮、然而却沒具有大的期待。其後果然二次調停、又失敗了。」

依此周佛海的「追憶與前途」、很可以知道當時對於蔣政權內的和平運動與以大影響的、是德大使得羅得曼的對日和平談議。其事以後在汪精衛的第三次聲明「舉一個例」中、顯然的露出。

「（前略）我隨得羅得曼大使、共赴南京。在船中與大使行個人的談話、當時大使曾有下列

的話。

「以直到現在的中國對日本的抵抗情形、中國的抗戰精神、已竟充分表示出來了。我想現在是到了應當結束的時期了。歐洲大戰的當時、德國雖然得到幾次應該講和的好機會、可是以過於自信自己的力量、不肯講和、結果到了維爾塞條約簽印的時期、不得不無條件的接受戰勝國側提示的條件」。

大使又引用希特勒總統的意見、說日本的條件、未必苛刻、希望中國加以考慮。十二月二日到南京、我先會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於慎重考慮之後、對我說「有與在京高級將領合議的必要」。午後四時、又去一看、見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等、已聚在那裏了。

這時被蔣委員長所招來的我、報告了德大使來京的任務、參集者有「於右條件是否有附帶的條件、並對我軍備上、有無限制的條項」的質問、我依德大使所說、只有現在所提出的條件、沒有其他附帶條件之旨答之。當時蔣委員長、關於是否應該停戰的事項、求問唐生智的意見、唐未能即時回答、又徵求白崇禧的意見、白崇禧說「若只有這個條件、究竟爲

甚麼戰爭呢？」我答道「總而言之、德大使所提出的、不過就是此數個條件。」蔣委員長、這回又徵求徐永昌的意見、徐也說「若只有此幾個條件、可以應許」又問顧祝同、顧也說可以應許、最後又問唐生智、唐也贊同大家的意見。蔣委員長、遂至承認了。一、德國之調停、決不可拒絕、這不是亡國的條件。二、華北政權需要保存的二點的意思。

午後五時、德大使會見蔣委員長、結果蔣介石對德大使提出下列之二條件、希望其報告於德本國政府。

一、當中日協議、德國要始終爲調停者、換而言之、希望德國永久作中人。

二、華北的行政主權、必須貫徹始終的維持。若在此範圍之內、可以此等條件爲商洽的基礎。總之日本若以戰勝國的態度臨之、以此條件、爲最後的通牒、是不成的。

大使對蔣委員長說「中國政府、鑑於現實、不爲過分的要求、不固執己見是相當的。」蔣委員長說「像現在的戰爭劇烈之中、調停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希望德國先對日本、懲瀆其先停戰。」

在此歸途之中、得羅得曼德大使、曾說此次會談的結果、甚爲有望。又該大使在南京對

蔣委員長說、此條件決不是最後的通牒。

該大使在船中向東京及柏林打的電報、直到現在、還沒見回音、其後的發展如何、現在是不能逆睹的。」

得羅得曼大使的和平談議、雖然如此的得了黨首腦部的贊成、可是結局還沒有成功。一個是因爲南京陷落、意外之速、忙亂的移轉於武漢的期中、一個是因爲以陳誠一派的少壯軍人爲中心的抗戰強硬派、逐漸的接近共產黨、結成抗戰的推進力。

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陷落了。由政府機關以至國家的中樞勢力、完全集中於漢口。接着於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發表了「不與蔣介石講和」的聲明、和平之道、遂至中絕了。

老獪的蔣介石、還不捨作爲對日策略的「和平」之手。他早已派自己的腹心於香港・上海・南京等處、使之奔走於和平。還不僅止於此、另一方面、對於蘇聯、又強化中俄不可侵條約、謀畫締結攻守同盟。那種辦法、正是蔣介石的矛盾。

（四九） 向抗戰中流飛去的巨彈

此際共產黨的勢力、越發的浸入蔣政權之內。尤其是軍事委員會的第三廳、被政治部改

組以來，把口唱「和平」者，完全以「漢奸」目之。

所以汪精衛，雖然身爲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議長、和蔣介石同負重任，可是不過是擁有虛位罷了。其一舉一動，永久是受抗戰主流的監視和束縛。

他雖然站在這樣的被監視的囚人一般的地位，可是對於和平的信念，還是要捉住機會，即時爆發。他於十月十二日，接到日本軍華南上陸的報道，向路透的記者說。

「若是日本提出的和議條件，不妨礙中國國家的生存時，我們還可以接受，作爲討論之基礎，不然即沒有調停的餘地。完全看日本提出之條件而行論定。」

這個聲明，於蔣政權部內，自然是捲起一重大的反響。共產黨之以陳誠爲中心的抗戰強硬派，猛然向汪精衛放出一攻擊之矢。然而另一方面，並沒發見有援助此強硬派者。連從前反對汪氏的王陵基·潘文華·鄭錫侯等，由於別的立場，也援助汪精衛了。政學會、C·C團等的一派，也對汪表示了贊同之意。

汪氏當時對於抗戰主流投以第一巨彈說、

「……在國土沒被占領的地方，爲甚麼有誅求民衆的財物之必要呢？若爲的戰爭，使民衆

提出錢財、我們出力、民衆當然是沒有怨恨的。爲甚麼有收取民衆的槍械之必要呢？若使民衆出槍、我們出命、民衆自然沒有不滿的。若是假借名義、爲保全實力、無論如何作巧妙的宣傳、結局也難掩衆人的耳目。

蟠據敵之占領及點外的地方、而夢想實力、是不懂「全面戰爭」之意義的。當敵之進攻之時、而游行各處、以夢想保全實力、也是不懂「全面戰爭」之意義的。若以明朝末期之流賊的方法、用於國內戰爭、或足以顛覆政府、如用於對外戰爭、必不能拮抗強敵。」

汪精衛對抗戰主流的盲目前進所發之第二巨彈、是關於長沙燒打事件之焦土作戰之反對論。他眼觀長沙事件中民衆的苦患、大爲痛嘆焦土作戰之犧牲、指摘出其本質的矛盾、發出下列的痛烈的反對論。

『由於誤解焦土抗戰、而引起長沙的大火、是極爲痛心的。

抗戰之所恃、在於人心。若能喚起人心、一切的物質、能得供於抗戰之用、不然若是不能喚起人心、物質不能自由出來的。所以暫時將都市盡行破壞、也不過僅止於燒却一切的物質、決不能殺掉一切的人命。』

汪精衛這樣的大膽言論、刺激了焦土作戰的提倡者的共產黨一派。彼等以其屬下的一切的宣傳機關、痛罵汪精衛是民族統一戰線的破壞者。

(五〇) 和平救國之熱意

汪精衛如此的以「抗戰之正道化」爲大義名分、暴露了「焦土作戰」及「遊擊作戰」之弱點、是爲的甚麼呢？

他很知道此種言論、足以激發抗戰主流、倍增自己身邊的危險。而他竟不顧一切、說出此種主張的、是以爲如不將共產黨的勢力、由抗戰的主流擊退、重慶政權、就要一步一步的踏入坑坎、進於滅亡之路。還不僅是重慶政權滅亡、連全中國也要滅亡的。

他還知道一樣事情、就是在暗中贊成他的「和平救國」的人、重慶政權的內部、也大有人在。

當時的情形、是需要有些人先起而舉「和平救國」之烽火。那雖是萬分危險的行動、可是除了糾合暗中的贊成者及明面上的同志、是別無善策的。所以他犧牲一身、奮然而起進行此危險的工作。

果然於不久以後，反對共產黨跳梁的穩健派，都成爲汪精衛的援助者了。形成蔣政權右翼的政學會系、C·C團、藍衣社右翼、國家社會黨等的諸勢力，開始形成了反共統一戰線。汪精衛更爲反共活動的核心，連結陳立夫·曾養甫·朱家驊等，組織了中華同志復興會。於是舊日與汪之政治的主張相同的同志，周佛海·梅思平·曾仲鳴·林柏生·陳公博·彭學沛·顧孟余·褚民誼·谷正綱等，結成以反共和平爲標識之救國運動的盟約。

從前的共產黨系抗戰主流，對此形勢，不能默視。重慶的空氣，逐漸的險惡起來。具有決心的汪精衛，越發積極的進行，對蔣介石、執拗的行和平的勸告。蔣介石還是固執已見，一面對汪表示贊成的面容，可是另一面却越發的接近抗戰強硬派。說不定在甚麼時候，要爆發他的決意。

後來遂於由二月十三日所開的黨紀念週間式中，闡明了抗戰到底的決意。

『中國抗戰的前途，越發的光明了。（中略）若抗戰以行全國的統一，以誠意使國家民衆團結，則如何的強敵，也不是怕的。』

汪精衛聽得蔣氏的話，赫然斯怒，於十六日面會蔣介石，極力面責蔣的不誠意，並痛言

「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的、是國民黨的責任。我們應當急速聯袂辭職、以謝罪於天下。」蔣介石示以反撥的態度說「我們若辭職、得誰去負責任呢？」此時二人的爭論、非常的劇烈、據說都鬧得面紅耳赤。自此以後、蔣汪已難合作、汪精衛欲展開自己的和平運動、遂有不得不取脫離重慶政權的手段之勢了。

汪精衛胸中所浮現的、是沉於塗炭之苦的中國民衆的面影、是孫文的創造中華民國的前途。他雖然在抗戰的陣營之中、可是逐漸的理解了日本之聖戰的目的和理想。並想起往來孫文主唱的大亞細亞主義之理想、遂於武漢的殘月、重慶的深夜中、確信及中日和平、反對共產黨、是救中華民國及民衆的正道。

（五一） 脫 出 重 慶

十二月十八日、以某種理由、託交通部長彭學沛、買了飛機乘機券、於午前十時、坐重慶的民間機向昆明進發、到昆明與畫策中的周佛海會合、小住三日、於二十一日、飛抵河內。他算是如此的脫離了永年敵手的蔣介石的羈絆。此日是一生波瀾最多之汪精衛的印象最深的一日吧。

於此日的前後、陳公博·陶希聖·梅思平·陳璧君·曾仲鳴等的同志、也繼續的脫出重慶。

汪精衛脫出重慶、與重慶政府一個很大的衝動。若是弄錯了此對策、則國內動搖、不可豫測、也許引起何種的大事。因之行嚴重的言論統制、以防洩漏汪之脫出之報、然而終以外國的新聞記事、被轉載於中國報上、完全的失敗了。不得已纔發表了、下列的一段話、以求彌縫一時。

「汪兆銘以患病之故、請假四個月、現在河內治療中、豫定一二日中、即經香港、而就外遊之途。」

蔣介石還是始終的假裝平靜。

然而蔣介石出此發表以後、纔過二日、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即揭穿蔣之辯護、對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最高國防會議、發去書簡、接着又於三十日午後九時、向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發表了如下的重大的通報。

「日本政府、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聲明、闡明了關於日華國交再調整之日本政府的根本方

針。右聲明所強化的第一點、是善隣友好的主義。即右聲明、日本對於中國、不在於要求領土和賠償、日本是尊重中國的主權、然而爲確保完全的獨立、日本依照日本明治時代實行政策之例、日本人得以於中國自由生活並營商業爲代價、日本對於中國、將租界返還、並同意將在中國之治外法權撤廢。日本政府、於嚴格發表此宣言的同時、並依和平的手段、保障華北各省的安全、不特此也、並得恢復此次事變過程中所失的領土、如此中國能够保全中國的主權、行政的獨立及領土完整啊。第二點是防共提攜。防共協定的目的、是防止共產黨的國際陰謀、基於此理由的該協定、不能影響中國與蘇聯的關係。第三點是經濟提攜。日本政府、現在嚴肅的言明日本是尊重中國的主權、行政的獨立及領土、並且於經濟方面、日本對於中國、不是以獨占的支配爲目的、也不是對中國限制第三國所要求的權益。是爲日華兩國間的經濟的協力、豫約立於平等主義。事態若像這樣、我們是表示同意的、必得於其基礎之上、提出各種的具體的提案。

我於慎重考慮之後、確信如下。

國民政府、應該於上記三點之基礎之上、爲恢復和平、與日本政府交換意見。此際由過

去的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的聲明、變更爲一月十六日的聲明之態度、也是必須追憶的。因之國民政府、若以上記三點、爲和平討論之基礎、就能開一商議的途徑。中國的武力抵抗的目的、是爲的確保其國家的存在與獨立。』

汪精衛的第一次聲明、使盡力抑制他脫出重慶的影響的重慶政府、大爲驚愕。結局於一月一日午後三時半、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臨時會議、依汪精衛的聲明、縷々的說明不變徹底的抗戰之根本方針、並議決將汪精衛永遠的除名及撤除其一切的職務。

(五二) 和平聲明書與其影響

汪精衛脫離的反響、政府雖然極力防止、可是逐漸的浸潤民心、捲起以國內大眾的要望的「反共和平」爲目標的大旋渦、於成爲抗戰主流的陳誠一派的強硬派及共產黨之重壓之下、開始現出很大的彎曲。

汪精衛見現出此反響、遂又繼續投下第二巨石。卽於一月八日、附添第一次聲明、發表了送呈重慶的書簡。

對於汪精衛的聲明發表、日華兩國民正在注意之間、香港的同志、陳公博·陳璧君·曾

仲鳴·林柏生等的活動、逐漸的表面化、而帶有生氣。他們依機關報『中華日報』高揭反共和平的旗幟、力行實踐和平運動。

汪氏一派、於第二次聲明發出以後、約三個月間、專心於組織工作、沒另發聲明、儼如守着沉默、靜觀聲明之反響一般。其間重慶派遣兩種使節、來見汪精衛。一為贈與汪精衛旅券及旅費、勸其外遊、一為是要以兇刃、將其抹殺、手段雖然不同、可是都是為的停止汪精衛的和平救國運動。而汪氏心如鐵石、不為所屈、專心於貫徹目的。

二月十一日、河內哥倫斯街汪精衛的住宅裏、闖入五名兇漢、越牆而入、奔進居室、以毛瑟手槍亂射、將住在三層樓上的會仲鳴擊斃而逃。該犯人推定是藍衣社系的現役軍人。

此種兇行、使汪精衛大為惱怒、而發出第三次聲明、大罵重慶政府、表示邁進和平運動的意氣。

四月八日、更發了第四次聲明、致蔣政權與主戰派及共產黨協力、舉起黨內的肅清、和平派彈壓的第一聲、重慶衛戍司令部、站在前頭於五月二十五、六、七三日之間、斷行反共主和派的大檢舉、屬於汪派的陳樹人·彭學沛等要人的多數、都被檢舉暗殺。前四川省

政府教育廳長楊廉、也於此前後以與汪派的和平運動有關聯、於六月二十二日軍法會議的結果、被槍斃了。

那時居於香港的汪派的林柏生、也爲兇彈所擊。同時在重慶方面、張羣·何應欽·陳立夫·張公權等的國民黨元老派、C·C團系、政學會系、藍衣社右翼等的穩健派、幾至陷於被監禁的同樣運命、更爲防止內部的動搖、於六月十一日、派馮玉祥入成都、使抑制四川土着軍閥的動搖、與此相前後、宣傳部副部長周佛海、也被下了逮捕令。

更有內政部長何健、也被革去現職、其後任以雲南省政府委員周鐘嶽接充、可是蔣介石還恐怕何氏脫出重慶、極度的防備、據說當時何健夫人於香港病在危篤、與何發來急電促其速歸、蔣竟不令何赴香港、簡直是完全置於監禁的狀態。

共間汪精衛以河內爲根據地、極力活動。對手是蔣介石、是重慶政府。河內實在是適當的地位、能直接的與蔣政權以威脅、並能鼓動重慶政府部內的反共勢力。可是現在的汪之和平運動、已入於第二階段、不僅是依早日發出的聲明、高揚反共和平的運動、而且入於將共和平運動極力實行及必須行組織化的時期了。

像河內這樣邊陲之地，已是不中用的。以中國四億民衆爲對手，必須要有最廣大的舞臺的。所以最後又選定了上海。

局面更進一步的積極化、於同志審議之後、汪精衛遂於六月由河內出發、移往上海。在赴上海以前、他曾先去訪日、與日本當局會見的結果、極爲良好。近衛聲明發表後、內閣更迭、當時成爲平沼內閣、可是國策却是絲毫沒變、存着忠實的實行的誠意。汪精衛將此經過、曾有下列的敘述。

「兆銘於六月赴東京、同日本當局交換意見。他們告訴我說、日本對於此次的和平條件、不僅沒有勝敗的偏見、還存有同憂患共安樂的誠意、如斯東亞永遠的和平、始得以鞏固其基礎、他們說的話極爲懇切而且真摯。」

究竟上海地方、抗日氣勢、是極爲濃厚的、隱於第三國勢力之下、藍衣社、C·C團、三民主義青年團、共產黨等、張開網一般的抗日組織、新聞·雜誌·小冊子等、抗日宣傳機關、氣勢頗大、抗日的暗殺團、連日的橫行。在這樣上海的情勢下、汪精衛身赴上海、簡直是等於置身於死地一般。可是汪之同志們、在那以前、根據極有效果的手段、徐々的

開拓了新的境地。

(五三) 激動民衆之耳的無線電

汪之同志們、爲向租界內的知識階級注入和平氣勢、乃進行汪精衛直系的機關報「中華日報」的復活的工作。因此之故、休刊前的編輯者林柏生、由香港來此、擔當此事。

既而爲一般的政治工作、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高宗武·陳璧君等鬪士、集於上海、與褚民誼·傅式說等、共同展開和平救國的實踐運動。

此際有令人想不到的事、是有力的人物丁默邨、也由途中加入了。丁是重慶政府的特務機關的巨頭、可是以適遇「如不和平則不能剿共」的現實、遂投入汪派的陣營。

汪精衛只立定這樣的陣營、就在上海逐漸的行和平運動的具體化。

汪精衛所選之其次的政治工作的根基地、究竟是在何處呢？潛伏地下的汪精衛、得於何時由何處顯露聲名呢？

汪精衛的肉聲、突然在吞聲靜觀的民衆之前、一往無阻的、由擴音器中、流露出來了。

「總理孫先生、曾告訴過我們」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有待於日本之諒解的、其意義是極重

大的。日本爲東亞的強國、其經濟、軍事、文化、都有顯着的進展、最近數十年、若沒有日本、可以說是就沒有東亞了。中國雖然說諸事落伍、但是於東亞爲有廣大之土地、國民繁多、且有悠久歷史之國家、若能強盛、對於日本、有如何的影響呢？究竟對於日本是有利呢？是有害呢？我們是必須知道的。如果有利、日本當然是希望中國強盛、希望與中國爲友、如果有害、日本必定使中國強盛的動機消滅、決定以中國爲敵吧。以要圖強盛的中、與已強盛了的日本相敵、恰如「以卵擊石」是不得不敗亡的。（中略）而此絕對不侵害中國的主權、怎麼說呢？一個國家、對於他國家、以利害相同、而相連結的時候、絕對不侵害他國的主權。並且也絕對不侵害第三國的權益。何以言之？日華的結合、是爲的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一點也沒有排斥第三國的正當權益之意味的。」

他這個七月九日夜的放送、與從前在河內及香港的聲明、迥然不同。從前汪的聲明、主要的是向重慶政府發的、是促進蔣政權的反省、是提倡急速容認日本提示之三原則、講求和平的、而此夜的放送、簡直是對於化爲共產黨之傀儡的蔣政權、已竟絕望、表明自己樹立新政權、糾合民衆、邁進於和平救國信念之決意的。他又繼續着說、

『再明確總理孫先生的意志、再移於實行、對於日本、根據冤家宜解之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爲友、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下略)』

緊接着於六月十二日、又發出暴露『抗戰之真相』的第五次聲明、對重慶政權、指摘出抗戰之亡國性、謂救中國救民衆之道、必須放棄抗戰而求和平、即慫恿和平救國反共救國。

汪精衛爲革命之先進、是新中國建設之功勞者、是次於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之大人物、是國民黨的理論指導者。更是執筆爲文、登壇講演之傑出人物。他的反共主和的相繼的聲明、每次都帶着赤熱、向蔣政權的弱點、緊加衝擊、頗使重慶政權、膽戰心寒。

現在由汪派發出之連珠箭式的聲明書、不僅能集中國民衆之視線、還能集東亞及世界之視線。

七月九日的放送、是汪精衛對於重慶政府的決鬪的書狀。結果於翌日的早晨、機關報『中華日報』復刊、共再刊的第一號第一面、題爲『余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與前進目標』、昨夜汪之放送全文、大被揭載、向蟠踞於租界之多數報紙、憤然挑戰。

在舊英租界之漢口路與江西路的交叉點之最引人注目的一角，又忽然有金字的中華日報社的牌子出現了。在那以前，爲防備抗日暗殺團的襲擊，工部局之武裝巡查，拿着機關槍在門口警備。看見略爲可疑的人，卽加以檢查。進入社的表門，就是通至編輯室的入口，那裏嵌有鐵格子，可見警備的嚴密，是煞費苦心了。但是這並不是他們謹慎過度，事實上在此抗日的巢穴中，作這樣的大運動，也是必得有此防備的。

在這樣的深刻悲壯的空氣中，中華日報，又復活了。其第一號刊載的汪精衛之放送全文的第一面，在十月的黎明以前，卽在市內各處，張貼了數千張，以喚起大眾。

民衆對於「中華日報」之維持，極爲盡力，現在發行份數，已達十數萬，在上海爲唯一無二的大新聞，大有睥睨一切小抗日報之勢。

汪精衛之和平建設運動，逐漸的陣容完整，大有蒸蒸日上之勢。

另一方面以中華民國政府第五次聯合委員會的關係，當時暫住青島之維新政府行政委員長梁鴻志及臨時政府行政委員長王克敏二人，由十一日午前九時，在宿舍中，與中日記者團會見，發表了關於汪精衛的論說如下。

「對於汪氏愛國的熱情、完全同感、對於氏之邁進救國大道的決意、我們是盡力協助的、不僅汪氏、我們是與全國的同志、爲救國救民而協力的。」

據此發表、可知二氏、是闡明不僅是贊成、而且還有與之協力的意思。

汪精衛的新中央政權樹立的運動、如此的積極化、當時隨同此運動之進展、而周章狼狽的就是重慶政府。彼等於六月八日、已以政府的命令、正式發出逮捕汪精衛的命令。蔣介石又開擴大會議、於圖內部強化之同時、並出蘇聯式的國防令、大張偵探之網、而行監視、不許人民口說和平。

多年三民主義的信徒、練達國民黨之務之汪精衛、將和平救國的方針、具體化之政治運動、是採取如何的方向？深爲各方面所注意的、可是他果斷的由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的四日間、招集第六期代表大會、於此決定採取的方向、是對抗於容共抗日政策之下、喪失其真面目之指導下的國民黨、努力於國民黨之再造、藉此以樹立新中央政權、依此以實現和平救國的方針。當時海內外的出席者、達至二百四十名、警戒重慶政權之暴虐行爲、於秘密中完成了大會的使命、於三十日午後閉會、在此大會中、披瀝其確乎不拔之信念說、

「我以愛護孫文先生創造之中華民國，不忍見其在無智者之手中滅亡，所以纔毅然排除困難、冒一切之危險、而行自己的主張。只要和平條件、不是亡國的條件、而是使中國復甦復興的條件、我是堅持到底、就是犧牲生命、也不敢愛惜。所以今後也不能由於他人的加害、而放棄我的主張、更不能由於謠言中傷、使我的見地動搖。」

於汪精衛的六全大會中、撤廢了總裁制、推汪精衛爲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並附與以處理和戰問題的權能。

他一方面、蔣介石於八月的軍事委員會改組會議之下、宣示了依汪精衛的和平締結、不是依代表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之一國主權者的權限的、可是於六全大會之中、將蔣介石的此權限撤廢、却將該權能附與汪精衛了。此外更決議了

一、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以降、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悉由於喪失其職權行使的自由、所有的決議及命令、完全無效。

二、一切之黨務機關、在改組以前、一時停止其活動。

將蔣政權下的國民黨的機能、完全封閉。

新中央政權的國策方針，已如汪精衛屢次的聲明，是基於近衛首相之三原則的，而由於本大會中之宣言及國民黨政綱修正案，更被強調了。

於本宣言中，將此國民黨會解消、使國民黨以外的國內賢能，也得參加，而謀中央政治委員會之結成的，是於排除國民黨專政而圖登用人才的意義之下，不久即約定了必須成立的中央政權之一大發展，臨時·維新·蒙疆各政權及各自治委員會，自不待言，而國民所以為一體而支持汪精衛的，其原因亦於此。

（五四）新中央政權與還都

在上海的六全大會，汪精衛的新中央政權樹立的運動，又踏入其第一步了。六全大會剛一閉會，即親至日本，叩問朝野之意見及日本之真意。由九月十九日，在南京開的第六次聯合委員會，為汪精衛·王克敏·梁鴻志三巨頭的會談，由三氏開誠布公的交換意見之結果，遂見網羅各黨各派之人材，而樹立新中央政府之意見，完全一致。

一月十六日，汪精衛對重慶的蔣介石，發去通電，慫恿其棄掉容共抗戰之亡國的方針，而從和平救國之大道。繼而於一月二十三日，開始了所待望的青島會談。會見者除汪精衛·

王克敏·梁鴻志三氏之外、還有德王代理李守信將軍參加。在此會談中、設定了新中央政府與蒙古聯合自治政府間的新關係、並確定了維新臨時兩政府與汪政權之關係的確約。復於二月十二日、汪精衛與各派·各黨·社會上有信望的人士會談、得見關於中央政府樹立大綱、政綱等的意見之一致、遂於三月二十日、開催了確定新中央政府樹立之根本的中央政治會議。該會議中出席的議員、有國民黨十名、臨時政府維新政府各五名、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各二名、其他社會上有信望者四名、合計爲三十名。

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了日華關係調整案、中央政府樹立大綱案、國民政府政綱、中央政治委員會組織條例等十二重要案件、於二十五日閉會、同月三十日、於南京舉行了國民政府還都盛典、汪精衛代理主席、發出熱烈的還都宣言、於是國民政府、爲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分擔者、踏入歷史的第一步。

此國民政府的職員、如左所示。

國民政府主席(代理)

汪 兆 銘

立法院 長

陳 公 博

行政院長
同副院長
司法院長
同副院長
監察院長
同副院長
考試院長
同副院長
內政部長
外交部長
軍政部長
海軍部長
財政部長

汪 楮 溫 朱 梁 顧 王 江 陳 褚 鮑 任 周

兆 民 宗 履 鴻 忠 揖 亢 民 文 援 佛

銘(兼)
誼
堯 穌 志 珠 唐 虎 羣 誼(兼)
越(代理)
道(同)
海

教育部長 趙正年
 鐵道部長 傅式說
 交通部長 諸青來
 工商部長 梅思平
 農礦部 趙毓松
 司法行政部長 李堅五
 警政部長 周佛海(兼)
 社會部 丁默邨
 宣傳部 林柏生
 更依隨同國民政府成立解消之臨時政府、爲應於華北的特殊性、設立了華北政務委員會。
 舉王揖唐氏爲委員長。

同時所發表的「國民政府政綱」如下。

一、本善鄰友好之方針、以和平外交、求中國主權行政之獨立完整、以分擔東亞永久和

平及新秩序建設之責任。

二、尊重各友邦之正當權益、並調整其關係、增進其友誼。

三、聯合各友邦共同防制共產國際之陰謀及一切攪亂和平之活動。

四、對於擁護和平建國之軍隊、及各地游擊隊、分別安緝、並建設國防軍、劃分軍政軍令大權、以打破軍事獨裁制度。

五、設立各級民意機關、網羅各界人才、集中全國公意、以養成民主政治。

六、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

七、歡迎各友邦資本與技術之合作、以謀戰後經濟之恢復及產業之發展。

八、振興對外貿易、求國際收支之平衡、並重建中央銀行、統一幣制、以奠定金融之基礎。

九、整理稅制、減輕人民之負擔、復興農村、撫綏流亡、使其各安生理。

十、以反共和平建國為教育方針、並提高科學教育、掃除浮囂空泛之學風。

同年三月三十日、隨同中央政府之成立、日本政府、任阿部信行氏、爲特命全權、二十三日、使赴南京。關於日華國交修復之準備、着着進行。

在十一月上旬、滿洲國委員之外務局長官韋煥章氏、來至南京、十一月八日、右三國委員之間、簽了花押。阿部大使、於十月二十七日歸朝、與近衛首相會見、復命經過、條約案經過十一月十三日的御前會議、付於樞府之諮詢、於十一月二十日的同院本會議、而被裁決。

在十一月三十日午前十時、於南京之國民政府之大禮堂、汪精衛主席與阿部大使之間、行了日華基本條約之歷史的簽印、發表了共同宣言。

當日簽印之國民政府的大禮堂、正面揭揚着日華兩國國旗、室內設備整齊、以待全權入場。在中央的桌子上、鋪着青灰色的布罩、上邊放着條約文・硯・毛筆等。

定刻正十時、汪精衛主席、先穿着洋服、颯然入場。接着是周佛海・褚民誼國府要人入場。另一方面、阿部大使及帝國全權團、肅然入場。

場內一時寂靜、阿部大使與汪主席、輕交注目禮、共同走近桌前。眼看着署名簽印、就

在一瞬啦。阿部·汪兩氏、肅然着席、把椅子移近、看過條約文後、拿起毛筆、一字一字、沉着有力的署名。於是在東亞擔任世紀之轉換的歷史的文書、就簽印了。

此際對於抗戰重慶的日本軍之壓力、也是逐日的增加。日本海軍的飛機、對重慶是不用說啦、連成都也是降下雨點一般的炸彈。

轉過話頭、再說汪精衛的新國民黨政權、益形得到民衆的信賴、在民國二十八年秋、向日本及滿洲國派遣通商代表、於外交·經濟·教育·產業各方面、均收得莫大的成績。

同年五月十日、國民政府、對日本政府之厚意、表示感謝、乃派遣陳公博以下褚民誼、陳羣·林柏生·陳君榘一行爲專使赴日。一行二十四名、於日本朝野之熱烈的歡迎裏入京、同月二十六日、離開東京、經過了大阪·福岡而歸國。

(五六) 汪精衛的性格

最後要把汪精衛的人格、加以介紹。汪氏今年五十八歲、頭髮還在漆黑、微有白髮點々。其容姿瀟灑、豐柔、宛如婦女、現在還像青年一般。他是柔和典雅的、明朗而不憂鬱。胸中雖然盛流着革命的血、可是外面却非常的沉着。心思非常的細密、可是還很果斷。

巴黎報駐日特派員路易歐魯氏、於大陸的某處、會見了汪精衛、而述說感想如下。汪氏的爲人也正是如此。

『與上回會見時一樣、還是表現着淡々的沉着與明朗的微笑、愉快的迎我、說了五時間的烈烈的抱負。我將汪氏的態度與蔣介石的粗野相比較、越發感及汪氏的典雅的教養之深、怎麼也想不到他倆同是中國的人種。這還不僅是精神的、就是身體的方面、也顯然見出蔣是野蠻與暴力、汪是文化與理智的象徵。』(昭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東京朝日)

他三十餘年、從事革命運動、潛於水火之中、曾幾度遊法、於久遠的寂靜之中、積有社會學文學等高深的教養、他的態度和精神、都非常的風雅。依其法國的生活、陶冶成的風雅之紳士態度、是他的容姿的瀟洒中的柔和、依其旺盛的氣象、放出異常的精彩。

他的容貌柔和、宛如婦人、並且聰明而又細心、可是當斷事之時、却非常的果斷。此次的脫出重慶、也是很果斷、很機警的。十二月十六日、在中央常務委員會、蔣介石於一二黨員之背後、有『不謹慎的行動、就大受非難、汪精衛與此非難相呼應、蹴席而起、大叫『蔣介石由裏面操理黨務。應各其責、行以處罰。』同日夕刻、他又到蔣介石的私邸訪問、

因此兩巨頭遂爲正面的衝突，十八日他即乘着飛機，飛向河內的私宅。

他雖然容貌柔和，胸中却藏有剛烈的氣魄，湛然的熱血，爲革命政治，廢寢忘食，三十餘年，爲救濟祖國復興，捨出身命。

他的政敵，都罵他爲機會主義者，可是他自二十二歲加入同盟會，踏入革命家的第一步以來，三十餘年之間，總是爲祖國捨出身命，繼續持有仁者之勇的。在需要術策權謀、變轉無極的中國政界裏，善能如此保持剛毅節操的人，恐難多見。

路易歐魯氏，以感激的話，評論汪氏說、

『我最感激的、是汪氏最近由於十八時的活動、努力於適合各種情形之和平救國之實現、這是基於他的獨特的「不急不躁、確實行之」的主義的。』(Slowly but Steadily)

他還是一位詩人。他作詩的本義，如『南社詩話』中所述、

『革命黨人、不蔽於物欲、唯天然風景、取不傷廉。此卽蘇軾所謂唯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

總而言之、他作的詩、是離開塵慾、接觸明月清風、感宇宙之至美、而發出的微吟短

嘯。然而他胸中的涵養與性情的流露，誦其詩的人，往往有不忍釋卷的。據此可知他的教養與情操之清雅了。

他不像蔣氏那樣有虛榮心名譽慾和權勢慾，只有清白廉潔，是中國稀有的人物。

他和夫人陳璧君，由辛亥以前，即彼此相愛，二十餘年，琴瑟調和，是愛情濃厚的伉儷，二人乘舟，浮於長江，將新婚之樂，賦之於詩，身至顯宦高位，也不棄糟糠之妻，如影隨形，夫婦携手同為中央委員，為愛祖國，繼續奮鬥，而陳璧君夫人，也與夫君相同，被蔣介石永久的剝奪了黨籍。

他身為革命家，無物慾·愛祖國·愛人類，將自己的身命，為祖國民衆，置而不顧，故愛天然清白廉潔，而且惻隱心強，激為義勇，故常生於信念，常與宇宙之普遍妥當者一致。他當糾紛之際，邁進於所信之時，如得片刻之暇，即接清風明月，誦讀詩文，大有超人之氣慨，他的生命之尊貴，悉存於此，故人誦其詩，不忍釋卷啊。

(五七) 結 語

重慶政權，已近於末路，於主戰派一、主和派二的勢力關係上，也是由於蔣介石與共產

黨及主戰派的彈壓、僅能免其內部的崩壞、可是依汪精衛的第六次聲明、及緊接着的廣東放送（八月九日）越發的促進其危機了。

據由重慶傳來的確報、由於汪精衛在廣東的放送、而促進和平機運之進展、致法幣暴落、財政狀態陷於末期、同時也成爲重慶政權當面的最大的衝擊。

汪之和平救國運動、逐漸的浸透於蔣政權內部的穩健分子及以四川將領爲先鋒的各土著軍閥與前線將士等之間、共產黨也很承認、並承認是指摘出民族統一戰線龜裂之危機、能够生出其全部分裂或一部實力者之局部的反轉。

從來陳誠等、爲主戰派與共產黨連結、擁護重慶政權內部的主義論、爲徹底抗戰之頑強的主張者、可是現在也繼續着起了反目的情勢了。據確實的情報、共產黨領袖周恩來、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一日、帶着顧問、乘飛機由西安到重慶、會見陳誠、要求在華北方面、尤其是山西、以共產黨爲中心的遊擊隊強化、而被陳誠拒絕了。復鑑於以西安蘭州地區之國共兩黨之軋轢、對於共產黨側之陳誠及藍衣社之反目、愈爲露骨、兩黨的聯合會議、也終歸失敗、陳誠態度之強硬化、頗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重慶政權的內部、崩壞的危機、愈形劇烈化、而另一方面、於疲於抗戰的民衆之間、汪精衛和平停戰的主張、也像燎原之火一般、延燒起來。怨恨抗戰之愚的聲浪、充溢天下。

蔣介石見汪的和平運動之力、深入戰區民衆之間、甚爲驚愕、乃利用八·一三紀念日、喚起上海方面的民衆、鼓吹抗戰、同時還以陳誠張發奎等有力要人爲動員、使以無線電的放送、反駁汪精衛的演說、可是以內容空虛、與汪之演說相比、頗缺乏精彩與魅力、却招出民衆嫌惡之逆效果。戰區的民衆、自日華事變以來、四年有餘、體驗出蔣政權的焦土抗戰、除了破壞都市與農村消耗財物、使民衆呻吟於戰禍之外、是一無所得的。在我日本皇軍的警備區內之農民、於依生業保護援助、致收穫物之豐富、建設之進展之同時、還行以埋藏量豐富之資源開發利用、流民之救濟、物資之供給、交通路之保全等、繼續的增進民衆之福利、民衆漸々認識抗戰之無意味、及新中國建設之有意義了。

最後以默祝新國民黨政權之強化而擱筆。

附錄（一） 新國民黨要人略歷

陳 公 博

廣東省南海縣人，十六歲入中興會，追隨其父從事革命運動，及長，入北京大學，專修哲學，後留學美國，學於紐約大學，由同校畢業歸國，民國十四年七月，於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之同時，被任爲廣東省政府農工廳長，十五年一月，被選爲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繼而就任廣東大學教授，而當革命軍北伐出師之際，被任爲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長，同年九月，隨同湖北之平定，就任了湖北財政委員會主席、湖北交涉員及江漢關監督等職。及十六年三月，在武漢開第二次三中全會，又被舉爲中央黨部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同年八月，隨同武漢、南京妥協，蔣介石下野，遂同于右任、汪精衛、顧孟餘共赴南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失敗後遂發出下野通電，而到廣東，十一月十七日，同第二方面軍張發奎，共同驅逐廣西系的黃紹雄軍，遂被選爲廣東政府主席，然而十二月以共產黨事件之發生，以責任者的關係，與汪精衛、陳樹人等，同被免去本

兼各職、而亡命於香港。因之民國十七年二月、在南京舉開的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沒得出席、同年五月在上海一面主宰雜誌『革命評論』一面繼行反蔣運動、同時還主張國民黨之改組、並至於組織改組同志會。所謂之改組派、即指此者。民國十七年九月以『革命評論』也被停止發行、翌年春、乃與顧孟餘·潘雲超等、發刊『民心週報』鼓吹民國十三年之國民黨改組當時的觀念形態、一面主張以農工及小市民爲國民黨基礎之意見、一面爲國民黨之左派、而行奮鬥、並與汪精衛對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行猛烈的反對、因之在南京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剝奪了黨籍。民國十九年、參與閻錫山·馮玉祥等的反蔣運動、與汪精衛等、同赴北平、於擴大會議、被選爲組織部委員、然而終至失敗、民國二〇年、及廣東南京的兩政府合作、當選爲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後、依同年末國民政府的改組、就任了國民政府實業部長、民國二十一年、一時被命兼任鐵道部長不久以後、兼任被解、同時與汪精衛之遭難、而脫離南京政府之時辭任被舉爲國民黨第五次中央執行委員。事變以後、遠離了抗戰之主流。

在汪精衛的系中，屬於非廣東系的，是以顧孟餘爲主之一派。但此一派，與汪夫人陳璧君之間，時缺欠意見之一致及感情之融和，因之與汪難免有些疎遠。

顧爲湖北省宛平縣人，留學德國，入於柏林大學，專攻經濟學，畢業歸國後，民國十一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繼任同校之教務長。民國十五年，被選爲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民國十六年，於武漢被舉爲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黨部宣傳部長。政治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等，爲國民黨左派之領袖，以武漢爲中心而活躍，同年就任武漢政府教育部長。以後隨同武漢南京之合作，爲中央黨部宣傳部委員。武漢政治分會常務委員等，繼而去廣東，被推爲廣東政治分會委員，然於廣東共產黨事件發生之同時，下野而赴香港，再行外遊，而當民國二〇年，廣東南京兩政府之合作，被選爲國民黨第四期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民國二十一年，隨同汪精衛之入於南京政權，被任爲國民政府鐵道部長，民國二十四年，隨同汪精衛派之失脚而辭職，現被舉爲國民黨第五期中央執行委員。

福建省閩侯人、爲法國巴里大學及里昂大學畢業之文學博士、民國十二年、爲里昂中法大學之秘書長、民國十三年歸國、任國立廣東大學教授、民國十四年入於廣東國民政府、歷任國民政府秘書政治委員會主任秘書等、繼而隨同汪精衛赴法、民國十八年、伴隨汪精衛歸國、歸於香港、爲南華日報之編輯。以後於民國十九年、爲汪精衛的秘書長而到北平、參與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及反蔣政府、失敗後於民國二〇年、參加了廣東國民政府、爲政府秘書、同年於南京廣東之合作成立、被舉爲國民黨第四期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民國二十一年、就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政務次長、行政院秘書長、及汪精衛·蔣介石的合作政權成立、被任爲鐵道部常務次長、民國二十四年末、於汪精衛的辭職及其一派之脫離南京政權而辭任、其後跟隨汪精衛脫出重慶、赴河內、竟斃於兇彈之下。

陳樹人

在汪精衛派中、不屬於前記之廣東系、非廣東系、荷包派等的分子、非常的多。如現在之國民黨中央委員中之谷正綱·陳樹人·褚民誼·郭泰祺·彭學沛·潘雲超等都是。陳

氏爲廣東省番禺縣人、留學於日本、入京都美術學校、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又從山本春舉畫伯、學日本畫、可以謂爲美術家。

其後曾暫執東京華僑學校之教鞭、民國十二年歸國、爲廣東民政廳長、後來繼任廣東政府總務廳長・華僑廳長・廣東代理省長・國民黨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委員等、民國十六年以李濟琛等的共產黨驅逐運動之結果、辭去民政廳長、同年秋就任國民黨組織部委員、然不久以後、卽歸廣東、被舉爲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民國十七年、以爲廣東之共產黨事件之責任者、與汪精衛・陳公博等一同下野、亡命於香港之後、遂埋首於繪畫之研究、民國十九年、閻錫山之反蔣運動興起、遂從汪精衛北上、參與該運動、失敗以後、於民國二十年、隨同廣東國民政府之成立、歸來廣東、被舉爲獨立政府政務委員・國民黨第四期中央執行委員、及同年末由於廣東南京的合作、實現了國民政府的改組、乃赴南京、民國二十一年、被舉爲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民國二十八年末、被選爲國民黨第五期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於汪精衛脫離南京政權之同時、卽離開南京。

浙江省吳興縣人、前清末留學於日本、入日本大學、繼赴法國。早加入中國同盟會、在法國與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努力於革命思想之宣揚、援助本國之革命運動。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勃發後、立即歸國、依然從事革命運動、然而後來二次渡法、於「史托拉斯堡」大學、專修醫學及藥學、民國十年、參與里昂中法大學之創設、爲同校之副校長、更被推爲代理校長、後又歸國、民國十五年、被舉爲國民黨第二期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後又從北伐軍被任爲總司令部軍醫處長。民國十六年辭任後、就任上海中江工學院長、民國十七年、爲視察公共事務而赴歐洲、歸國後卽入國民政府、主宰保健事務、民國十八年、被選爲國民黨第三期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民國二〇年、復被選爲第四期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及汪精衛爲行政院長、被任爲行政院秘書長、民國二十四年末、與汪精衛之辭職、同時辭任、現在被舉爲國民黨第五期中央監察委員。

彭 學 沛

江西省安福縣人、法國留學生。歸國後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上海中央日報主筆等、民國二十一年、於馮玉祥之下、爲內政部政務次長、同年四月、馮玉祥辭職、曾

暫時代理部務、以後汪蔣之合作政權成立、越發加入爲汪精衛派之色彩、在汪精衛的行政院長時代、被任爲行政院政務處長、現在辭職、被舉爲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及國民黨第五期中央執行委員。

潘 雲 超

民國十六年爲湖北特別委員、更於同年任武漢政治分會委員、繼而被舉爲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現在被選爲國民黨第五期中央候補監察委員。

郭 泰 祺

湖北省廣濟縣人、畢業於美國班希爾維亞大學、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第一次革命當時歸國、爲黎元洪之秘書、及民國五年、黎元洪爲大總統、遂任大總統府英文秘書長兼外交部參事。民國六年、黎元洪要解散非常國會、乃以反對而辭職、於張勳之復闢後、又赴廣東、參加了孫文的護法政府。民國七年、受廣東政府之命、與王正廷、陳友仁等渡美、民國八年、於巴里和會、爲中國代表部專門委員、民國九年、於廣東被選爲唐紹儀之秘書長、民國十年、被舉爲廣東非常大總統府參事兼宣傳部長、民國十一年、就任政務廳

長、民國十二年、就任外交部次長。以後被任爲廣東交涉員、孫文死後、回到湖北、任武昌商科大學校長、民國十五年、於革命軍之北伐開始之同時、再任外交部秘書、以後歷任蕪湖交涉員及江蘇交涉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駐滬辦事處國際科主任等、又被舉爲外交部次長兼江蘇特派交涉員。民國十七年、伍朝樞辭職後、曾暫時代理外交部長、同年當黃郛就任外交部長、卽辭去本兼各職、被任爲駐意大利公使。然而沒到伊赴任、而隨從汪精衛從事反蔣運動、民國十九年、於天津方面、非常的活躍、民國二〇年、及廣東獨立政府樹立、乃爲政務委員會委員、民國二十一年、廣東南京之合作後、就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政務次長、同年上海事變後、卽爲上海日華停戰會議首席代表、而任停戰的交涉、然以反對政府外交政策之學生的暴行、因而負傷、於停戰協定之簽印後辭職。以後隨同汪蔣合作政權之成立、被任爲駐英公使、以及於今日、現在被選爲國民黨第五期中央候補監察委員。

甘 乃 光

廣東省梧州人。光緒十一年生、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歸國後入廣東國民政府、被舉

爲國民黨第二期中央執行委員、爲政府及黨之機關報、民國日報、民國新聞等社長、從事宣傳。民國十六年、爲廣東政治分會委員、以廣東共產黨之事件之咎、而被免職。後復任中央執行委員、於上海從事於第三黨運動。民國二十二年、被任爲內部次長、翌年辭職、被任爲漢口行營處長。有「先秦經濟思想史」及其他的著作。

王 法 勤

河北省人、光緒二年生。早入國民黨、於直隸爲國民黨之領袖而活躍。民國十五年、被舉爲國民黨第二期中央執行委員、翌年爲國民政府廣東政治分會委員、以廣東共產黨事件之咎、而被免職。民國十八年、參加於閩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的反蔣北平政府。民國二〇年、南京廣東兩派的妥協成立、被任爲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民國二十四年、被任爲第五期中央執行委員。號勵齋。

陳 嘉 佑

湖南省湘陰縣人。光緒七年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八期步兵科畢業。第一革命當時、歷任湖南省獨立團長·湖南護國軍梯團長。民國十六年、被舉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長、

同年又被舉爲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民國二〇年、被舉爲國民黨第四期中央候補監察委員、民國二十六年一月病歿。號護黃。

白雲梯

內蒙古人、北京蒙藏學校畢業。民國七年被選爲廣東非常國會議員、民國十三年、爲國民黨第一期中央執行委員。民國十七年、爲寧夏省政府委員、民國二〇年、被舉爲國民黨第四期中央執行委員。號巨川。

恩克巴圖

察哈爾人(蒙古人)光緒十五年生。爲察哈爾名望家杭金壽之甥。於北京蒙古西藏語學校畢業後、留學日本。於留學中、參加了中國同盟會。民國二年、爲察哈爾選出衆議院議員、於民國十一年、廣東變法政府成立時南下、被任爲大總統府最高顧問。以後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蒙藏委員會委員等、民國二十四年、爲第五期中央監察委員。號子榮。

何香凝女士

廣東省南海縣人。東京女子美術學校畢業。民國十五年、被任爲國民黨第二期中央執行委員兼廣東省黨部婦女部長。以廣東共產事件負咎、被停止職權、民國十七年復權。民國二〇年、被任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故廖仲凱之夫人。

陳璧君女士

此派也叫荷包派、爲汪精衛夫人陳璧君所指揮之團體、曾仲鳴·林柏生·陳耀祖等、爲其構成分子。陳耀祖是陳璧君之弟、陳璧君之外邊的評判、不怎樣好、所以此派遂爲汪精衛派之癥結、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之在五中全會之汪精衛的狙擊事件之裏面、據說有此派的關係、當世之世評、謂「汪精衛以荷包派的恩惠、受了三個衛生彈的洗禮。」

陳璧君廣東省番禺縣人。字冰如。由民國十五年被選爲國民黨第二期中央監察委員以來、於民國十六年之武漢南京之合體後、被選爲中央黨部婦女部委員、同年汪精衛以爲廣東共產黨事件之責任者下野外遊、陳與夫君共赴法國。民國十八年與汪精衛一同歸國、從事反蔣運動、與汪共同行動、民國二〇年被選爲國民黨第四期中央監察委員、民國二十四年、被選爲國民黨第五期中央候補監察委員。

柏文蔚

安徽省鳳陽縣人，號烈武，光緒元年生。前清秀才，學於本省之高等學堂，以事被命之退學。與哥老會聯絡，糾合同志，鼓吹革命運動，當第二次革命之際，與黃興軍相呼應而舉兵，敗後亡命日本。民國十三年，被任爲國民黨第一期中央執行委員。民國十九年與汪精衛、廣西派等聯絡，起反蔣運動，而後復任，被選爲國民黨第四期中央執行委員。

郭春濤

民國十五年，任國民黨第二期中央候補監察委員，民國十七年，爲河南省黨部指導委員，開封政治分會委員，民國二十一年，任實業部政務部長，翌年辭職。

朱慶青

奉天省人，光緒十四年生。於滿洲爲中國同盟會員，策謀反張作霖運動。民國十五年，被舉爲國民黨第二期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民國十七年，被任爲國民政府委員兼國民黨民衆訓練常務委員，然以汪精衛之在野中不遇。民國二十一年，於滿洲爲反滿洲國義勇軍之指揮而北上。民國二十四年，被舉爲第五期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周 佛 海

湖南省人。京都帝大經濟學部畢業。於日華中國共產黨一全大會、爲留日代表而出席、被舉爲中國副委員長。不久卽轉變方向、歸國後歷任廣東大學及上海大夏大學教授、中
央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主任等、於民國十六年任國民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々長。
民國二〇年辭職、以後爲江蘇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民國二十四年被舉爲國民黨第五期
中央執行委員、就任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長、事變後爲宣傳部副部長。著書「
之理論的體系」是由三民主義正統的立場、行體系的解釋者、現在於中國的青年層、猶
具有很大之影響力。此外猶有有名之「赤都武漢脫出記」等許多的著述。

高 宗 武

浙江省樂清縣人。光緒三十二年生。九州帝國大學法學士。中央日報記者、爲汪精衛所
器重、民國二〇年爲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國防設計委員專員、國民二十三年被舉爲外交部
科長、民國二十四年、於外交部長張羣之下、被任爲亞洲司長、以日本川越大使、須磨
總領事爲對方、當多難之外交局面之折衝、現在猶在世人之記憶中。

附錄(二) 和平文獻

和平宣言

汪 主 席

『中日兩國無論從何方面着想，均宜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中日兩國當爲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原動力。』此爲手創中華民國孫先生之言，同胞同志，皆當共喻，不幸中日兩國關係，歷年以來，未獲調整，終至戰禍勃發，擾攘連年。前歲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謂『日本所望於中國者，在能分擔東亞新秩序建設之任務。』並於廣播中申述其意旨，謂『日本之真正希望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不在征服中國而在與中國協力。』並謂『日本認識中國之民族的熱情，承認中國之完成其爲獨立國家，實有必要』復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列舉所望於中國者爲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並謂日本非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不吝進而考慮交還租界、廢除中國完成其獨立所必須之治外法權。日本政府有此聲明以後，中國方面瞭然知抗戰之不必繼續，和平之必當恢復，尤瞭然知中日兩國不僅當求消弭目前之戰禍，且進而根本除去過去糾紛之原因，重新確立將來之親善

關係、於是和平運動漸次普及於全國。去年八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鄭重宣佈自今以後易抗戰建國之口號爲和平建國、並鄭重宣佈以反共爲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且鑒於個人獨裁之誤國、憲政實施之不容再緩。復鄭重宣佈、務於最短期間、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使第五次全國代表會所議決者、得見之實行。數月以來、與日本朝野、披瀝誠意、根據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原則、使之爲具體的實現、務期兩方交受共益。復與國內各已成政權、各已成政黨暨賢智之士、悉心討論收拾時局之辦法、以一致之決意、爲共同之努力、由是有中央政治會議之組織、中央政府亦將緣是產生。自今以後、舉國人民皆在此統一而有力之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對外調整邦交、對內實施憲政、掃除歷年之糾爭與戰禍、而實現和平與幸福之新天地矣。關於對內實施憲政、吾人已訂立適合時勢之政綱與政策、務於最短期間完成此使命。關於對外調整邦交、吾人所釐訂之各種具體方案、全部公開、固有所待、惟吾敢負責爲國民保證此等方案決不軼出近衛聲明範圍之外、且決不與其原則有所牴觸、於中國之獨立生存無所危害、於第三國在中國之正當權益、不惟無所傷損、且可因中國之和平恢復而得所保障、遂其發達。且中國恢復和平之後、除與

日本爲經濟提携外並當依據建國方略之實業計劃、容納各國之技術與資本、以求完成中國之建設、致東亞之繁榮、是則和平運動非惟中日之利、亦世界各國之利也。抑有爲國人言者、吾人之和平運動、當從切近方面與遠大方面同時探討。事變以來北平故都南京新都相繼失守、天津上海青島三特別市綏遠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廣東廣西十三省會以次淪陷、將士死傷者數百萬、人民直接間接死於亂亡者數千萬、此真宇宙之奇變神州之浩劫、明亡以來未有之禍也。抗戰至今兩年有半、所失據點、未聞有一處恢復、徒使孑遺之人民、日卽於淪胥、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負咎深重、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對國家人民。苟危亡尤有可救、則挺身任過、與日本停戰言和接受可以忍受之條件、以保存尙未耗盡之國力、收拾敗殘、重謀興復、實爲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應有之責任。誠不可把持權勢、脅迫民意、日日以抗戰到底、最後勝利自欺欺人、使國土愈蹙、國力愈耗、終至於不可救藥也。此就切近方面言之也。至於遠大方面、則此次之和平運動、不徒欲消弭目前之戰爭而已、必深求戰爭之原因、解除過去之癥結、重新建立將來之正鵠、使中日兩國得向於共存共榮之大道而携手前進、中日兩國爲東亞之柱石、兩國相安、則東

亞和平得所保障、而世界和平亦於以奠定其基礎。是故就切近之方面言之、則救國家民族於將亡、吾人不可不忍辱負重、以從事和平運動、就遠大方面言之、則致中國及東亞於復興、吾人尤當積極努力以從事於和平運動。兆銘服務國民政府、爲中國國民黨之一人、過去心力交瘁、對於不幸之戰爭未能防止、及戰事發生以後、又未能挽回、撫躬省疚、日夕不遑、去年以來、竭其忠誠、向重慶同人致其呼籲、乃未蒙聽納、惟兆銘默察今日全國人民皆希望和平、了無疑義、所懷疑者、特和平之能否實現而已。用是不揣固陋、集合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並聯合各已成立政權已成政黨暨賢智之士、同心協力、以擔負和平運動之責任、務使全國人民所希望之和平能一一實現。茲因中央政治會議組織詢謀僉同、成立有期、爰以和平運動之真意及和平方案之要旨、昭告海內、自此以後、中央政府必以實心實力謀和平方案之實現以澈底和平運動於成功、所望全國同胞、咸喻此旨、同心同德、荷此艱鉅、並望重慶方面拋棄成見、立即停戰、共謀和平方案之實現、更能普遍而迅速。救亡復興、實基於此。血誠耿々、惟共鑒之。

國府還都宣言

國民政府根據中央政治會議之決議、還都南京、謹以誠敬、昭告海內、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執兩大方針、爲中央政治會議所鄭重決議、國民政府當堅決執行之。所謂實現和平、在與日本共同努力、本於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之原則、以掃除過去之糾紛、確立將來之親善關係、過去所採政策及法令、有違反此方針者、必分別廢止或修正之、務使主權之獨立自由、及行政之完整得以確保、並於經濟上實現互惠平等之合作、以樹立共存共榮之基礎、中日兩國、本義同兄弟、一旦不幸、致動干戈、自此次調整之後、永保和平、共安東亞、同時對於一切友邦、亦本此和平外交之方針、以講信修睦、增進友好關係也。

所謂實施憲政、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及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有明白之決定、全國賢智之士亦已一致贊同、當此戰後、百廢待舉、端賴舉國同胞、集中心力物力、勇往精進、以完成現代國家之建設、過去個人獨裁爲全國人民精誠團結之障礙、必當革除、共產黨挑撥階級鬥爭、尤爲國家民族之大敵、必當摧陷廓清、使無遺毒、至於各級民意機關之設立、地方自治之舉辦、以及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佈、皆當剋期見諸實行、以慰海內

人民之望。

以上實現和平實施憲政、爲國民政府所執行之最大方針、亦卽國民政府所擔負之最大任務、茲值國民政府還都之始、對於我陣亡之將士、殉難之人民、及爲和平運動而犧牲之諸先烈、謹致無限之哀悼與敬禮、國民政府所首當引爲己責者、厥惟安撫戰後之人民、使其生命財產自由、得受國家法律之保障、各安所業、以從事於經濟產業之復興、文化之發展、國民政府謹當率其僚屬、以廉潔勇敢任勞任怨之精神、與我子遺之人民同甘苦共生死、以薪致於國家民族之興復也。其次則對於現在重慶及各地服役中之公務人員、及一般將士開誠佈告、凡屬公務人員、自此佈告以後、務必於最近期間、回京報到、對於此等報到人員、一經確實證明、概以原級原俸任用、其有懷抱忠誠就其所處、苦心幹運、有所貢獻者、尤當優予任用、凡屬一般將士、自此佈告以後、務必一體遵守、卽日停戰、以待後命、其非正規軍隊、散在各地擔任遊擊者、亦務必遵命停止活動聽候點驗收編、此爲和平建國之始基所當共勉者也。

國民政府、此次還都南京、爲統一全國、使向於實現和平、實現憲政之大道勇猛前進、

全國以內、祇有此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重慶方面如仍對內發佈法令、對外國締條約協定、皆當然無效、所望重慶方面破除成見、亟謀收拾、共濟艱難、至於事變以來、臨時維新政府先後成立、爲保全國脈、維持民命、致其心力、鞠躬盡瘁、勞苦備嘗、茲以一致之同意統一於國民政府、對於其所辦事項、當維持現狀、且當本於大政方針、迅速加以調整、自此以後、全國在統一的指導之下、同心同德、滌戰後之瘡痍、謀將來之發展、國家民族之復興、東亞之和平、胥繫於此、有厚望焉。

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

——三月二十三日汪主席廣播詞——

各位同胞、今天是兄弟回到南京之後、第一次同各位同胞說話、說話的時候、心裏頭有無限的悲痛。想起過去、看到現在、心裏頭有無限的悲痛說不出來。不過我們對於將來、也有無限的光明。我們應該提起勇氣、把光明來天天擴大、這樣、我們從前的悲痛、才可以慢慢的減少、今天兄弟所講的題目、是『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這一回國民政府爲

什麼要還都呢？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得出來，從前各人就各地來做和平運動，現在統一起來做和平運動。和平運動，拿什麼做目標呢？就是實現和平實施憲政。這兩個大方針，是和平運動最大的目標，也就是國民政府還都最大的使命。關於怎樣才能够實現和平，在三月十三日早上我有一篇宣言，在報上登過，是要根據日本近衛聲明、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原則、來調整中日的關係。我並且確實聲明我們所有的和平方案，不會超過近衛聲明的範圍，大概我們各位同胞，都已經看見過這一篇宣言了。同一天晚上，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米內有聲明，這個聲明裏頭的說話，也是一樣的意思，也就是拿近衛聲明做中日調整邦交的基礎，大概各位同胞，也看見了，看見了近衛聲明之後，有米內聲明，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多年以來日本方面，關於中日和平運動是一貫的，中間並沒有什麼參差，並沒有什麼變更。再看見了，前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兄弟的豔電，以至於最近三月十三日的宣言，我們也就知道這多年以來，中國方面，關於中日和平運動，也是一貫的，沒有變更，沒有參差，這樣我們的路線是看清楚了，這樣就要走上這條路上去。因為有了路線，我們不去走是沒有用的。現在國民政府爲什麼還都呢？就是要來實現這種和平主張、換句

話說，就是要走上這條路線去。從前只是主張、現在却是實行了、要把裏頭個个字能够實行、這就是關於實現和平一個大概的意思。關於實施憲政、中央政治會議、已經決議了、在國民政府遷都之後、就設立憲政實施委員會、務要於最短期間、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一個實現和平、一個實施憲政、一個要求謀中日關係的調整謀東亞和平與秩序的建設、一個要來完成中華民國的建設、這兩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國民政府遷都以後、一切對內對外的政策、都是根據這兩個大方針去做。國民政府爲什麼要遷都、就是爲此。我們要把這幾年以來百姓的痛苦、國家的危險、能够速除、就要靠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實現和平實施憲政能否做到這一點、國民政府的同人、願意同我們全國的同胞、同心同德、往這條路上走去。關於實現和平實施憲政、這兩個大方針的內容、我們從前說過很多、今天只是這樣子簡單同我們各位同胞說一次。現在我們所要說的、是從今天以後、和平運動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了。因爲以前和平運動是各地方做的、現在是統一起來、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做的、可以說是一個新的階段。從今以後、我們看見國裏頭、所有主張和平的人、都在一塊了、剩了少數反對和平的人、這種反對和平的人、我們盼望他將來也一樣加

入這個和平運動。我們天々在等他、我們在天々想法感動他、就算他們對我們有什麼誤解、有什麼曲解、甚而至於污蔑種々、我們都不管、大家都是同胞、只要他們早一點過來、全面的和平、就早一點實現。他們的反對論調、說來說去、總是說我們如果在日本軍隊沒有撤去的地方來組織政府、是沒有用的是不會有力量的、這一句說話、好像是對的、我們不能等到和平已經實現之後、才來組織政府。因為和平能否實現、要看我們能不能努力於和平運動、能不能努力調整中日關係、能不能大家走上新的光明的大路。所以我們必須組織政府、把實現和平的責任、擔負起來。這樣才有真正的和平、不然、和平是不會實現的。我們知道我們的前途、一定還有種々困難、我們知道、我們一定還有種々不能十分順手的事情。但是這種困難、這種不能順手、是那一個人給我們的呢？就是這些反對和平的人給我們的、如果他們能了解和平運動的意義、能接受國民政府的命令、而受其領導、則全面的和平、自然可以實現。目前全面的和平不能實現、完全由於他們的阻礙、所以我們絕不能說全面的和平沒有實現、我們就不去做和平運動。這句話是不通的。做了和平運動、全面的和平、才可以實現。不是全面的和平實現之後、再去做和平運動的。對於這一點、我想

重慶方面唱高調的人，自己要想一想。我們始終都是誠心誠意、盼望全國人、了解和平運動的人來了解、盼望和平運動的人來贊成、當然我們不能等他、他不贊成、我們自己先做。我們在理論上說明白、給我們的同胞聽、我們還要努力在事實上做去、來給我們同胞看。那麼、我相信和平運動一定能够發展、並且一定能够普遍。沒有什麼人、可以妨礙我們的國民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老百姓心裏頭所盼望要做的、國民政府的心事、就是老百姓的心事、國民政府的使命、就是要把老百姓所希望的事情、能够實現出來、這一點盼望了解和平運動的人、多出一點力、多做一點理論、多做一點事實、不了解和平運動的人、也得要迴心轉意、大家走上這條路上去、這一回國民政府的使命、是要實現和平、實施憲政、這樣重大、所以關於國民政府的組織、我們商量了很久很久。我們現在盼望林主席早一點回到南京來、在他沒有回來以前、我們只好照着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努力去做的、關於國民政府的組織、和從前差不多的、關於行政院、各位已經看見所發表的組織的內容了、因為要容納各方面的人才、所以這一回機關、好像多一點、不過細細看去、就曉得並不是多。我們舉兩個個例、一個是宣傳部、一個是社會部、社會部從前叫做民衆訓練部、關於工人

農民商人學生婦女各種民衆的訓練事情、現在叫做社會部。這兩個部、從前行政院沒有的、好像我們添了兩個機關一樣、不過大家曉得、這兩個部、從前就有的了、不過從前是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裏頭、中央黨部第一個部是組織部、第二個部就是宣傳部、第三個部就是社會部、這兩個部、從前是放在中央黨部裏頭、現在移來在行政院裏頭、這並不是多設這兩個機關。一方面來看宣傳是很重要的、是要全國的人民了解政府。了解主義、是很重要的、訓練民衆也是很重要的、從前放在中央黨部裏頭、也是有道理、不過那時候、百姓已經有一點感覺不便當、譬如一個商會、因為民衆訓練的事情在黨部、商會常常要同黨部接頭、同時還要向政府接頭、大家就感覺到好像多一層隔閡、現在直接交給政府、還要便當、這是一個道理。還有一個道理就是現在國民黨打算放棄一黨專政、既然放棄一黨專政、把這宣傳部的大權、把這民衆訓練的大權、放在中央黨部裏、怎樣可以表示不是一黨專政呢？因為這樣子、我們把宣傳部、把社會部放在行政院裏頭、一方面免除兩重政府的隔閡、一方面免除一黨專政的嫌疑、這是一個例。還有一個例、就是各種委員會、僑務委員會、振務委員會、邊疆委員會、從前是有的、至於水利委員會呢、好像我們又添一個新的機關

一樣、不過水利委員會的設立、不祇不是添機關、倒是省去許多機關、因為從前有導淮委員會是直屬於國民政府的、還有一個黃河委員會、也是直屬於國民政府的、還有一個廣東治河委員會、有時直屬於國民政府、有時屬於廣東省政府、還有一個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則屬於財政部。先就水利一想、已經有四個了、導淮、黃河、廣東治河、揚子江水利。此外一時還說不盡、這樣東一個機關、西一個機關、南一個機關、北一個機關、幹什麼呢？從前我們要改革種種人事問題、解決不了、現在綜合起來設立一個水利委員會、不是添機關、是省機關。大家曉得的、現在水患很厲害、水利機關是不能不設立的。但是爲什麼不叫水利部而叫水利委員會呢？是因爲全國要治的水太多了、所以設委員會、多一點委員來共同擔負、而將來還要分派出去。不過機關是一個、不像從前那樣子分做機關幾個、這又是一個例。綜合兩個例說來、表面上好像我們添了宣傳部、社會部、水利委員會、添了許多機關、實際上並沒有添、不祇沒有添、而且還省了。還有一點、我們於設立機關之後、打算機關的經費、努力使他減少、機關的事業費、努力把牠增加、就是人才我們固然要延攬、但是一切的日常經費、能够省多少、就要省多少、不要使國家有駢枝的機關、不要使

機關之內、有浮濫的經費、這是政治上最要緊的。現在國家這樣危急、這樣困窮、地方這樣分崩離析、人民這樣的顛沛流離、我們是不能够有一刻可以安心的、爲這樣子大家才不顧一切的困難、來擔負這個責任。我們相信每一個國人、都是拿着廉潔勇敢的精神來替百姓服務、我們最大的希望、第一、是把全國普遍的和平實現起來、第二、是把中華民國的建設完成起來。我們要達到這重大的使命、我們只有拿着廉潔勇敢任勞任怨的精神來打破一切困難、我們打算一切的事情、如果沒有人來擔任的時候、我們都擔起來、我們不管多少、要擔任我們就擔任、如果是有好的人才、比我們好的我們立刻退讓、請他來擔當。我們再說一遍、就是一切事情、沒有人來擔當的時候、我們挺身來擔任、我們絕不推諉。但是如果有比較我們好的人才來的時候、我們立刻退讓、我們絕沒有一點留戀。例如海軍、中國的海軍、是不堪言的、但是中國不能不注意復興海軍的、因此我們在這種破碎的時候、並建設海軍部、但是海軍部長的人選、如果一時不能確定、只好仿照各國內閣的例、由內閣總理暫時擔任、等到人選確定之後、再來讓賢與能、這不只兄弟一個人如此、兄弟敢說、我們這次出來、在國民政府服務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如此的。例如軍政部、參謀本部、軍事

參議院、軍事訓練部、現在擔任的人、其資格其才力都是勝任的、但是他們都願意以次或副的地位來代理、一方面表示負責、一方面表示讓賢、這是我們同人共同的心事。還有一件、現在社會生活這樣的艱難、老百姓連米都沒有得食。一切的生意、都有許多的障礙、我們一方面要替老百姓解除痛苦、一方面要和老百姓共甘苦。我老實告訴大家、在政府的人、有時公式的宴會、是免不了的、但是我們盼望我們除了公式的宴會、我們的宴會愈少愈好。爲着大家有機會見面、多說話、也許我們在一起食晚飯也不定、由是我們盼望愈早愈好。我們唯有能够刻苦、我們才能夠廉潔、唯有廉潔、我們才能夠勇敢。不刻苦的人、不能廉潔的、不廉潔的人、不能勇敢的。我們同人時々刻々以此自勉、以此共勉。我們要有這樣精神、我們才能夠把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來達到。今天所說的話、共總分四段、第一段、國民政府還都的使命、在實現和平實施憲政。第二段、我們盼望這和平趕快普遍於全國。第三段、說明白組織機關的理由、要有這種機關、才能夠擔任這個使命。第四段、說明白我們在機關服務的人應該拿廉潔勇敢任勞任怨與老百姓同甘同苦、同生共死的精神做下去、我們才能夠擔起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

罪己的精神

汪 精 衛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全國民衆慶

祝國民政府還都擁護和平紀念撰文——

怎樣纔能擔負起和平反共建國的責任呢？扼要一句話、要有罪己的精神。

關於和平運動、一般人所熱烈要求的、是收回主權、完成國家之獨立自由。這誠然是必需的、而且是這一次和平運動之真實意義。但是這要求如何纔可以達到呢？扼要一句話、要有罪己的精神、纔可以達到。

罪己的精神、與傲慢不同、與卑屈更不同。

何以說與傲慢不同呢？如今重慶方面還有人說：「這一次的戰爭、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所以只要日本撤兵、就一切完了。」這是徹頭徹尾的傲慢精神。釀成這一次的戰爭、中國方面全然沒有責任嗎？「中國是被侵略者」中國何以被侵略呢？因為中國積弱。中國何以會積弱呢？因為中國之內、軍閥縱橫、共匪猖獗。中國何以會軍閥縱橫共匪猖獗呢？因為中國政治沒有修明、經濟沒有發達。這樣、中國能說沒有責任嗎？中國以前因為

傲慢、弄到這步田地、如今傲慢精神還不除去、恐不至國亡種滅不止。

何以說與卑屈不同呢？有些人說「中國因為軍事失利、眼見得抗戰到底最後勝利是無望了、所以不得不低心下氣、講求和平、以求苟延國家民族生命。」這是卑屈精神。這種卑屈精神是懦弱的、是苟且的、懦弱苟且的人、還不能負起精神和平反共建國的責任。

然則罪己的精神是怎樣呢？我舉出以下兩點。

第一、要有深切的反省。我們如果肯將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細心研究、便可知道、中日兩國只可為友、不可為敵。我們如果肯將事變以來日本方面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主張、細心研究、從日本政府所宣布的國策、以及日本全國的輿論、一一探討便可知道日本確具有排除中日兩國以往糾紛、重新建立將來親善關係、共存共榮、復興東亞的大決心。我們如果再將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細心研究、便可知道根據這些原則以定出合理的方案、俾中日兩方皆受其益、並非不可能。我們經過了這種研究之後、應該恍然大悟、從前沒有及早想到此著、以致弄得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我們應該拿着古人所說「以前種々譬如昨日死、以後種々譬如今日生」的精神、重頭幹起。

第二、要有深刻的責任心、一種主張到了實行的時候、必然會發生種々窒礙、種々困難的、尤其今日在全面和平沒有達到的時候、種々窒礙、種々困難、更不能免。我們經過深刻反省之後、我們便應該先責己後責人。例如收回主權、日本曾經屢次聲明、爲要中國能够分擔建設東亞的責任、日本不但尊重中國的主權、並且還要援助中國完成其爲獨立自主國家所必須之條件、所以收回主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中國不要只知道盼望日本交還、中國必須知道、怎樣纔能使得日本放心交還、怎樣纔能使得日本樂於交還、中國每一個人必須提起全副精神、每一件事、都從改善中日兩國關係復興東亞着想、使得每一件事都能表現出一種新精神、這種新精神、足以使中日兩國很迅速的很穩實的走上共存共榮之路、那麼、日本自然放心交還樂於交還的了。這是中國收回主權第一要義。總而言之、中國必須盡其在我。古人說「責己重以周」、又說「重以周故不忘」、這是至理名言、我們不可不確切做到。

我親愛的同胞！我在全國民衆慶祝國民政府還都擁護和平的日子、提出罪己的口號、爲的是鞭策自己、並互相鞭策。從前兩國交戰、戰敗的國家、要擔負賠款割地的義務、於是

或者垂頭喪氣、偷生苟活、或者磨心切齒、立意報仇。如今我們所要擔負的、不是這種義務、而是另一種義務、這種義務不是等閒、即是要中國與日本共同擔負復興東亞的責任、這種責任真不是等閒的、我們常々聽說「中日協力」、我們不止慚愧、而且着急、我們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能講得上和日本協力嗎？但是我們慚愧無用、着急無用、我們只有鞭策自己、加倍努力、以求繼續不已的進步、進步的結果、使日本覺得中國是復興東亞的一個最良的伙伴、一個不可缺少的伙伴、那麼、中日兩國相依爲命的關係、便做成了、共存共榮的基礎、便奠定了、而三年以來、兩國因爲戰爭所忍受的種々犧牲、也就得到莫大的代價了、這是每一個從事和平反共建國的同志、都應該時々刻々放在心裏、而以之爲一切行動之準繩也。

最後、我還有幾句話、告訴重慶方面對於和平運動抱着反對的見解人。我深々知道、中國以內、除了共產黨及其走狗以外、沒有不想望和平的、他們所以反對和平、無非懷疑和平之不能實現。他們認定中日兩國不能共存、「及汝偕亡」實爲其一切政治軍略之發點。如果中日兩國可以共存、那又何必走向「及汝偕亡」之路呢。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會

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同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又曾聲明日本的真正希望、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能與日本分擔東亞的責任、並且聲明、如果國民政府能放棄其抗日容共的政策、爲人事的更迭則日本必不拒其重新建立。如今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發表宣言、闡明政策之後、日本政府使節及國民政府使節便到來了、卽此一端、可以知和平並非不能實現、而且和平的第一步已經有事實的表現了。來罷、——勿再爲和平之障礙、勿使全而和平因你們的反對與懷疑而所有阻滯。和平之實現、有待我國民衆努力、如果努力、和平方案只有更好、如果不努力、和平方案雖好、亦徒託空言。我們於慶祝國民政府還都擁護和平之際、格外想念你們、願意你們共同努力、向着和平反共建國的光明大道勇猛前進！

中日經濟合作之真諦

——大阪市聯合歡宴會席上陳專使之演說辭——

半井、坂間、安宅、中山、諸位閣下、諸位先生。

此次鄙人等奉命至貴國答禮、現在任務完畢、道經大阪、承各位招宴、厚誼隆情、殊使鄙人等既感且愧。

大阪是日本的工商業中心、在座諸位都是工商業的領袖、縱使有不直接經營工商業的、也當間接有關、——最少也對於工商業有若干的關懷與興味、我會記得、我們在東京承經濟界招宴、我會披肝瀝膽、向招宴諸君陳辭、今日在這個工商業的中心、承蒙歡迎、爲着衷心感謝、更不容我不再披肝瀝膽的再說幾句直率的話。

中日兩國、以後一定能够在平等互惠原則之下、經濟合作、這是毫無疑義的、共同開發中國資源的一句話、我們也一定能够實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但共同開發資源一句口號之下、諸位決不要忘記了日本應當協助中國發展工業的一個重大涵義、怎麼說呢、既名共同開發資源、貴國也應當加入資本、我們也應當加入資本、可是投資的第一問題、即在投資之後大家的資本安全與不安全、倘若不能安全、貴國必不會投資、而我們的實業家也不會投資、大家要資本安全、首在中國的安全。

我曾在東京貴衆兩院歡迎席上、明白的指出中國若要實行地方自治、必須發展農村的經濟、換一句話來說、中國若要政治安定、也必須發展農村的經濟、說到農村發展、直是千頭萬緒、但最要的問題即在減少農民的人口、而把他們移植於工業中、中國人民與農民佔

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而農民平均每人得地祇得三畝多、這個嚴重問題、無論如何也必須解決的。

諸位不要恐怖、以爲中國工業發展、便妨害了日本的工商業、我以爲中國工業發展只有助於日本工商業、而無害於日本的工商業、我有以下的簡單理由。

第一、我也知道日本重工業還沒有至自給自足的程度、可是他已經由輕工業而躍進於重工業的階段、譬如我們建築一座十三層的寶塔、日本已建到十一層、不久便蓋頂了、而中國的輕工業還在萌芽、所有自製品、都不能自給、我調查了十七種輕工業、能够有餘的只是絲織品和火柴、其餘十五種都和本國消費量相差太遠、棉織品差百分之八點九、毛織品差百分之七十八點四、針織品差百分之九點六、麵粉業差百分之五點三、砂糖業差百分之九十五點六、捲煙差百分之二點五、玻璃差百分之五十三、搪瓷差百分之十七點九、製革品差百分之四十四點六、橡膠品差百分之二十九點一、紙類差百分之六十四點一、水泥差百分之十六、酸差百分之三十四點六、碱差百分之三十三點五、而且其中不純粹是中國資本的、例如棉織、毛織、針織、麵粉、砂糖、捲煙、外國資本很佔重大的位置、諸位不要以

爲這個數字相差太大了、其實中國人民太窮了、假使國民經濟稍爲活動、他需要的相差額便立刻顯出比現在的相差額超過數十倍了、因此我以為中國的輕工業發展、是爲國民經濟進展的第一步、中國的國民經濟進展、不獨有助於日本的重工業進行、甚而有助於日本的輕工業進行。

第二、事變之前、日本的進口價值每人平均爲五元六角美金、而中國則得六角美金、相差竟至百分之九十三、中國人口比日本多五倍、而每人平均進口價值只及日本百分之六十、這就可以證明中國人民太窮、沒有購買的能力、中國人民爲什麼沒有購買力量、就因爲沒有輸出、所以沒有運來和外國交換貨品、中國大宗的輸出是、棉花、桐油、雞蛋、腸衣、豬鬃、未製皮革等寥寥幾項、連每日依以爲生的米和麥、也得自外國運來、而且還要大宗運來、中國若照此赤貧下去、固然無法生存、就是日本的重輕工業也要連帶的沒有購買力量、所以我說中國若能發展工業、於日本的重工業固然有好處、就是輕工業也有極大的好處。

或者諸位還有少數人要問、中國發展輕工業、誠然對於日本目前有好處、但中國輕工業

能自給時、豈不是日本的輕工業都少了銷場嗎、將來中國輕工業發展至相當程度時、還要爬上重工業階段上的、日本重工業豈不是要受影響嗎、我可以答覆諸位、依照經濟學人類慾望增加的原理、是絕對不必憂慮的事、我們拿重工業來說罷、中國幅員這麼廣、交通線又那麼短、日本目前乃至稍遠的將來的鐵道器材、決不足供給中國的、汽車和飛機也不能足供給中國的、只就這兩種來想、日本依着中國的交通發展來推進日本的重工業、那就繁榮無限了、又拿輕工業來說、中國農業人民還沒有能力穿細紗、至於毛織品則未嘗夢見、只就這兩種來想、中國經濟稍能發展、對於日本的需要也就可以想見了、舉一二以例其餘、諸位先生當能推想其他一切的。

今日可惜在宴會席上、時間不許我和諸位懇談、還有許多理由和數字、也不容許我詳細提供諸位參考、要而言之、我奉勸諸位對於中國工業發展要妨害日本的問題、不必憂慮、人類慾望的發展、是隨着經濟進步的、中國經濟愈發展、需要於日本的必愈多、過去祇爲中日的感情隔膜、才弄到有無不能相通、長短不能互補、今後我們必須根本改善彼此心理、增進彼此友誼、無論任何事件、對於已往大家自省和自責、對於將來大家互諒和互讓、我

深信彼此永遠能和平能合作的。

在座諸位、都知道中日還要共同擔負東亞的大任的、若中國經濟未發展、中國必無力分擔重任、要中國經濟發展、日本應該以協助中國發展輕工業爲始、我感於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重大、所以今天先提出這個問題、供諸位考慮、我的言詞是直率的、而我的衷心是真摯的、諸位都是工商的領袖、必定對於這個問題研究有年、一定能够了解我的真誠、而予中國以有力的資料和技術上的協助的、我爲中日共存共榮、敬祝諸位健康、和兩國前途的幸福。

中日經濟合作

——陳專使在福岡「九州經濟俱樂部」歡宴席上之演說詞——

諸位都是經濟界的領袖、對於中日經濟如何始能發展、一定關心的、剛才渡邊先生也說過要我表示中國的希望、我承蒙諸位召宴的盛意、深想再向諸位表示一些小意見、本人平生對於道德和政治有一個基本的觀念、卽是以爲、除了責任沒有道德、除了經濟也沒有政治、今夜不是談道德問題、姑且擺開、現在專討論經濟。

我自始至終以爲若果中日經濟有一個整個調整的計劃、換言之、卽是有一個完善的合作方法、中國決不會有事變、在將來也決不會有事變、所謂合作卽是有無相通、長短相補。

中國所有的是物質、而所缺的是資本和技術、而日本現在進展的是重工業、將來所需要的是輕工業、我們於這個問題、能平心靜氣的、愈能開誠佈公的合作、前途一定很光明、而東亞前途也一定能安定的、但是要東亞安定、必首求中日安定、要中日安定、尤在於首求中國安定、中國以農立國、是不能安定政治的、必得以工農立國、因爲農民人口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而每人所得耕地不過三畝多、因此不能大量生產、生產既不能大量、他的農產呢、固然無法供給日本的需要、也不能供給中國的需要、試看中國每年米麥進口、佔全進口之四分之一、就可以知道國家貧困的原因、因此人民沒有購買的能力、一方面是不能購買日本的貨品、而他方面也不能應日本需要。

工農兼重、是中國立國的政策、因爲中國能够將農民人口一半移於輕工業中、國民經濟也活躍了、農民也能比較大量的生產了、日本的重工業也可以消化了、我希望於日本人民的、萬々不要誤解、以爲中國發展工業、不但不能妨害了日本、還是有利於日本、至少第一、

政治安定爲日本投資於中國的不利，不至使日本時々當心投資的安全，第二、農民有了購買能力，使日本經濟也能活潑，第三、農民人口減少，則可以比較大量生產米、麥、棉等，不止可以供給本國，還可以有餘的供給日本的需要。我隨便想了，已有許多理由，諸位先生，準可以根據我的說話研究了，中國太窮了，每年進口價值，每人僅佔美金六角，而日本則佔至美金五圓六角，相差之額，竟至百分之九十七，其原因就因爲沒有出口，與人交換，更沒有出口與日本交換，假使中國的國民經濟稍々發展，其利於日本爲何如，諸位先生是經濟界的領袖，於此原理，當已明白，無需陳說了。

所謂經濟的發展，不外金融的流通，而金融的流通的癥結，完全在於生產與消費的合理的分配與交換，我在東京經濟界的招待，在大阪的官民招待，已有披誠的陳詞，將來回國之後，更想把那兩番意見，印刷出來，寄給諸位參考。

中日對於經濟合作，我研究已有許多年，據我意見，實在沒有衝突，只有可能，我希望諸位，對於中國的經濟，讓其循必由之路發展，更加以資本和技術的合作，現在歐戰打大，其結果如何，雖不能測，但最重要的，則東亞經濟，應成立一個單位，若中日經濟，不能

合理化、則東亞必難安定、將來只有受歐美支配、於中國無益、於日本也有大損、這是吾的意見。

中日前途是光明的、縱有小々困難、也容易克服的、以我們兩國合起來五萬々餘人的人口、推誠合作、甚麼困難、也會迎刃而解的、無論歐美任何國家、也擋不住我們共同前進的。



康德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印刷
康德十年三月三十日發行

汪精衛傳

定價貳圓（郵費八分）

著者 藤田菱花

發行者 新嘉坡特別市五馬路第一〇七號
駒越五貞

印刷者 新嘉坡特別市五馬路第一〇七號
小川三郎

印刷所兼發行所 新嘉坡特別市五馬路第一〇七號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發賣所 新嘉坡特別市五馬路第一〇八號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電話代裝（？）六九〇五番
振替口座新嘉坡三二六〇番

版權所有

